[暮光之城-暮色（上）].斯蒂芬妮.梅尔.文字版

序

献给我的大姐艾米丽，她的热情是促成我完成本书的最大动力。

感谢我的双亲，史蒂夫以及凯恩蒂，一生对我的爱与支持，在我年少时为我朗读无数经典名著，在我紧张时永远握住我的手。

感谢我的丈夫潘丘，以及我的儿子们，加布、赛斯及艾利，不时和我讨论故事中的虚构人物。

感谢作家出版社（Writers House）的朋友们：珍妮佛·盖内霍斯，给我这个新手机会；朱蒂李默，让我最不可能的美梦成真。

感谢我的兄弟，保罗及雅各，他们俩的专业为我解答了无数疑问。

感谢我的网络家族--fansofrealitytw.com--网站上最有才华的作家，特别是金伯利·沙朗给我的鼓励、忠告和鼓舞。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纪》

序幕

我从未多想我将如何死去，虽然在过去的几个月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即使我有想过，也从未想到死亡将如此地降临。

我屏息静气地望着房间的另一头，远远地凝视着猎人那深邃的眼眸，而他则以愉快的目光回应我。

这无疑是一个不错的死法，死在别人--我钟爱的人的家里。甚至可以说轰轰烈烈。这应该算是死得其所。

我知道如果我没有来福克斯的话，此刻也就不必面对死亡。但是，尽管我害怕，也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当生活给了你一个远远超过你期望的美梦，那么当这一切结束时也就没有理由再去伤心。

猎人带着友好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走向我--来了却我的生命。

1. 初见

妈妈开车送我去的机场，一路上车窗都敞开着。凤凰城 当天的气温是75华氏度 ，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我穿着自己最喜欢的那件无袖网眼白色蕾丝衬衣；我之所以穿这件衬衫，是用它来跟凤凰城作别的。手上还拎着一件派克式外套 。

华盛顿州西北的奥林匹克半岛上，有一座名叫福克斯 的小镇，那里几乎常年笼罩着乌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镇上的雨水比美利坚的任何地方都要多。妈妈就是从这个小镇那阴郁而又无处躲藏的阴影之下，带着我逃出来的，当时我才几个月。就是这个小镇，我每年夏天都不得不去袋上一个月，直到我满十四岁。就是在那一年，我终于拿

定主意说不肯去；结果最近三个夏天，爸爸查理没办法只好带我去加利福尼亚度假，在那里过上两个星期。

我这次自我流放的目的地就是福克斯--采取这次行动令我恐惧不已。 我憎恶福克斯。

我喜爱凤凰城。我喜爱阳光，喜爱酷热。我喜欢这座活力四射、杂乱无章、不断扩张的大城市。

"贝拉，"上飞机之前，妈妈对我说，这话她已经说了九百九十九遍了，"你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长得像我妈妈，但她头发较短，而且脸上带有笑纹。看着她那双天真烂漫的大眼睛，我涌起一阵心痛。我怎么可以撇下我可爱、古怪、率性的母亲，让她独自一人去生活呢？当然，眼下她有菲尔，账单会有人去付，冰箱里会有吃的，汽车没油了有人去加，迷了路也有人可求，但还是……

"我真的想去，"我撒了个谎。我一直都不太会说谎话，不过这个谎话最近一直在说，最后连自己都深信不疑了。

"代我向查理问好。"

"我会的。"

"我很快就会来看你的，"她坚持道，"你想回家的话，随时都可以回--你说一声需要我，我马上就回来。"

不过，从她眼中我能看出这样的诺言会让她做出怎样的牺牲。

"别为我操心，"我劝她，"一切都会很好的。我爱你，妈妈。"

她紧紧地搂了我一会儿，然后等我登上了飞机，她才离开。

从凤凰城到西雅图要飞四个小时，然后在西雅图换乘小飞机往北飞一个小时到天使港，再南下开一个小的车就到福克斯了。坐飞机我倒不怕；不过，跟查理在车上相处的那一个小时却令我有些担心。

查理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从头到尾都非常不错。我第一次来跟他一起生活，即使还有些许做秀的成分，但他似乎真的很高兴。他已经为我在高中注册了，还打算帮我弄辆车。

但是跟查理在一起肯定会很别扭。我们都不是那种在谁看来都很啰嗦的人，何况，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我明白，他被我的决定弄得摸不着头脑了--就像我妈妈在我面前那样，我不喜欢福克斯，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掩饰过。

飞机在天使港着陆时，天空正在下着雨。我没有把它看作是某种征兆--下雨在福克斯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跟太阳说过再见了。

查理开着巡逻车来接我，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查理·斯旺是福克斯善良人民的斯旺警长。我尽管手头不宽裕，但还是想买辆车，主要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一辆顶上有红蓝灯的警车拉着我满街跑。交通不畅，警察的功劳谁都望尘莫及。

我晃晃悠悠地下了飞机以后，查理笨拙地用单手拥抱了我一下。

"见到你很高兴，贝尔，"他不假思索地伸手稳住了我，笑着说，"你变化不大嘛。蕾妮好吗？"

"妈妈还好。见到你我也很高兴，爸爸。"他们不让我当着他的面直呼其名，叫他查理。

我只有几个袋子。我在亚利桑那州穿的衣服，对于华盛顿州来说大都太不挡雨了。我和妈妈已经把我们的钱凑起来，给我新添了冬天穿的衣服了，但还是没多少。巡逻车的后备箱轻轻松松就全装下了。

"我弄到了一辆适合你开的好车，真的很便宜，"我们系好安全带后，他说。

"什么样的车？"他放着简简单单的"好车"不说，偏说"适合你开的好车"，这让我起了疑心。

"噢，实际上是一辆卡车，一辆雪佛兰。"

"在哪儿弄的？"

"你记不记得住在拉普什 的比利·布莱克？"拉普什是太平洋岸边的一个很小的印第安人保留区。

"不记得了。"

"以前夏天他常常跟我们一块儿去钓鱼，"查理提示道。

难怪我不记得了。不让痛苦、多余的东西进入我的记忆，是我的拿手好戏。

"现在他坐轮椅了，"见我没反应，查理继续说道，"所以开不了车了，他主动提出来要便宜卖给我。"

"哪年的车？"从他脸上表情的变化，我看得出这是个他不希望我问的问题。

"哦，比利已经在发动机上下了大力气了--才几年的车，真的。"

我希望他别太小瞧我了，以为我这么轻易就可以打发："他什么时候买的？"

"1984年买的，我想是。"

"他是买的新车吗？"

"哦，不是新车。我想是65年以前的新车--最早也是55年以后的，"他不好意思地承认道。

"查--爸爸，车我可真是一窍不通哟。要是出了什么毛病，我自己可不会修，请人修吧，我又请不起。……"

"真的，贝拉，那家伙棒着呢。现在再也没人能生产这样的车了。"

那家伙，我思忖道……可能有好几种意思--最起码，也是个绰号。

"多便宜算便宜啊？"说到底，这才是我不能妥协的地方。

"噢，宝贝，可以说我已经给你买下了。作为欢迎你回家的礼物。"查理满怀希望地从眼角偷偷瞥了我一眼。

哈，免费.

"您不必这样破费的，爸爸。我本打算自己买一辆的。"

"我不介意。我想让你在这儿过得高兴。"说这话的时候，他两眼盯着前面的路。查理不习惯大声表达自己的感情。在这点上，我完全继承了他。所以我回话的时候，也是两眼盯着正前方。

"那样真的太好了，爸爸。谢谢啦。我真的很感激。"没有必要再来一句：我在福克斯会感到高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不必跟我一起遭罪。再说，馈赠之马莫看牙--我这白捡的卡车又哪能嫌它的发动机差呢？

"好啦，不必客气了，"他喃喃道，他让我谢得不好意思了。

我们聊了聊潮湿的天气，这可不是什么可以让人聊个没完的话题。接着，我们默默地看着窗外。

风景当然很漂亮，这一点我不能否认。放眼望去，满眼皆绿：树是绿色的，树干上的苔藓是绿色的，树枝上浓密的树叶是绿色的，地上的蕨类植物也是绿色的。就连从树叶之间滤下的空气，也都染上了一层绿意。

太绿了--简直是另外一个星球。

终于，我们到了查理的家。他还住在那套两居的小房子里，是他跟我妈妈在结婚之初买下来的。他们的婚姻也就仅有那么一段日子--新婚燕尔的那几天。在他那一切如昨的房子前面，停着我的新卡车，对了，应该说是对我而言的新卡车。褪了色的红色，圆圆大大的挡泥板，还有一个灯泡形状的驾驶室。大出我意料的是，我竟然很喜欢它。我不知道它开不开得走，但我能从它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而且，它是那种结结实实，永远也坏不了的铁疙瘩，就是你在车祸现场看到的那种结实玩意儿：自己身上漆都没蹭掉一点儿，而周围却一片狼藉，全是毁在它手下的外国汽车的碎块儿。

"哇，谢谢爸爸，我非常喜欢它！"现在看来，我明天面临的恐怖会大大地减轻了，用不着在冒雨徒步走两英里去上学和同意搭警长的巡逻车这两者中做选择了。

"我很高兴你那么喜欢它。"查理生硬地说道，又不好意思了。

只用一趟，我所有的东西就全搬到楼上去了。我住西边面向前院的那间卧室，这间屋子我很熟悉；我一生下来它就归了我。现代化的地板，深红色的墙壁，尖顶型的天花板，镶黑边的窗帘，这些都是我童年的一部分。查理惟一变了变的，就是随着我慢慢长大，把婴儿床

换成了一般的床，添了一张写字台。现在这张写字台上有了一台二手电脑，外带一根连着调制解调器的电话线，电话线是顺着地板走的，另一头插在离得最近的电话插孔里。这是妈妈提出来的一个要求，这样，我们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了。我儿时的那把摇椅还放在那个角落里。

只有楼梯顶上惟一一个小浴室，我只好跟查理共用了。我尽量别让自己老惦记着这事。

查理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爽快。他让我自己整理行李，这要是换了我母亲，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袋着真好，不必面露微笑让自己看起来很愉快；沮丧地凝视着窗外如注的大雨，掉几滴眼泪是一种解脱。我没有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的心境，我会把它留到睡觉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将不得不想一想来日的早上。

福克斯高中部总共仅有357个--当然，现在是358个学生，这实在令人吃惊；而我家那里仅初中部就超过700人，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一起长大的--他们的爷爷奶奶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在一起。我将成为从大城市新来的女孩，一个稀奇罕见、行为怪异的另类。

或许，要是我有一副凤凰城女孩子应有的模样，我可以将它变成我的优势。可身体不争气，我到哪儿都不适应。按说我应该是晒得黑黑的，像运动员，比方说，排球运动员啦，啦啦队长什么的，或许应该具有与住在阳光之谷的人相称的所有特点。

恰恰相反，我看上去皮肤苍白,甚至不是因为蓝眼睛或红头发之类的反衬，尽管天天在晒太阳。我虽然一直很苗条，但不知怎么搞的，老是松松垮垮的，一看就不是运动员；我手眼的协调性很差，做运动时很难不出洋相，不伤到自己和站得离自己太近的人。

把衣服放进了我那口破旧的松木穿衣柜后，我拿起我的那袋浴室用品，去了那间公共浴室，洗去了这一天旅行下来的风尘。梳理那头缠结在一起的湿漉漉的头发时，我照了照镜子。也许是因为光线的缘故，我看上去已经越发发灰发黄、有点不健康了。我的皮肤本来可以很漂亮的--非常亮，几乎透明--只可惜它的颜色发暗了。我到了这里变得黯然无色了。

面对镜子里苍白的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是在欺骗自己。我到哪儿都不适应的，不单单是身体方面。如果我在三千人的学校里都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那么在这里又能有什么机会呢？

我跟自己的同龄人相处不好。或许，事实是我跟谁都相处不好，就这么回事。就连我妈妈，这个世界上比谁都亲的人，都没有跟我融洽过一回，从来都没有意见完全一致过。有时候，我在想我眼里所看到的和世上所有其他人眼里看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也许，我脑袋里哪里短路。

不过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明天不过是刚刚开始。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就连哭完之后也没睡好。房顶上扫过的风雨声，嗖嗖地一阵紧似一阵，根本就没有减弱成背景音的意思。我把褪了色的旧棉被拽上来蒙住了脑袋，后来又在上面加了个枕头。可我还是直到后半夜，等雨好不容易减弱成了毛毛小雨时才入睡。

早上醒来，睁眼一看，窗外除了浓雾还是浓雾，我能感觉到幽闭恐怖症正在向我慢慢袭来。在这里，你根本就看不到天空；就像一个笼子一样。

与查理共进早餐是一件静静悄悄的事。他祝我上学好运，我谢了他，知道他祝了也是徒劳。好运总是会躲着我。查理先出了门，去了警察局，那里才像是他的家。等他走了之后，我在破旧的橡木方桌边上坐下，坐在三把不配套的椅子中的一把上，端详起查理的小厨房来：墙上嵌着深色的护墙板，有几个鲜黄色的橱柜，地上铺着白色的油毡。什么都没有变。橱柜上的漆是我母亲18年前刷的，她想给房子里面引点儿阳光进来。隔壁巴掌大的家庭娱乐室的壁炉上方挂着一排照片，第一张是查理和我妈妈在拉斯维加斯的结婚照，然后一张是我出生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医院的合影，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护士帮忙照的，接着的一连串全都是我在学校里的照片了，最晚的一张是去年才照的。这些照片可寒碜了--我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够让查理把它们挪到别的地方去，起码我住在这里的时候不能挂着。

在这栋房子里，谁都不可能看不出查理从来都没有真正把我妈妈忘掉过。这令我很不自在。

我不想太早去上学，可我没办法在这个房子里多袋了。我穿上了外套--给人的感觉有点儿防毒服的味道--一头冲进了雨里。

仅仅是还在下着一点儿毛毛小雨，我取下钥匙再把门锁上这么短时间，是淋不透我的。房子的钥匙一直藏在门边的屋檐下面。我的新防水靴溅起的泥水很恼人，听不见一般情形下脚底砾石发出的嘎吱嘎吱声。我不能像心里希望的那样，停下来欣赏欣赏我的卡车。我着急

着呢，恨不能赶紧从这盘绕在我脑袋周围，缠住帽兜下面的头发不放的雾霭中摆脱出来。

卡车里面倒是很干爽。显然，不是比利，就是查理，已经把车清洁过了，不过装了软垫的皮座椅还是能闻到些许的烟草、汽油和薄荷油的味道。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发动机一打就着，不过声音很大，刚发动时突突作响，空转时更是达到了最大音量。嗨，这么老的一辆车肯定有一两处缺陷的。嘿，那老掉牙的收音机还响呢，这可是一笔意外收获呀。

找到学校没费什么事，虽然我以前从未去过。学校和许多其他建筑一样，就在公路边上。它不太看得出来是所学校；幸好看见了那块上面写着福克斯中学的牌子，我才停下来。它看上去就像一溜用栗色砖修建的配套用房。这里有许多树和灌木，一开始我没能看清学校的规模。这哪里有什么教育机构的感觉?我感觉倒是很怀旧。铁丝网栅栏在哪儿？还有金属探测器呢？

我把车停在了第一栋楼前，楼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有"行政办公室"字样。不见有别人把车停在这里，所以我断定这里肯定是不让停车的，不过我还是决定去问问路，而不要像个白痴似地在雨中绕圈子。我不情愿地从舒适温暖的驾驶室出来，上了一条有深色栅栏的小石路。开门之前，我深吸了一口气。

里面灯火通明，而且比我想象得要暖和。办公室很小；有一个小小的接待区，放置着一些带衬垫的可折叠椅子，地上铺着橘色斑点的商务地毯，布告和奖彰混乱地贴在墙上，一个大立钟发出清晰而响亮的滴答声，在大塑料罐子里的盆景生长得异常茂盛，好像这里户外缺乏植被似的所以它们才在这里长得到处都是。这个房间被一个长柜台分割成两部分，柜台前凌乱地放着装满了纸张的金属网篓，台子的前面板上用胶带胡乱地贴着色彩明亮的广告传单。台子后面有三张办公桌，其中一张被一个大个子的，红发戴眼镜的女性所占据。她穿着一件紫色的体恤衫），这件体恤衫让我立刻觉得自己穿得太多了。

她抬头看着我："你有事吗？"

"我是伊萨贝拉·斯旺，"我通报了姓名，看见她的眼中立即闪过明白了的眼神，我料想,无疑我已经成为了这个小镇上闲聊时的话题，警长轻浮的前妻的闺女，终于回家来了。

"当然，"她说道，她在自己办公桌上一堆早就有所准备的文件中翻了半天，才翻到了要找的那几份，"我这就把你的课程表给你，还

有一张校园的地图。"她把好几张纸拿到台子上给我看。

她帮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我的课程，在校园地图上把上每一节课的最佳路线都一一标了出来，然后给了我一张纸片让每个老师签字，要我在放学前再把签过字的纸片交回来。就像查理一样，她冲我笑了笑并希望我喜欢福克斯。我也冲她笑了笑，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她相信我的微笑不是装出来的。

我出来朝车边走去时，别的学生开始到校了。我开车沿交通线绕学校转了一圈。我高兴地看到大多数的车都跟我的车一样破，一点儿不浮华。在凤凰城，我住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低收入的居民区中的一个居民区里，而这些居民区都隶属于天堂谷行政区管辖。在学生停车区，看见一辆新梅塞德斯或者保时捷是很寻常的事情。这里最好的车是一辆亮闪闪的沃尔沃，鹤立鸡群。不过，一到停车位我还是马上就把火熄了，省得它那雷鸣般的声音把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来。

我在车里看了看校园地图，想当时在车上就能把它记住；这样的话，就有希望不需要一天到晚走到哪里，都得把它贴在鼻子前面了。我把所有的东西塞进了书包，将书包带子挎在了肩上，吸了一大口气。我可以搞定，我底气不足地对自己撒了个谎，没有人会把我吃了。最后，我深呼一口气从车里走了出来。

我往人行道那边走去的时候，脸一直缩在帽兜里面。人行道上挤满了十几岁的孩子。我朴素的黑夹克并不显眼,降低了我受到关注的可能。

一到自助餐厅，3号楼一眼就可以看到了。东边的角上有一个白色的方块，方块上用黑漆写着偌大的一个"3"字。快到门口时，我觉得自己的呼吸渐渐有点急促了。我跟在两个穿着男女皆宜的雨披的学生后面走进教室时)，我尽力屏住了呼吸。

教室不大。我前面的那两个人一跨过门就停了下来，把雨衣挂在了一长排钩子上。我也跟着她们那样做了。那是两个女孩子，一个是棕红皮肤、金发碧眼，另一个皮肤也很苍白，一头闪亮的褐发。起码，我的皮肤不会很显眼了。

我把纸片拿上去交给了老师，一个高个子、秃顶的男老师，他在讲台上放了一张名牌，写明自己是梅森先生。看到我的名字后，他呆呆地看着我--不是什么鼓励的反应--我自然刷地一下子红了脸，红得跟番茄似的。不过至少，他没有把我介绍给全班同学，直接把我打发

到后面的一张空着的课桌上去了。坐在后面，增大了我的这班新同学盯着我看的难度，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做到了。我一直低着头，看着老师发给我的阅读书目清单，都是相当基础的：勃朗特、莎士比亚、乔叟、福克纳。我全都读过了。这很令我欣慰……同时又让我觉得厌烦无聊。我不知道我妈妈会不会把我原来写的那一夹子论文给我寄过来，或者说不知道她会不会认为那是作弊。老师嗡嗡嗡地讲他的课时，我在脑子里跟我妈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

下课铃响了--发出一阵刺耳的嗡嗡声，一个瘦长瘦长有皮肤病、头发黑得跟抹了发油似的男生从过道的另一边倾过身来对我说。

"你是伊萨贝拉·斯旺，对吧？"他看上去像那种过分热情、像那种典型的象棋俱乐部的人。

"贝拉，"我纠正道。距我只有三张课桌之遥的同学，全都扭头看了我一眼。

"你下一节课在哪儿上？"他问。

我不得不在书包里查对了一下："嗯，政府课，有关杰弗逊政府的，在6号楼。"

往哪个方向看，都避不开好奇的眼神。

"我去4号楼，可以告诉你怎么走。……"确实是过分热情，"我是埃里克，"他补充道。

我很勉强地笑了笑："谢谢。"

我们取了上衣，出来走进了雨中，外面早就又下起来了。我可以肯定，我们后面有好几个人跟得非常近，可以偷听到我们说的话。我希望自己不是在犯多疑症。

"这么说，这儿跟凤凰城很不一样喽？"他问。

"非常不一样。"

"那儿不怎么下雨，是不是？"

"一年三四次。"

"哇塞，那会是个什么样子？"他感到很惊讶。

"阳光灿烂，"我告诉他。

"可你晒得也不怎么黑呀？"

"我母亲是半个白化病患者。"

他担心地审视了下我的脸，我叹了一口气。乌云跟幽默感似乎不相溶。几个月下来，我已经不会说挖苦话了。

我们绕着自助餐厅往回走，去往南边体育馆边上的教学楼。埃里克把我一直送到门口，尽管楼号标得清清楚楚。

"好了，祝你好运，"我拉把手的时候他说，"说不定我们还会一起上别的课。"他说得满怀期待。

我给了他一个生硬的微笑，进了楼门。

这天上午余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这样过去的。教我们三角的老师是瓦纳先生，不说别的，就因为他教的这门课，我无论如何都会很讨厌他的，他也是唯一一个要我站到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的老师。我说话结结巴巴的，脸也红了，而且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还让自己的靴子给绊了一下。

两节课下来，每个班上我都已经认得好几张面孔了。总有某个胆子比其他同学都大一点的同学，会向我做自我介绍，问我喜不喜欢福克斯。我试图回答得很圆滑，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不过是说了一大堆谎话。起码，我从来就没需要过那张校园地图。

有一个女同学上三角和西班牙语这两门课都坐在我的旁边，她还和我一起去自助餐厅吃午饭。她个头很小，比我五英尺四的个头儿要矮好几英寸，但她那一头乱蓬蓬的鬈发把我们在身高上的差距缩小了不少。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所以她唧唧喳喳地谈论老师和同学时，我都会微笑和点头。我并不想听下去。

我们和她的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我和她坐在桌子的一头，她把这几个朋友都介绍给了我。他们的名字，她说完了我也就全忘了。他们似乎很钦佩她跟我说话的勇气。英语课上的那个男同学埃里克，在餐厅的另一头冲我挥了挥手。

就是在那里，我坐在餐厅吃午饭，试图跟七个好奇的不认识的同学聊天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

他们坐在自助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在这间长长的屋子里距我坐的位置最远的地方。他们一共5个人。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吃东西，不过他们每人面前都有一盘没有动过的饭菜。他们没有呆呆地看着我，不像绝大多数别的同学那样，所以，盯着他们看很安全，无须担心和那些非常好奇的眼神接触。但吸引了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我开始留意他们。

他们丝毫没有相似之处。三个男孩子中，有一个块头很大，肌肉看上去像一个结结实实的举重运动员，一头黑色的鬈发。另外一个高一些，瘦一些，但也很强壮，一头绝妙的金发。最后一个瘦长瘦长的，块头小一些，一头不整洁的古铜色头发。他的男孩子气比另两个更重一些，而另两个看上去像大学生，甚至像这里的老师而不是学生。

两个女孩子截然相反。个头高的那一个体型犹如雕像般的匀称。她身材优美，就像《体育画报》泳装专刊封面上的那种，就像每个女孩子只要跟她袋在同一间屋子里自尊心就会备受打击的那种。她有一头金色的齐腰长发，飘逸地披在背后。矮个子女孩则像个小精灵，奇瘦，五官很小。她留着一头深黑色修剪得参差不齐的短发，指着每一个方向。

可是，他们又都有完全相似之处。他们每个人的皮肤都有一种近似病态的苍白，天底下所有的学生中最苍白的都生活在这个没有阳光的小镇。比我这个白化病患者还要苍白。尽管他们头发的色阶范围不一，可他们都有如同黑曜石般的眼眸，并且在他们的眼睛下都有深暗的阴影--瘀伤那样的紫色，好像都失眠了一宿似的，或者好像鼻子尚未痊愈似的。尽管他们的鼻子，也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之一，全都是直直的无可挑剔的尖鼻子。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不能把目光移开的原因。

我之所以盯着他们瞧，是因为他们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的脸都美极了，美到了人间不觅的程度。这是一些或许只有在时装杂志的喷绘页上才有希望看到的脸。或者说是技术娴熟的画家描绘出的天使的脸。很难说谁最美--也许是那个无可挑剔的金发女孩儿，或者是那个古铜色头发的男孩子。

他们全都望着一边--没有看着对方，没有看着其他的同学，也没

有看着我所知道的任何某样特别的东西。我注意到，小个子女孩端着盘子站起来了--苏打水原封未动，苹果一口没咬--用一种轻灵而优雅的，仅属于T型台走秀的步伐，大步走开了。我吃惊地看着她那柔软灵活的舞步，直到她把自己的盘子倒掉，然后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速度快得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把目光迅速移回到了其余的几个身上，他们仍坐在那里，没有丝毫改变。

"他们是谁？"我问西班牙语课上的那个女孩儿，她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她抬起头来，想看看我所说的他们是谁--尽管可能早就从我的语气中听出来了--突然那个瘦一点儿的，孩子气重点儿的，可能也是他们中最小的那一个男孩转过来看着她。但他的视线只在她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他的黑眼睛就闪向了我。

他迅速把视线移开了，比我还要快，虽然我窘得立即低下了头。那匆匆的一瞥，他脸上没有任何感兴趣的表情--就仿佛她叫了他的名字，他本能地抬了一下头，心里早就决定了不理睬一样。

我旁边的女孩不好意思得咯咯直笑，和我一样看着桌子。

"那是爱德华·卡伦和埃美特·卡伦兄弟俩跟罗莎莉·黑尔和贾斯帕·黑尔姐弟俩。走了的那个是爱丽丝·卡伦；他们全都跟卡伦大夫夫妇住在一起。"她低声地说到。

我用眼角匆匆瞥了那个漂亮的男孩子一眼，只见他正看着盘子，用他白皙而修长的手指把面包圈撕成小块扔进嘴里。他的嘴动得非常快，两片完美的嘴唇之间仅仅露着一条缝。其余的三个依然望着一边，不过我感觉到他在悄悄地跟他们说着什么。

古怪的，少见的名字，我寻思着。爷爷奶奶们才用这种名字呀。不过，也许是这儿时兴呢--小镇上的名字？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旁边的女孩叫杰西卡，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我家那边，历史课班上就有两个叫杰西卡的女孩。

"他们……长得很好看呢。"我努力用明显轻描淡写的语气掩饰自己心中的惊叹。

"对！"杰西卡又咯咯地笑起来表示认同，"只是，他们全都在一起--我是指，埃美特和罗莎莉，还有贾斯帕和爱丽丝。而且，他们还住在一起。"我苛刻地想，她的语调包含了小镇上所有人对此表示震

惊和指责的心声。不过实话实说，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就是放到凤凰城，也会引起风言风语的。

"哪几个是卡伦家的孩子？"我问，"他们看上去不像有血缘关系……"

"噢，他们不是卡伦家的孩子。卡伦大夫其实很年轻，才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出头。他们都是收养的。姓黑尔的两个是姐弟俩，双胞胎--金发的那两个--他们是领养的孩子。"

"作为领养的孩子，他们年龄偏大了一点吧。"

"他俩现在，贾斯帕和罗莎莉都是十八，可他俩八岁就跟卡伦太太在一起了。她是他俩的姑姑之类的。"

"他们真是心地善良的好人，这么年轻，就照看这么多的孩子。"

"我想也是，"杰西卡的回答有些勉强，而且我得出了这么个印象，觉得她出于某种原因，不太喜欢那个大夫和他妻子。从她看他们收养的那些孩子的眼神中，我推测这个原因就是嫉妒。"不过，我认为卡伦太太生不了孩子。"她补了一句，仿佛这样可以让他们的善良打点儿折扣似的。

整个交谈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把目光移向那素昧平生的一家人坐的那张桌子。他们依然望着四壁，没有吃东西。

"他们一直住在福克斯吗？"我问。无疑当我在这里度过某个夏天的时候，我就应该注意到他们了。

"不，"她说，听她的语气，好像含有一种即使对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来说，答案也是明摆着的意思，"他们是两年前才从阿拉斯加的某个地方搬来的。"

我顿时涌起了一阵同情，也感到了一丝慰藉。同情，是因为尽管他们貌若天仙，却是外地来的，显然没有为当地人接纳。慰藉，是因为我不是这儿惟一新来的，而且无论按什么标准，我无疑也不是最令人关注的对象。

我打量他们的时候，最小的那个，卡伦兄妹中的一个，抬头和我的目光不期而遇，这一次，他的表情里充满了明显的好奇。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了，在我看来，他的眼神里似乎有着某种未能得到满足的期

待。

"红褐色头发的那个男孩子是谁？"我问。我拿眼角的余光瞟了他一眼，他还在盯着我看，但不是像今天其余的同学那样呆呆地看--他带着一丝灰心的表情。我再次低下了头。

"他是爱德华。当然啦他绝对英俊潇洒，不过你可别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不会跟人约会的。显然，这里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漂亮得能配得上他的。"她轻蔑地说道，明摆着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拒绝了她的。

我咬住嘴唇，藏起了微笑。然后，我又瞥了他一眼。他已经转过了脸，不过我觉得他的面颊好像上扬了一些，好象他也在微笑。

又过了几分钟，他们四个一起离开了桌子。他们个个都是那样风度翩翩，引人瞩目--就连那个块头很大、肌肉发达的也不例外。看一看就令人心神不宁。那个叫爱德华的再也没有看我一眼。

我跟杰西卡和她的那些朋友在饭桌上坐了很久，我一个人是坐不了这么久的。我开始担心别在我来学校的第一天就上课迟到。一个我新认识的同学，这个同学很体贴周到，怕我没记住，又告诉了我一遍她叫安吉拉，接下来的一节生物学（2）跟我同班。我们一起走着去上课，路上没有说话。她也很腼腆。

进了教室后，安吉拉坐到了一张黑漆桌面的实验桌上，实验桌和我以前坐过的那些一模一样。她旁边已经有人了。实际上，所有的桌子都座无虚席了，就剩一张还有个空儿，紧挨着中间的过道，我认出了坐在那惟一的空座边上的是爱德华·卡伦，因为他的头发与众不同。

顺着过道去跟老师做自我介绍并让老师在我的纸片上签名的时候，我一直在偷偷地注视着他。就在我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突然僵硬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又盯了我一眼，与我的眼神碰到一起时，露出我所见过最古怪的表情--敌意加狂暴。我将目光迅速移开了，心里非常震惊，脸又一下子红了。我让走道上的一本书给绊了一下，害得我挂在了一张桌子的边上。坐在那张桌上的女生咯咯直笑。

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很黑--煤炭一般的黑。

班纳先生在我的纸片上签了名，给我发了一本书，没说介绍之类的废话。我可以断定我们会合得来的。当然了，他别无选择，只能让

我坐到教室中间的那个空座上去。我坐到他旁边去的时候，始终都垂着眼睛，他刚才那充满敌意的凝视让我很不知所措。

把书放到桌上然后就座的时候，我没有抬眼，但我眼角的余光还是看到了他姿势的变化。他倾向远离我的那一侧，坐到了椅子的最边缘，脸也扭到了另一边。好像闻到了什么难闻的气味。我偷偷地闻了闻自己的头发。我的头发散发着草莓般的味道，是我最喜欢的香波的气味。完全不像是什么难闻的味道呀。我让头发自右肩垂下，在我俩之间形成了一挂黑色的帘子，然后试图注意听老师讲课。

不幸的是，课讲的是细胞解剖，我已经学过的东西。不管怎样，我还是认真地做了笔记，始终低着头。

我忍不住偶尔透过那层我用头发做的帘子，偷看我旁边那个奇怪的男孩子一眼。那堂课自始至终，他那僵硬的姿势一刻都没有松弛下来过，坐在椅子边上，能离我多远就坐多远。我可以看到他左腿上的那只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他的肌腱绷在苍白的皮肤下清晰可见，他一直保持着肌肉紧绷的状态，从未放松下来。他把白衬衫长长的袖子卷到了胳膊肘，他手臂的皮肤光洁细腻，肌肉却惊人的结实强健。他远非坐在他高大结实的哥哥旁边时看上去那样的瘦弱。

这节课好像比别的课拖的时间都长。是因为这一天终于快熬出头了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我在等他那紧攥的拳头放松下来的缘故呢？他的拳头始终没放松下来；他依旧静静地坐着，静得好像他根本没有呼吸似的。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啦？他平时都是这样吗？我对自己今天吃午饭时杰西卡的那番刻薄话的判断产生了怀疑。说不定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喜欢怨恨别人。

这和我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呀。之前他根本就不认识我。

我又抬头偷看了他一眼，马上就后悔了。没想到他又在瞪着我，两只黑色的眼睛里都充满了厌恶。我迅速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吓得我胆怯地靠在椅背上。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掠过了要是目光能杀人这句话。

正在这时，铃声大作，把我吓得跳了起来，爱德华·卡伦已经离开了椅子。他优美自然地站了起来--个头比我想象的要高很多--背对着我，别人都还没离座，他已经走出了门。

我僵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茫然地目送着他的背影。他这个人也太讨厌了。这不公平。我开始慢慢地收拾自己的东西，竭力抑制着满腔

的怒火，怕自己的眼睛泛起泪花。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情绪跟泪腺之间有固定的电子线路连接。我生气时通常都会哭，这是一个很丢人的秉性。

"你是伊萨贝拉·斯旺吧？"一个男声问道。

我抬眼一看，只见一张可爱的娃娃脸，正友好地冲着我微笑，他浅黄色的头发用发胶整整齐齐地定成了一簇一簇的。他显然不认为我难闻。

"贝拉，"我微笑着纠正了他的说法。

"我是迈克。"

"你好，迈克。"

"你下一节课在哪儿上？需要我帮忙吗？"

"事实上，我要去体育馆。我想我能找到。"

"那也是我的下一节课。"他似乎很激动，尽管在这么小的一所学校里，这并不是什么大的巧合。

我们一起向上课的地方走去；他是个话匣子--主要是他讲我听，这让我感到很轻松。他十岁以前住在加利福尼亚，所以他能理解我对阳光的感受。后来才知道，他跟我英语课也是同班。他是我今天遇到的最好的人了。

不过，我们进体育馆的时候，他问了一句："那你有没有用铅笔什么的刺了爱德华·卡伦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

我愣住了。这么说来，我不是惟一注意到了的人。而且，显然爱德华·卡伦平时也不是这样。我决定装傻充愣。

"你是说生物学课坐我旁边的那个男生吗？"我问得很不艺术。

"对，"他说，"他看上去好像很苦恼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我没跟他说过话。"

"他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迈克在我边上耗着，迟迟不去更衣

室，"要是我当时有幸坐在你旁边的话，我肯定就跟你说过话了。"

我冲他笑了笑，进了女更衣室。他很友好而且明显对我有好感。但这还不足以平息我的愤怒。

体育老师克拉普教练给我找了一件校服，但并没让我穿着上今天这节课。在家那边，只要求上两年的体育课，而在这里，体育整个四年都是必修课。福克斯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

我观看了同时进行的四场排球赛。想起我曾经受过多少伤，遭受过多少痛苦，我就有点儿恶心。

最后的一遍铃声终于响了。我慢慢地到行政办公室去交还我的纸片。雨已经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但风很大，而且更冷了。我抱紧双臂，缩成了一团。

走进那暖和的办公室后，我差点儿转身就出来了。

爱德华·卡伦站在我面前的办公桌边，我又认出了那一头蓬乱的古铜色头发。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进来的响声。我贴着后墙站着，等着负责接待的老师闲下来。

他正在用很有吸引力的声音低声同她理论，我很快就抓住了他们争论的要点。他想要将第六节生物课调到别的时间--任何别的时间都行。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事和我有关。肯定是因为什么别的事情，发生在我进那间生物学教室之前的事情。他脸上的表情肯定百分之百和另外一件恼火的事情有关。他跟我素昧平生，绝对不可能突如其来地对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厌恶之情。

门又开了，冷风突然灌了进来，把桌上的报纸刮得沙沙作响，吹散了我的头发，纷乱地贴在我的脸上。进来的女生只不过是走到桌边，往铁筐里放了一张纸条就又出去了。可爱德华·卡伦的背都僵直了，接着他慢慢地扭过头来瞪了我一眼--他的脸漂亮得不可思议--锐利的目光里充满了仇恨。刹那间，我感到了一阵真正的恐惧，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只瞪了我一秒钟，可这一瞪比刚才那阵刺骨的寒风，还要令我感到寒冷。他把头又扭回去，面向接待员了。

"那么，没关系，"他用天鹅绒般柔和的声音匆匆说道，"我看得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了。多谢您帮忙。"说完，他转身就走，没有再看

我一眼，然后就消失在门外了。

我懦弱地来到了桌前，这一次脸不是变红了而是变白了，把签了名的纸片儿交给了她。

"你第一天过得怎样啊，宝贝？"接待老师如慈母般地问道。

"挺好的，"我撒了个谎，声音有些发虚。她好像并不太相信。

我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几乎就剩下我的那辆车了。车似乎像一个避难所，已经是我在这个潮湿的绿洞里所拥有的最接近家那边的东西了。我在里边坐了一会儿，一脸茫然地盯着挡风玻璃外边，仅此而已。可是，很快我就被冻得需要打开空调，于是我钥匙一转，引擎咆哮着发动起来了。我驶上了回查理家的路，一路上都在竭力不让泪水掉下来。

2. 打开的书

接下来的一天，好多了……也糟糕多了。

说好多了，是因为雨还没下下来，虽然云层又厚又暗。这一天也轻松多了，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一天都要做些什么了。迈克上英语课的时候坐在了我旁边，而且还把我送到了下一节课的地点，"象棋俱乐部成员"埃里克一直都瞪大眼睛看着他；这真让人受宠若惊。人们不像昨天那样老瞅我了。我跟一大群同学坐在一起吃午饭，其中包括迈克、埃里克、杰西卡等好几个现在我已经记住了名字和长相的同学。我开始感觉自己是在踩水，而不是在往下沉了。

说糟糕多了，是因为我很累；我依然睡不着觉，因为风声还在房子四周回荡着。说糟糕多了，还因为三角课上我没举手，瓦纳先生却要我起来回答问题，而我又偏偏答错了。这天更是痛苦的，因为我不得不打排球，有一次球来了，我战战兢兢没从来球路线上躲开，就一球砸到了我队友的头上。说这天糟糕多了，还因为爱德华·卡伦根本

就没来上学。

一上午，我都在担心午饭时间的到来，怕见到他异乎寻常的目光。可另一方面，我又想跟他面对面，要他跟我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的那段时间，我甚至把要说的话都想好了。可是我太了解我自己了，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真有那个胆子。我努力让自己这个胆小的狮子 看上去像魔鬼终结者。

不过，我和杰西卡走进自助餐厅的时候--虽然我竭力不让自己东张西望地去找他，但结果还是完全没能控制住--我看见他的四个兄弟姐妹，一起坐在同一张桌上，而他没跟他们在一块儿。

迈克拦住了我们，要我们坐到他那张桌子上去。杰西卡似乎让他的这番殷勤弄得心花怒放了，她的朋友很快也加入了我们。但在我努力去听他们无拘无束的闲聊时，心里却特别不自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来的那一刻。我希望他来了以后，根本不会注意到我，从而证明是我怀疑错了。

他没有来，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了。

去上生物学课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直到午餐结束，他依然没有露面。在去上课的路上，迈克忠诚地陪在我一旁，刚才他还在侃侃而谈金毛猎犬的特性来着呢。到了门口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可爱德华·卡伦也没在教室里。我松了一口气，向座位上走去。迈克跟在我后面，大谈特谈即将到来的去海滩旅行的事情。他在我的课桌旁一直赖到了打铃，这才依依不舍地冲我笑了笑，无可奈何地过去坐到了一个戴着牙套、顶着一头乱糟糟的烫发的女孩旁边。看来对于迈克，我得想点儿招数了，而这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小镇，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讲求策略是最要紧的。我从来都不是个很圆滑的人；对付过于殷勤的男孩子我还没经验。

我一个人坐着一张桌子，爱德华旷课，真是让我感到很宽慰。我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想着。可我老是怀疑是因为我的缘故，他才没有来，这种怀疑搅得我心神不定。真是太可笑、太自以为了不起了吧，居然以为自己会对一个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担心那是真的。

终于捱到放学了，脸上打排球蹭红了的地方也不怎么红了，我飞快地换上了牛仔裤和深蓝色的毛线衫。匆匆地从女更衣室里出来，我愉快地发现，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那个猎犬朋友暂时甩掉了。我快步

朝停车场走了过去。停车场此刻已经挤满了飞奔的学生。我坐进车里，翻了一遍书包，看需要的东西是不是都带齐了。

昨天晚上，我发现查理除了会煎鸡蛋和培根肉外，不太会做饭。于是我主动请缨，我住的这段期间，厨房的琐事全交给我好了。他自然是求之不得，毫不犹豫就交出了餐厅的钥匙。我还发现屋里没有吃的。于是列了个购物单，从那个贴着"伙食费"的橱柜里找到了查理放现金的罐子，拿了钱，所以现在我就出发去施利福特威超市 。

我发动了那震耳欲聋的发动机，没去理睬那些朝我望过来的同学们，小心翼翼地倒进了排着队等着出停车场的两辆车之间。等着的时候，我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那个雷鸣般的轰鸣声是别人的车子发出来的，这时，我看见埃美特·卡伦、爱丽丝·卡伦和姓黑尔的那对双胞胎正钻进他们的车子，就是那辆亮闪闪的新沃尔沃。当然，我以前没有注意过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相貌太令我着迷了。这一看，我才发现他们显然都穿得特棒；衣服很简洁，却全都巧妙地显示出是出自设计师的手笔。凭这么出色的相貌，凭他们的风度，就是穿着洗碗布也同样会迷倒一大片。这似乎过于完美了，他们真是"财"貌双全。但就我所知，生活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这些似乎并没有让他们在这里得到认可。

不，我并不完全相信是这样。肯定是他们自己不愿跟别人在一起的；我想象不出凭着这样的美，还会有哪扇门敲不开。

我从他们旁边经过时，他们看了我那辆轰隆隆的卡车一眼，就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两眼始终直视着前方，好不容易出了学校，这才舒了一口气。

施利福特威超市离学校不远，往南只隔几条街，就在公路边上。在超市里边袋着真好；感觉很正常。在那边的家里就是我负责采购，所以我很乐意重新负起这个责任。商店里面很大，听不见雨水滴在屋顶上的声音，可以暂时忘却自己身在何处。

到家后，我把所有的食品杂货都卸了下来，填满了我所能找到的储藏空间。希望查理不会介意。我用食品包装箔包了一些土豆，放进了烤箱烤，用调味汁儿腌了一块牛排，然后平放在了冰箱里的一盒子鸡蛋上面。

做完这些，我拎着书包上楼了。做作业之前，我换了一套干爽的运动套装，把潮乎乎的头发扎成了一个马尾辫，还查了一下电子邮件，我来这里后还是第一次查收邮件，一共有三封。

"贝拉，"我妈妈写的……

一进门就要给我写信。告诉我你这一路飞行的情况。在下雨吗？我已经开始想你了。去佛罗里达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可我找不到我的那件粉色衬衫，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菲尔向你问好。妈妈。

我叹了口气接着看下一封，是距第一封8小时之后发出的。

"贝拉"她写道……

怎么还不回复我的邮件？你在等什么？ 妈。

最后一封是今天上午发的。

伊萨贝拉:

要是我今天下午5点半以前收不到你的邮件，我就要给查理打电话了。

我看了一下钟。还有一小时的时间，可我妈"提前抢跑"那是出了名的。

妈:

您冷静冷静。我这就写。别做任何鲁莽的事情。

贝拉。

把这个发了，我接着又开始写。

妈:

一切都很好。当然在下雨喽。我在等可写的东西呀。学校还不错，就是课程上有点重复。我认识了几个很不错的同学，他们吃午饭都坐在我旁边。

您的衬衣在干洗店里--应该星期五去取。

查理给我买了一辆卡车，您能相信吗？我很喜欢。是辆旧车，不

过真的很结实，您知道，对我而言这是辆适合我的好车。

我也想您。我会很快再给您写信的，但是我不会每5分钟查一次电子邮件的。深呼吸，放轻松。）我爱您。

贝拉。

我决定读《呼啸山庄》--我们目前英语课正在学这本小说--不过也是为了轻松一下，查理回家时我正好在读。我把时间给忘了，于是赶紧下楼把土豆取了出来，把牛排放了进去。

"是贝拉吗？"我父亲听见我下楼时喊了一声。

还能是谁呀？我心里想道。

"嘿，爸，欢迎回家。"

"谢谢。"我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他把佩枪皮带挂起来了，也脱掉了靴子。就我所知，他出警时还从未开过枪。不过，枪还都是上了膛的。小时候我来他这里的时候，他总是一进门就把子弹给卸了。我猜想，他觉得现在我已经够大了，不至于玩枪走火发生意外，也没有抑郁到自杀的程度。

"晚饭吃什么？"他警惕地问道。我母亲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厨子，而她试出来的饭菜并不总是容易下咽的。我感到惊讶，也感到难过，都这么长时间了，他似乎对此还记忆犹新。

"土豆加牛排，"我回答说，他看上去宽心了。

他似乎觉得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傻站在厨房里，看着我忙前忙后有些不好意思，于是笨重地到起居室看电视去了。这样，我们都更自在。烤牛排的时候，我拌了一碗沙拉，摆好了桌子。

饭做好以后，我叫他进来，进来的时候，他拿鼻子闻了闻，看来很欣赏的样子。

"很香嘛，贝拉。"

"谢谢。"

我们默默地吃了几分钟，没有觉得不自在。我们谁都不会因为安

静而心烦。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很适合住在一起。

"哦，对了，你觉得学校怎样？交到了朋友没有？"他添菜的时候问道。

"噢，我和一个叫杰西卡的女孩有几门课同班。我和她的朋友们一块儿吃的午饭。还有一个男生，迈克，很友好。每个人似乎都非常不错。"只有一个，特别例外。

"肯定是迈克·牛顿。不错的孩子--家庭也不错。他爸爸开有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就在城外。靠着那些过往的背着背包徒步旅行的人，他可挣了不少钱啦。"

"您认识卡伦家的人吗？"我犹豫地问道。

"卡伦大夫的家人？ 当然认识。卡伦大夫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他们……他家的那些孩子……有点儿不一样。他们在学校好像跟大家不太融洽。"

查理显得很生气，令我大吃了一惊。

"这个镇上的人啦，"他咕哝道，"卡伦大夫是个杰出的外科医生，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家医院去工作的，可以挣他在这儿拿的那点儿工资的十倍，"他继续说道，声音更大了，"有他这样的大夫是我们的福气，幸亏他太太想住在小城镇。他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而且那些孩子个个都循规蹈矩，很懂礼貌。他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也像对所有那些被人收养的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对他们产生过种种怀疑，满以为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的。可是他们都非常成熟懂事--我还没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惹过一点点麻烦。有些几辈人都生活在这个镇上的人家的孩子，跟他们简直没法比。而且他们很团结，就像一家人应该的那样--每两个周末就进行一次露营旅行。……就因为他们是新来的，所以人们免不了嚼舌头。"

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查理一口气说的最长的话了。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议论，反应才这么强烈。

我马上改了口。"他们在我眼里似乎够不错的了。我只是注意到他们就自己几个人在一块儿。他们都很有魅力。"我补了一句，想多夸他们一些。

"你应该去见见那个大夫，"查理大笑着说，"好的是他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啊。医院里的许多护士，只要他在边上，精力都很难集中啊。"

吃过晚饭后，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收拾碟子的时候，他擦完了桌子，接着又去看电视去了。我用手--没有洗碗机--洗完了碟子后，不情愿地上了楼，去做数学家庭作业。我能感到一个传统正在形成。

那天夜里，终于静下来了。我很快就睡着了，实在是精疲力竭了。

这个星期其余的几天都平平淡淡。我已经习惯了上课的路线。到星期五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认识全校所有的学生了，甚至可能连名字都叫得上来了。上体育课时，我所在队的同学已经吸取了教训，不给我传球了，而且要是对方企图利用我这个弱点占便宜的话，队友会迅速跑位，抢到我的前面去。我会很高兴地给他们让出位置来，不挡他们的道。

爱德华·卡伦没有回来上学。

每天，我都会焦虑不安地注视着，直到看到他没跟他们其他几个进自助餐厅为止。然后我才能放下心来，加入午饭时间的闲聊。多数情况下，聊天的中心内容都是两周后到拉普什海洋公园去旅游的事，这是迈克最近一直在张罗的一件事情。我受到了邀请，而且我也答应去了，更多地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真心想去。海滩应该很热很干爽。

到星期五那天，走进生物学教室时，我已经完全心安理得了，不再担心爱德华会在里面了。因为据我所知，他已经退学了。我竭力不去想他，可我还是不能完全抑制住内心的担心，担心是因为我他才连续旷课的，虽然这听起来似乎很可笑。

我在福克斯的第一个周末过得很平淡。查理，不习惯袋在这平常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周末大部分时间都在加班。我打扫了房子，做完了作业，还给我妈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一次我装得更高兴。我星期六的确开车去了图书馆，但是里面的藏书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我也就懒得废那个劲去办卡了；我可能得定个日子，过几天去参观参观奥林匹亚或西雅图并找一个好点儿的书店。我闲得无聊，想到了那辆卡车的油耗有多大……这一想，想得我不寒而栗。

周末雨一直不大，很安静，所以能够睡得很好。

星期一早上在停车场，人们纷纷跟我打招呼。我并不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但我还是微笑着冲每个人挥了挥手。今天早上更冷了，但令人高兴的是没有下雨。上英语课时，迈克习惯地坐在了我旁边的座位上。老师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就《呼啸山庄》跟我们来了一次小测验。题目很简单，非常容易。

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我感觉比我想象的要舒服多了。在这儿的感觉，比我预料到的要舒服一些。

我们下课出来时，只见漫天飞舞着一些白色的点点。我听见人们在兴奋地相互大喊大叫。风吹打着我的脸颊和鼻子。

"哇，"迈克叫道，"下雪喽。"

我看了看那些小小的棉花一样的雪团儿，它们在人行道上越积越厚，从我的脸前横扫而过，狂飞乱舞。

"噫。"讨厌的雪，我的好日子就这么完了。

他显得很惊讶："你不喜欢下雪？"

"不喜欢。那意味着天冷得都不能下雨了。"显而易见，"而且，我还以为雪下下来的时候，应该是一片片的雪花呢--你知道的，每一朵都很独特，等等。这些看上去就像棉签头儿似的。"

"你以前没见过雪？"他怀疑地问道。

"当然见过啦。"我顿了一下，"在电视上见过。"

迈克笑了起来。接着，一个湿漉漉的大雪球啪地一声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我俩都扭过头去，看是从哪里扔过来的。我怀疑是埃里克干的，他正走开，背对着我们，方向与他下一节课的方向相反。迈克显然也持相同的看法。他俯下身去，拢了一堆白色的雪块。

"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见怎么样？"我边走边说，"人们只要一开始扔湿东西，我就往屋里钻。"

他只是点了点头，眼睛盯着埃里克远去的背影。

整个一上午，每个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谈论下雪的事；显然这还是新的一年里头的头一场雪。我没有开口。无疑，雪是比雨干一些--在

你的袜子里化成水之前。

下了西班牙语课后，我和杰西卡一起去自助餐厅，一路上我都很警惕。到处都飞舞着软乎乎的雪球。我手里拿着一个活页夹，准备遇上情况就拿它当挡箭牌。杰西卡认为我很搞笑，但看了我的表情后，她放弃了扔我个雪球的念头。

迈克在我们进门时哈哈大笑地追上了我们，融冰在将他的发穗上慢慢化开。我们排队买饭的时候，他和杰西卡在绘声绘色地谈论打雪仗的情形。我习惯性地瞥了角落里的那张桌子一眼，然后就僵在那儿了。桌上坐着5个人。

杰西卡拽了一下我的胳膊。

"喂？贝拉？你要点儿什么？"

我垂下头望着地上；双耳滚烫。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好意思，我提醒自己。我没做错什么。

"贝拉怎么啦？"迈克问杰西卡。

"没事儿，"我回答，"今天我就要一杯苏打水。"我追上了队尾。

"你不饿？"杰西卡问。

"实际上，我有点儿不舒服，"我说，双眼依然望着地上。

我等候他们买好饭，然后跟着他们去了一张桌子，两眼看着自己的双脚。

我不紧不慢地啜饮自己的苏打水，胃里直翻腾。迈克问了两遍，瞎操心，问我感觉如何。我告诉他没事儿，可我心里在想，下节课我是不是应该装不舒服，逃到护士办公室去。

可笑。我又没做亏心事，凭什么非得逃跑啊？

我决定让自己再瞥爱德华他们几个坐的那张桌子一眼。要是他在瞪我的话，我就逃掉生物课了，就像从前一样，再当一回胆小鬼。

我没抬起头来，而是从睫毛下面往上瞥了一眼。他们谁都没望着这个方向。我稍微抬了抬头。

他们在哈哈大笑。爱德华、贾斯帕和埃美特的头发全都让融雪彻底浸透了。爱丽丝和罗莎莉正歪向一侧，因为埃美特冲她俩在使劲儿甩着滴水的头发。他们在尽情享受雪天的乐趣，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只是他们比我们其余的人更像是某部电影里的一个镜头。

不过，除了笑声和顽皮之外，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不一样，我说不太准确。我对爱德华的观察最为仔细。他的皮肤没那么苍白了，我判定--或许是打雪仗打红了的--他眼睛下面的眼圈远没有前几天那样明显了。但还不止这些。我一边盯着瞧，一边回想，试图找出是哪里有了变化。

"贝拉，你在盯着瞧什么呀？"杰西卡扰乱了我的思路，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过去。

就在那一刻，他的目光闪过来和我的碰了个正着。

我低下了头，让头发垂下来遮住了我的脸。虽然我们的目光只有那么一霎那的交汇，然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的目光不像上次我看到他时那么锐利和不友好了。他显得只是又很好奇了，还有些不满。

"爱德华·卡伦在盯着你看呢，"杰西卡在我耳边咯咯地笑着说道。

"他看上去没有生气，对吧？"我禁不住问道。

"对，"她说，听上去好像让我给问糊涂了，"他应该生气吗？"

"我认为他不喜欢我，"我吐露了自己的想法。我还是感觉要吐。我把头放到了胳膊上。

"卡伦他们几个谁都不喜欢……唔，他们对谁都不多瞅几眼，怎么会喜欢呢？不过他还在盯着你瞧呢。"

"别看他了，"我嘘声说道。

她发出了窃笑，但还是把目光移开了。我抬起头看了看她，以确认她没有继续在看爱德华，思量着要是她拒不服从，我就使用暴力。

这时，迈克打断了我们--他正在筹划放学后在停车场搞一次超大

规模的雪仗，并且想要我们参加。杰西卡热烈响应，她看迈克的那副样子，叫人看了丝毫不会怀疑，迈克让她干什么她都会乖乖地去干。我保持沉默。我恐怕得躲在体育馆里，等停车场没人了再出来。

午饭剩下来的时间，我都非常小心地把目光一直放在自己桌上。我决定尊重我跟自己达成的那个协议。既然他看上去不生气，我就去上生物学。一想到又要坐到他的旁边，我的胃，的的确确可怕地翻腾了几下。

我并不想像往常那样跟迈克一起去上课--他似乎是雪球狙击手们喜欢的目标--不过我们走到门口时，除了我以外，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唉声叹气。天下雨了，把所有的积雪都冲刷一空，像一根明净、冰冷的缎带似的顺着人行道流走了。我把帽兜拉了上来，心中窃喜。下了体育课，我可以直接回家去喽。

迈克在去4号楼的路上一直抱怨个没完。

进了教室后，我看见我的桌子还空着，舒了一口气。班纳先生正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在给每张桌子发一个显微镜和一盒玻璃片。课还没开始上，还要过几分钟，教室里嗡声一片。我克制着不往门口的方向看，漫不经心地在笔记本的封面上乱涂一气。

旁边的椅子挪动时，我听得非常真切，但我的目光依旧小心地集中在手头正在画的图案上。

"你好，"一个轻轻的、悦耳的声音说道。

我抬起了头，惊呆了，他在跟我说话。他坐得离我远远的，只差没坐到桌子外边去了，不过他椅子的一角冲着我。他的头发湿得滴水，凌乱得很--即使这样，他看上去也像刚刚拍完发胶广告似的。他那张光彩夺目的脸，友好而又单纯，完美无瑕的两片嘴唇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不过他的目光里却充满了谨慎。

"我叫爱德华·卡伦，"他继续说道，"上个星期没机会向你作自我介绍。你肯定是贝拉·斯旺。"

我有点晕头转向了。难道整个这件事都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此刻，他是礼貌得没法说了。我得说话；他在等待。但是我想不出任何的客套话。

"你--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露出一个温柔而又迷人的笑容。

"噢，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全镇的人都在盼着你的到来。"

我做了个鬼脸。我知道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不，"我傻傻地追问，"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叫我贝拉？"

他似乎被我问蒙了："你喜欢叫你伊萨贝拉？"

"不，我喜欢人家叫我贝拉，"我说，"不过我想查理--我是说我爸爸--肯定背着我叫我伊萨贝拉--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知道我叫这个名字，"我试图解释，感觉自己像个十足的低能儿。

"哦。"他放下了这个话题。我尴尬地望到一边去了。

谢天谢地，就在这时，班纳先生开始上课了。我努力集中精力听他讲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盒子里的玻璃片的顺序是打乱了的。作为实验伙伴，我们得把洋葱根尖细胞的玻璃片按照它们所代表的有丝分裂阶段分开，并把相应的阶段标出来。不允许我们看书。20分钟后，他将来回检查，看谁做得正确。

"开始，"他吩咐道。

"搭档，女士优先？"爱德华问。我抬头看见他一脸坏笑，可笑得是那样的好看，害得我只能像个白痴似的盯着他瞅。

"要不我先来，如果你愿意的话。"笑意逐渐消失了；他显然是想知道我的智力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问题。

"不，"我红着脸说道，"我先来。"

我这是在卖弄，不过也就一点点吧。我早就做过这个试验了，知道我要找的东西。应该很容易。我啪的一声把第一张玻璃片放到了显微镜下面合适的位置，并迅速调整到了40倍物镜。我简短地看了一下玻璃片。

我对自己的估计很有信心："前期。"

"可以让我看一下吗？"我准备把玻璃片拿开时，他说了一句。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抓住了我的手，不让我拿。他的五指冰凉，仿佛上课前一直插在雪堆里似的。但那还不是我把手猛一下子抽出来的原因。他碰我的时候，把我的手扎了一下，就像一股电流从我俩身上穿过去了似的。

"对不起，"他喃喃道，马上把手缩了回去。不过，他还是继续去够显微镜。他察看玻璃片的时候--时间比我的还要短--我看着他，心还在跳。

"是前期，"他同意我的判断，并在我们的活页练习题的第一个空白处工整地记下来了。他迅速将第一块玻璃片拿走，换上了第二块，然后好奇地瞅了一眼。

"后期，"他低声说道，边说边记了下来。

我尽力保持我的语调如常，"我可以看一下吗？"

他得意地笑了一下，把显微镜推给了我。

我急切地把眼睛对准了目镜，结果很失望。该死，他没弄错。

"第三块呢？"我伸出了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他递给了我；看上去他好像很小心，生怕再一次碰到我的皮肤。

我以最快的速度看了一眼。

"间期。"他还没来得及要，我就把显微镜递给了他。他快速地扫了一眼，便记下了。他看的时候我本来可以记的，但他那一手秀丽、优美的字把我吓得不敢班门弄斧了。我不想我那笨拙不堪的鬼画符把作业纸给毁了。

在所有的小组都还没头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完成了实验。我看见迈克和他的搭档拿着两块玻璃片在那里比来比去，另外一组则在桌子下面翻着书。

这让我无事可做了，惟一可做的就是努力不去看他……结果还是没忍住。我抬头瞥了一眼，而他正盯着我看，眼神还跟原来一样，充满了莫明其妙的失望之情。

"你戴了隐形眼镜？"我想都没想就冒出这么一句话。

他似乎让我这出乎意料的问题给问蒙了："没有。"

"噢，"我咕哝道，"我觉得你的眼睛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他耸了耸肩，望到一边去了。

实际上，我敢肯定有什么地方变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上次他瞪我那一眼的时候，两眼是百分之百的黑色--和他苍白的皮肤及赤褐色的头发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反差。今天，他的双眼完全是不同的颜色：一种怪怪的浅橘黄色，比淡棕色要深一点，但却有着同样的金色调。我不明白这怎么可能，除非他出于某种原因，不承认自己戴了隐形眼镜。要不可能就是福克斯使得我成了真正的疯子了。

我垂下了头。他的双手又使劲地攥成了坚硬的拳头了。

这时，班纳先生过来了，来看我们为什么不做实验。他的目光越过我们的肩膀，瞅了一眼已经完成的试验，然后更加目不转睛地检查了我们的答案。

"看来，爱德华，你认为伊萨贝拉不应该有机会摸一摸显微镜喽？"班纳先生问道。

"是贝拉，"爱德华不假思索地予以了纠正，"实际上，5个当中有3个是她找出来的。"

班纳这时把目光投向了我，一脸怀疑的表情。

"你以前做过这个试验？"他问。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是用的洋葱。"

"是白鱼囊胚？"

"是呀。"

班纳先生点了点头："你在凤凰城学过大学先修课程 ？"

"对。"

"哦，"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你们俩做实验搭档挺好。"他走开的时候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了点儿别的什么。他走开以后，我又开始在笔记本上乱涂起来。

"下雪不是太糟吧？"爱德华问。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他是在强迫自己跟我聊这些家长里短的话题。我又开始犯多疑症了。好像他听到了我跟杰西卡午饭时的谈话并试图证明我错了似的。

"不会吧，"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而不是像所有其他人那样假装正常。我还在试图把那愚蠢的疑神疑鬼的感觉撵走，所以集中不了注意力。

"你不喜欢冷。"这不是在问我。

"或者说湿。"

"福克斯这个地方，你肯定很难袋下去，"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根本不了解情况，"我不高兴地喃喃自语道。

他好像让我的话给迷住了，我想象不出是什么原因。他的脸色是那样地神不守舍，弄得要不是出于必须的礼仪，我都不敢看了。

"那么，你干吗要来这里呢？"

没有一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像他那么直截了当，完全是在盘问嘛。

"原……原因很复杂。"

"我想我能听下去，"他催促道。

我顿了好一会儿，然后犯了个错误，跟他凝视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他那双深色的金眼睛让我犯晕了，我想都没想，就回答了。

"我母亲又嫁人了，"我说。

"这听上去不是很复杂嘛，"他表示了异议，但他突然很同情地问了一句，"什么时候的事儿？"

"去年9月份。"我的声音听上去很伤心，就连我自己听了都这么

觉得。

"你不喜欢他？"爱德华猜测道，他的语气依然很友好。

"不，菲尔很不错。或许，太年轻了一点，但真的够好了。"

"你干吗不跟他们在一起呢？"

我琢磨不透他的兴趣所在，但他依旧用那双具有洞察力的眼睛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我单调乏味的生活经历极其重要似的。

"菲尔老东奔西跑。他以打球为生。"我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听说过他吗？"他问，回了我一个微笑。

"很可能没有。他的球打得不好。严格说来还在小联盟 混。他老是在东奔西跑的。"

"所以你母亲就要你到这里来了，这样她就可以跟着到处跑了。"他又在主观臆断，而不是在问。

我稍稍仰起头："不，不是她要我来这里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他的两簇眉毛挤到了一起。"我不明白。"他承认道，而且他似乎对这个事实感到很失望，其实大可不必。

我叹了一口气。我干吗要跟他说这些呢？他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里充满了明显的好奇。

我妈妈一开始一直和我一起生活，但是她也想念菲尔，这让她并不快乐……所以我决定是该跟查理好好袋一段时间，增进增进感情的时候了。"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已经有点儿凄凉了。

"可现在你不快乐，"他指出。

"然后呢？"我向他事事都擅自做判断提出挑战。

"这似乎不公平。"他耸了耸肩，但他的眼神并没轻松下来。

我哈哈一笑，一点儿都不幽默："难道没人告诉过你吗？生活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我相信以前是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他干巴巴地说道。

"这不就结了嘛。"我坚持道，心里纳闷他干吗还是那样盯着我。

他的凝视变成了评判的眼神。"你的戏演得还真不错呢，"他一字一顿地说，"但是我倒很愿意打个赌，赌你内心的痛苦比你流露出来的要多。"

我冲他做了个鬼脸，忍住了像5岁的小孩那样吐舌头的冲动，把脸扭向了一边。

"我说错了吗？"

我努力不去理他。

"我可不这么认为哟，"他自鸣得意地说。

"这关你什么事呢？"我生气地问道。我眼睛仍然望在一边，看着老师巡回检查。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他低声说道，声音小得我还以为他是在跟自己说话呢。不过，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我确定那是我会得到的惟一答案了。

我叹了一口气，生气地瞪着黑板。

"是不是我惹你生气了？"他问。他听上去很开心。

我想都没想，就瞥了他一眼……并且又一次告诉了他实话："不全是你惹的。我更生我自己的气。我这张脸太不争气了，太容易看透了--我母亲总说我是她打开的书。"我皱起了眉头。

"恰恰相反，我发现你这本书太难读懂了。"尽管我什么都说了，他也什么都猜对了，但听他的口气，好像说的是真心话。

"那么，你肯定是个很会看书的人，"我回答说。

"八九不离十吧。"他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完美无缺、超白的牙齿。

班纳先生这时让全班同学安静下来了，我舒了一口气，转过头来听讲。我简直不相信自己刚才把我枯燥无味的生活说给这个举止奇异、漂亮的男孩子听了，他可能会看不起我，也可能不会。我们聊天时他似乎全神贯注，可此刻，通过眼角的余光，我可以看见他又歪向一边去了，他的双手抓着桌子的边缘，显而易见，紧张得不行。

班纳先生用投影仪上的透明幻灯片讲解时，我努力摆出一副专心听讲的样子，虽然讲解的都是那些我用显微镜不费吹灰之力看到过的东西。可我的思绪却硬是不听使唤。

终于打下课铃了，只见爱德华和上个星期一一样，迅速而又优雅地冲出了教室。而且，同上个星期一一样，我也目瞪口呆地目送了他的背影。

迈克迅速地蹿到了我的旁边并帮我把书捡了起来。我想象他和他说的那条金毛猎犬一样,在把东西找回来的时候可以摇他的追击者。

"太难了，"他抱怨道，"看上去全都一模一样。你真走运，有爱德华做你的搭档。"

"看这个我倒没有什么问题，"我说，他的主观臆断我听了很不是滋味。可话一说出去，我马上就后悔了。"不过，我以前做过这个实验。"我趁他的感情还没受到伤害，赶紧补上了一句。

"卡伦今天似乎挺友好的嘛。"在我们套上雨衣的时候，他评论道。对此，他似乎不太高兴。

我努力装出一副不在乎的语气："我不知道他上个星期一怎么啦。"

去体育馆的路上，迈克唠叨个没完，我却老走神，没听进去多少，而且体育课也没强到哪里去，我同样也是老分心。今天迈克和我在一个队，他很有骑士风范，除了守自己的位以外，还守了我的位，所以，我的胡思乱想只是轮到我发球时才得以打断；每次我跳起来的时候，我们队都得小心翼翼地躲闪避让。

我去停车场时，雨已经只是一片雾雨了，但坐进了干爽的驾驶室后，我还是更为高兴一些。我打开了空调，一时也顾不得发动机那极度的轰隆声了。我拉开了上衣的拉链，把帽兜放了下来，抖开了湿气沉沉的头发，以便回家的路上空调可以把头发吹干。

我朝四周瞧了瞧，以确定周围没有东西。也就是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静止的白色身影。爱德华·卡伦斜靠在离我有三辆车远的沃尔沃的前门上，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这个方向。我迅速将视线移开并猛地倒起车来，匆忙之中，差点儿撞上了一辆破旧的丰田花冠。幸亏我及时猛踩了一脚刹车，那辆丰田才逃过一劫。而丰田的车，正好是撞上我的卡车就会碎成废铜烂铁的那种车。我长吸了一口气，眼睛依然看着车子另一边的外头，又小心地往后倒起来，这一次成功多了。我从沃尔沃旁边经过时，眼睛盯着正前方，不过我还是用余光偷看了一眼，我敢发誓，他正在笑话我.

3. 奇迹

早上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是光线。虽然依旧是阴天森林里的那种灰绿色的光线，但不知怎么的，的确明亮一些了。我意识到是没有雾罩着我的窗户了。

我从床上跳下来，往外一看，不禁吓得哼了一声。

院子里覆盖了一层薄雪，我的车顶披上了银装，道路铺上了白色的地毯。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昨天下的雨全都冻成了冰--给树上的针叶穿上奇异瑰丽的衣衫，将我们家的私人车道变成了一块滑溜溜的冰面。地面干燥时，我都要克服许多困难才不至于摔跤；此刻也许回到床上去睡觉对我更安全。

我还没下楼，查理就上班去了。从许多方面来说，跟查理住在一起就像有了我自己的空间一样，而且我发现，一个人袋着的时候很陶醉，而不是孤独。

我三口两口，灌下了一碗麦片粥和盒子里的一些橙汁。一想到上学我就兴奋，同时又令我害怕。我知道我期盼的不是什么令人刺激的

学习环境，也不是见到我那一群新朋友。如果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真正想法的话，我知道自己急着去学校是因为可以见到爱德华·卡伦。而这，真是非常,非常的愚蠢。

在昨天那样不经大脑思考地,令人窘困地胡说一气之后，按说我本来应该躲着他才是。而且我对他一直心存疑虑；他为什么要在自己的眼睛这个问题上撒谎？我有时感到他身上散发着一种敌意，对这种敌意，我依然很害怕，而且每当我想象他那张完美无缺的脸时，我依然会张口结舌。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群体,我们之间不会有交集,所以今天完全不应该急切地想见他。

我集中了十二分的注意力才活着走完了那条冰砖似的私人车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到了车跟前时，我差点儿失去了重心，好在我设法紧紧抓住了倒车镜，才没有摔倒。显然，今天将是梦魇般的一天。

开车去学校的路上，我竭力去想迈克和埃里克，以及这里十几岁的男孩子对我的明显不同的反应，以此来分散注意力，使自己别老提心吊胆地怕摔倒和对爱德华·卡伦的那些没有用的胡乱推测。我非常清楚我的样子跟在凤凰城时完全一样。也许只是家那边的男孩子目睹了我度过自己那令人难堪的整个青春发育阶段的漫长过程，而且还在用老眼光看我罢了。也许是因为在这里我是初来乍到，大家觉得比较新奇，而这里这样的新奇并不多，而且十年八年都难得碰上一回。也说不定是大家觉得我笨手笨脚的，挺可爱而不是挺可怜，把我看成了一个需要保护的小姑娘。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迈克小狗般的举止和埃里克明显地跟他较着劲儿弄得我很不安。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更喜欢被人忽略。

我的卡车似乎不怕路面上的那层黑冰。不过，我还是开得很慢，不想在主干道的车流中开出一条贯通的毁灭性小道。

到了学校从车上下来以后，我明白了自己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的原因。一样银色的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走到后面--小心地抓着车身--去查看轮胎，只见上面十字交叉呈菱形地绑着细细的链条。不知道查理多早起床，给我的卡车上了防滑链。我的喉咙一下子发紧了。我不习惯有人照顾的滋味，查理默默的关心，着实让我受宠若惊了一把。

我靠着卡车的后角站着，竭力抑制住防滑链引起的那一阵突然的感动，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是一阵尖锐的急煞车声，而且声音很快就大得惊人了。我抬头一看，惊呆了。

我眼前同时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哪一件都不像电影的慢动作那样缓慢。相反，这种快节奏带来的肾上腺素激增，似乎令我的大脑转得快了许多，我能够同时清晰地注意到好几件事情的细节。

爱德华·卡伦站在距我四辆车的位置，一脸惊恐地盯着我。他的脸格外醒目，虽然有无数张脸，组成了一片脸的汪洋，而且也全都呆若木鸡，面无表情。但是更迫在眉睫的还是那辆滑行的深蓝色客货两用车，轮胎锁死了，刹车吱吱地尖叫，在停车场的冰面上打滑,旋转着向我撞来。眼看就要撞着我卡车的后角了，而我正好站在它们之间。我连闭眼都来不及了。

就在我听到那辆客货两用车嘎吱一声撞上我卡车的底盘之前，什么东西撞击了我一下，很猛烈，但不是来自我以为的那个方向。我的头砰的一声磕在了冰冷的沥青路面上，感觉有某样硬而冷的东西把我压在了地上。我躺在一辆棕黄色的轿车后面的人行道上，我当时就把车停在这辆车的隔壁。但是没有机会去注意别的任何东西了，因为那辆客货两用车还在往前来。它绕过了卡车的车尾，发出了刺耳的磨擦声，还在旋转，还在滑动，眼看又要和我撞上了。

一句低声的咒骂，让我意识到有人跟我在一起，那声音听着很熟悉，不可能辨认不出来。两只长长的白手，箭一般地伸到了我前面来保护我，客货两用车在距我的脸一英尺远的地方颤抖着停住了，说来凑巧，那双大手与客货两用车侧面的一道凹痕正好吻合。

他的双手移动得真快，快得都看不清了。一只手突然紧攥在客货两用车的车身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拽我，像拽布娃娃的腿那样，在拽我的双腿，直到我的腿抵着那辆棕黄色车的车胎为止。一个刺耳的声音砰地一下，把我的耳朵都震疼了，然后那辆客货两用车便停住了，玻璃砰砰几声全破碎了，落在了沥青上面---一秒钟前我的双腿所在的位置。

死一般的寂静了一会儿之后，突然又响起了尖叫声。在这突如其来的喧闹声中，我听见不止一人在叫我的名字，但有一个声音比所有的尖叫声都要清晰，我听见爱德华·卡伦在耳边着急到几乎疯狂的哑着嗓子问道。

"贝拉？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我试图坐起来，这才意识到了他死死地将我搂在他身子的一侧。

"小心，"我挣扎着坐起来时，他提醒我，"我觉得你的头撞得很重。"

我开始觉得左耳上方有个地方，疼得跟抽筋似的。

"哎哟，"我又惊又疼地叫道。

"这正是我所想到的。"他的声音，很令人惊异，听上去好像他在强忍住笑似的。

"你怎么能在……"我说到一半，试图理一理思路，清醒一下头脑，"你过来得怎么这么快？"

"我就站在你的旁边呀，贝拉，"他说，语气又严肃起来了。

我准备坐起来，这一次他任由了我，松开了我的腰，而且挪开了，挪到了这有限的空间所能允许的最远的地方。我瞅了一眼他那关切而又无辜的表情，又被他那双金色眼睛的力量弄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我刚才在问他什么来着?

"别动，"有人命令道。

"把泰勒从车上弄出来！"另一个人喊道。

我们周围一片慌乱。我试图站起来，可爱德华冰冷的手把我的肩膀按下了。

"请你暂时袋着别动。"

"可是很冷，"我抱怨说。他压着嗓子暗笑，令我感到十分吃惊。他的声音尖得跟刀子似的。

"你刚才在那边，"我突然记起来了，他的笑声嘎然而止了，"在你的车边上。"

他的表情一下子沉了下来："不，我不在。"

"我看见你在。"我们周围一片嘈杂。我听见现场有了大人们粗哑

的嗓门儿。可我还是固执地抓着我们的争论不放；我是对的，他眼看快要承认了。

"贝拉，我刚才是跟你站在一起，而且还把你拉开了。"他把那双眼睛的全部魅力都释放在我的身上了，好像试图跟我说某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似的。

"不。"我撅起了嘴。

他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求你了，贝拉。"

"为什么？"我问。

"相信我，"他央求道，声音温柔得无以名状。

这时我听见了救护车的警报声："那你能保证以后把这一切给我解释清楚吗？"

"行，"他厉声说道，突然怒不可遏了。

"行，"我愤怒地重复道。

六个紧急医疗救护员和两名老师--瓦纳先生和克拉普教练--才把客货两用车从我们身边移开，移到了勉强能放进担架床那么远的地方。爱德华强烈拒绝坐担架床，我也试图拒绝，可那个叛徒出卖了我，跟他们说我撞了头，很可能撞成了脑震荡。他们给我上颈托儿时，我差点儿羞死了。好像全校的人都来了，肃穆地看着他们把我推上了救护车。爱德华坐到了前面。真是叫人受不了。

更为糟糕的是，斯旺警长在他们还没有把我安全地弄走之前赶到了。

"贝拉！"他认出了担架床上的我，惊慌失措地尖叫道。

"我很好，查--爸，"我叹息道，"我一点事儿都没有。"

他明显没有相信我的感觉，转向离他最近的一个紧急医疗救护员问了第二个人对我受伤程度的判断。我把他放到了一边，去想那一堆杂乱无章地浮现在我脑子里的无法解释的画面。他们把我从车边上抬走的时候，我看见那辆棕红色小汽车的保险杠上有一道深深的印痕--一道非常独特的印痕，与爱德华肩膀的轮廓正好吻合……好像是他用

了很大的力，撑靠在车上把那个金属玩意儿给弄凹了。……

接下来就是他的家人，远远地站在一边，表情各异，从反对到盛怒，但就是丝毫不见对他们这位兄弟安全的担心。

我试图想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来解释我刚刚见到的这一切--来排除认为我神经不正常的臆断。

自然，救护车由一名警察护送到了县医院。他们把我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整个这段时间，我都感到很可笑。更可气的是，爱德华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溜出病房，自由活动。我咬紧了牙齿。

他们把我放在急救室。急救室是一间狭长的屋子，里面摆放着一溜病床，床与床之间由一些蜡笔画图案的帘子隔开。一名护士在我胳膊上绑了一个血压袖带，在我舌头下面放了一个体温表。既然谁都懒得拉上帘子给我一点儿自己的空间，我想我也就没有义务戴那个傻乎乎的颈托儿了。护士走开后，我三下五除二，扯开了维可牢搭扣 ，把它扔到了床底下。

医护人员又是一阵慌乱，又一张担架床推到了挨着我的那张病床边上。我认出来是政府学班上的泰勒·克劳利，他头上紧紧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泰勒看上去比我原以为的要糟一百倍。可他还在焦急地盯着我。

"贝拉，我真是太抱歉了！"

"我很好，泰勒--你看上去怪吓人的，你没事儿吧？"我们说话的时候，护士们开始拆他头上脏兮兮的绷带，只见他的整个额头和左边的脸颊都划上了无数道浅浅的伤痕。

他没理睬我的问话。"我当时以为会把你撞死了呢！我开得太快了，又误撞到了冰上……"护士开始给他搽脸时，他疼得肌肉都抽搐了。

"别担心了，你没撞着我。"

"你怎么会躲得那么快？你当时站在那儿，眨眼就不见了……"

"唔……爱德华把我拉开了。"

他一脸的茫然："谁？"

"爱德华·卡伦--他当时站在我身边。"我总是不善于撒谎；听起来一点儿都不可信。

"卡伦？我没看见他呀……喔，我想可能实在是太快了。他没事儿吧？"

"我想是这样的。他在这儿某个地方，但他们没有逼着他坐担架床。"

我知道我没疯。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没有办法能解释通我所见到的一切。

这时他们把我推走了，去给我的头部拍X光片。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问题都没有，结果还真让我说对了。连脑震荡都没有。我问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可护士说我得先找个大夫谈谈。于是我被关进了急救室，等候着，泰勒没完没了地道歉，一遍遍地保证要弥补我受到的伤害，真让我听得心烦。无论我跟他说了多少次我没事，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折磨自己。最后，我闭上眼睛，懒得理睬他了。他还在那里咕咕哝哝地悔恨不已。

"他睡着了吗？"一个音乐般好听的声音问道。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爱德华站在我的床脚边，懒洋洋地、略带得意地傻笑着。我瞪了他一眼。朝他瞪眼可不是件容易事--或许抛个媚眼会来得更自然一些。

"嘿，爱德华，我真是抱歉--"泰勒又开腔了。

爱德华抬起了一只手让他别说话。

"不流血，就不犯规 ，"他说，露了一下他那口闪亮的牙齿。他过去坐在了泰勒的床边上，脸对着我。他又开始露出那种让我牙根痒痒的傻笑。

"哦，诊断结果如何？"他问我。

"我一点儿问题没有，可他们不让我走，"我抱怨道，"你怎么没有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被绑在轮床上？"

"多亏你知道的那个人，"他回答说，"不过别着急，我是来保释你出院的。"

这时拐角来了一个大夫，我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大夫很年轻，一头金发……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电影明星都要帅。不过，他皮肤苍白，显得很疲惫，眼睛下面有眼圈。按照查理的描述，这位肯定就是爱德华的父亲了。

"哦，斯旺小姐，"卡伦大夫说，声音极富魅力，"你感觉怎样？"

"很好，"我说，我希望这是最后一遍了。

他走到我头顶上方墙上的灯板前，打开了灯。

"你的X光片看起来很好，"他说，"你的头疼吗？爱德华说你的头撞得不轻。"

"不疼，"我叹了口气答道，朝爱德华迅速地瞪了一眼。

大夫凉丝丝的手指在我的脑壳上轻轻地探了一圈。他注意到我抽搐了一下。

"痛吗？"他问。

"不是很痛。"我痛得更厉害了。

我听见了一声低笑，循声看去，只见爱德华一脸居功自傲的微笑。我眯起了眼睛。

"噢，你父亲在候诊室里--你可以跟他回家去了。但若是出现头晕目弦眩或者任何视力问题务必回医院检查。"

"我不能回学校去上课吗？"我问，想象着查理极力表现关心的样子。

"或许今天你应该放松放松。"

我瞥了一眼爱德华。"那他可以去上学吗？"

"得有人把我们幸免于难的好消息传出去呀，"爱德华得意地说道。

"实际上，"卡伦大夫纠正道，"学校的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在候诊室里。"

"哦，不会吧；"我悲叹道，双手蒙住了脸。

卡伦大夫抬了抬眉毛："你想留下来吗？"

"不，不要！"我坚持道，说着将双腿甩到床边，蹭地一下跳下了地。跳得太快了--差点儿一个趔趄，幸好卡伦大夫伸手接住了我。他看上去很担心。

"我没事儿，"我又跟他保证了一次。没必要告诉他我重心不稳的问题与撞了头丝毫没关系。

"拿几颗泰诺好止疼，"他一边稳住我一边建议道。

"没有疼到那种地步，"我坚持道。

"听上去你极幸运呢，"卡伦大夫一边说，一边笑着在我的表上用花体签了字。

"幸亏爱德华碰巧站我旁边，"我嘴上这样说，眼睛却狠狠地瞅了我说到的那个人一眼，表示我心里并不这样认为。

"哦，唔，对，"卡伦大夫赞同了我的说法，突然忙着看起前面的报纸来了。然后把头扭向泰勒，到下一张病床去了。我的直觉闪了一下：大夫熟悉内情。

"你恐怕就得跟我们稍微多袋几天了，"他对泰勒说道，接着就开始检查起他的伤口来了。

大夫的背一转过去，我就挪到了爱德华的身边。

"我能跟你谈一会儿吗？"我压着嗓子嘘道。他朝后退了一步，下巴突然绷紧了。

"你父亲在等你呢，"他从牙齿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儿。

我瞅了卡伦大夫和泰勒一眼。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紧紧地逼着他。

他瞪了我一眼，然后转身顺着狭长的屋子大步走开了。我几乎得跑着才能跟上去。我们一拐进一个很短的过道，他便一个急转身面对着我了。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听上去有点儿火了，目光冷冷的。

他凶巴巴的样子把我吓坏了。我言词的激烈程度也打了折扣。"你欠我一个解释。"我提醒他。

"我救了你的命--我啥也不欠你的。"

他语气里充满了愤懑，把我吓得一退："你保证过的。"

"贝拉，你撞了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的腔调很刺人。

这时我的脾气也上来了，蔑视地盯着他："我的脑子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他对我也是怒目以对："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贝拉？"

"我想知道真相，"我说，"我想知道我干吗要替你撒谎。"

"那你以为发生了什么？"他厉声喝问。

我憋在心里的话像泄了闸的水，一涌而出了。

"我就知道你当时根本就不在我身边--泰勒也没看见你，所以别跟我说什么我的头撞得很重。那辆客货两用车眼看就要把你我辗成肉饼了--结果呢，没有，你的双手在它的侧边留下了一道凹痕--而且另一辆车上也留下了你的印痕，而你却毫发无损--客货两用车本可以把我的双腿辗得粉碎的，可你把它举起来了……"我自己听了似乎都觉得荒唐至极，没法往下说了。我气得不行，觉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咬紧牙关竭力忍住了。

他以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但他的脸色很紧张，急于为自己辩护。

"你认为我把一辆压着你的客货两用车举起来了？"他的语气是在怀疑我是否精神正常，但这只是令我更加怀疑了。他的话就像一个炉火纯青的演员背得滚瓜烂熟的一句台词。

我只点了一下头，下巴绷得紧紧的。

"谁也不会信的，你知道的啵。"这时他的话里带了一丝嘲弄。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一字一顿地说道，强按住心头的怒火。

他脸上掠过一丝惊讶："那你说说，这事儿干吗就这么要紧？"

"对我来说很要紧，"我坚持道，"我不喜欢撒谎--所以最好有个理由能解释我干吗在跟人家撒谎。"

"你就不能把这事儿忘了，谢我一声吗？"

"谢谢你。"我等候着，既怒气冲冲，又满怀期待。

"你不打算让这事儿过去算了，是不是？"

"没错。"

"那样的话……你就好好地等着失望吧。"

我们默默地怒视着对方。是我先开的口，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精力集中，因为我的注意力时刻面临着被他那张气得发青，却又令人愉快的脸分散的危险。这情形就如同努力把一个催魂天使盯得不敢跟你对视一样。

"那你干吗还要费那个劲呢？"我冷冷地问道。

他顿了一会儿，然后有那么短暂的一瞬，他那张漂亮至极的脸，出人意料地脆弱了。

"我不知道，"他低声说道。

然后他转过身去，走了。

我都气晕了，好几分钟不能动弹。可以动步以后，我慢吞吞地走到了过道尽头的出口。

候诊室比我担心得还要糟糕。似乎我在福克斯认识的每一副面孔

都在那里，直盯盯地看着我。查理冲到了我身边；我举起了双手。

"我一点事儿也没有，"我绷着脸跟他说。我的火还没消，没有心情聊天。

"大夫怎么说？"

"卡伦大夫看的，他说我没事儿，可以回家。"我叹息道。迈克、杰西卡和埃里克都在，过来跟我们会合了。"咱们走吧，"我催促道。

查理把一只手臂放在了我的背后，没有完全碰到我的身体，引着我朝出口的玻璃门走去。我腼腆地朝朋友们挥了挥手，希望向他们传达不必再担心了的意思。坐进巡逻车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我平生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默默行驶着。我全神贯注地想着问题，几乎把身边的查理给忘了。我确信爱德华在过道里的辩护行为恰好证实了我亲眼目睹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至今仍不敢相信。

我们到家时，查理终于开口了。

"唔……你得给蕾妮去个电话。"他愧疚地垂下了头。

我吓坏了："你告诉妈了！"

"对不起。"

我从巡逻车下来后，砰地一声摔上了车门，力气稍稍使大了一点儿。

我妈自然是歇斯底里了。我起码得跟她说上三十遍我没事儿，她才会冷静下来。她恳求我回家去--忘掉家里暂时没人这件事--不过她的请求比我想象的要容易拒绝。我已经被爱德华带来的神秘弄得精疲力竭了，而且更有一点被他这个人给迷住了。愚蠢，愚蠢，愚蠢。我不渴望着逃离福克斯了，离开这个我本应该避而远之的地方，就像任何正常的神志清醒的人那样。

那天晚上，我决定不妨早点儿上床睡觉。查理依旧不安地看着我，看得我都有些发毛了。我去卧室的中途停了下来，从卫生间抓了三颗泰诺。还确实管用，很快就止疼了，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那是我第一夜梦见爱德华·卡伦。

4. 邀请

梦里，很黑，惟一的一点儿昏暗的光，似乎是爱德华的皮肤发出来的。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正离我而去，把我留在了黑暗之中。不管我跑多快，总也追不上他；不管喊多大的声，他也不回头。一急，我半夜的时候醒了，似乎有好长一段时间硬是再也睡不着。打这以后，差不多每天夜里他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但他总在我碰触不到的外围，永远都是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

接下来的一个月出现的事情很令人不安、紧张，尤其是尴尬。

令我感到郁闷的是，我发现自己成了后半周大家关注的中心。泰勒·克劳利真让人受不了，成天跟着我转，老想着怎么补偿我。我努力让他相信我最想要的就是，他把这件事统统忘掉--尤其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给我带来任何伤害--可他就是一根筋儿地坚持。他课间跟着我，吃午饭也挤到我们现在已经很拥挤的桌子上来凑热闹。迈克和埃里克对他的敌意，甚至超过了他们彼此间的敌意，弄得我很担心自己又多了一个不受欢迎的粉丝。

似乎谁也不关心爱德华，尽管我有一遍无一遍地解释说他是英雄--还解释了他把我拉开的过程以及差点儿让车给辗了的情形。我使尽了浑身解数，力图描述得可信一点。可杰西卡、迈克、埃里克以及其他所有人总是说他们在客货两用车拉走之前，连看都没有看到他。

我暗自纳闷，为什么别人谁都没有看见在他突然难以置信地救了我的命之前，他站在那么老远的地方呢。我懊恼地意识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别人谁都不像我那样总是在注意爱德华。别人谁都不曾像我那样注视过他。真是可怜啦。

爱德华身边从来没有好奇的旁观者围着，想听他的第一手描述。人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对他敬而远之。卡伦兄妹仨和黑尔姐弟俩依旧坐在那张桌子上，不吃东西，只是他们几个之间相互聊天。他们谁都不瞟我这边一眼了，尤其是爱德华。

上课他坐在我旁边时，也是能离我多远就离多远，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存在。只是偶尔他突然攥紧拳头，青筋暴露，皮肤更白了的时候，我才会怀疑他是不是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健忘。

他很后悔当初不该把我从泰勒的客货两用车前面拉开--除此，我

得不出任何别的结论。

我很想跟他谈谈，而且事故发生的当天我就试过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在急救室的外面，我俩都是那样的愤怒。即使我一直说到做到，无可挑剔，可他还是不信任我，不告诉我真相，这一点我依然很生气。不过他确实救过我一条命，无论他是怎样救的。一夜过后，我的火气消了不说，还生出了肃然的感激之情。

我去上生物学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座位上了，眼睛盯着正前方。我坐下了，希望他会转过来脸来，可他丝毫没有流露出知道我在旁边的表情。

"喂，爱德华，"我和颜悦色地叫了他一声，想让他知道我心平气和了。

他的脸往我这边扭了一丁点儿，没有和我的目光相遇，点了一下头，然后又望到一边去了。

那便是我跟他的最后一次接触，虽然他每天都坐在我旁边，距我仅咫尺之遥。不过，有时在自助餐厅或停车场，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从远处注视他。我注意到他金色的双眸明显地一天比一天暗了。但上课的时候，我也不太注意他的存在，他注意我多少，我就注意他多少，决不比他多。我真是可怜。而梦仍在继续。

虽然我在电子邮件中写的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但蕾妮还是从中隐约觉察出了我的消沉，她还来过几次电话，很是担心。我想了很多办法，力图让她相信我情绪低落，纯粹是天气造成的。

我和实验搭档之间明显的冷淡，至少令迈克很高兴。我看得出他一直担心爱德华的英勇相救可能会感动我，而现在他放心了，结果似乎适得其反。他越来越自信了，生物学上课之前总要坐在我桌子边上聊，根本就不把爱德华放在眼里，就像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一样。

自那个危险的冰天之后，雪彻底给冲没了。迈克很失望没能组织起他的那场雪仗，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很快就可以去海滩旅游了。不过雨依然很大，几周就这样过去了。

杰西卡让我了解到了另一个即将到来的活动--她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打了个电话给我，请我允许她邀请迈克参加两周后的女生择伴春季舞会 。

"你肯定你不会介意吗……你不打算邀请他？"我告诉她我一点儿都不介意后，她追问了一句。

"不打算，杰西，我不准备参加舞会，"我给她吃了一颗定心丸。我最不擅长的就是跳舞了。

"真的会很好玩儿的。"她半心半意地劝我。我怀疑杰西卡喜欢跟我在一起，更多的是喜欢我那莫名其妙的人气，而不是喜欢我这个人。

"你跟迈克去好好玩儿吧，"我鼓励道。

第二天，我惊讶地发现杰西卡上三角和西班牙语课时不像平时那样滔滔不绝了。她课间走在我旁边的时候一声没吭，我也没敢问她原因。要是迈克拒绝了她，她告诉谁也不会告诉我的。

我的担心进一步加剧了，因为吃午饭的时候，杰西卡尽可能地坐得离迈克远远的，跟埃里克聊得起劲得很。迈克非同寻常的安静。

跟我一起去上课的路上，迈克依旧沉默寡言，他脸上不自在的表情可不是个好兆头。不过，直到我坐在了座位上，他坐在我的课桌上之前，他都只字未提那件事情。同往常一样，就像通了电似的，我知道爱德华就坐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却又远得好像他只不过是我想象出来的一个人而已。

"嗯，"迈克眼睛看着地板说道，"杰西卡邀请我参加春季舞会了。"

"那是大好事儿呀。"我用喜气洋洋而又充满热情的声音说道，"你跟杰西卡在一起会很开心的。"

"唔……"他一边仔细地审度着我的微笑，一边支吾道。显而易见，他对我的反应不是很高兴，"我告诉她我得想一想。"

"你干吗要那样呢？"我流露出了不悦，虽然他没有完全回绝她，令我舒了一口气。

他又垂下了头，脸涨得通红。同情之心动摇了我的决心。

"我在想……嗯，在想你会不会打算邀请我。"

我愣了一会儿，恨自己刚才那一刹那的愧疚。不过，从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爱德华的头本能地朝我这边偏了偏。

"迈克，我认为你应该答应她的邀请，"我说。

"你是不是已经邀请谁了？"不知道爱德华有没有注意到迈克的眼神向他坐的方向闪了闪。

"没有，"我给了他一颗定心丸，"我根本就没打算参加那个舞会。"

"干吗不呢？"迈克问。

我不想陷入舞会惹来的安全风险，于是很快有了新的打算。

"那个周六我要去西雅图，"我解释说。我反正得出一趟城--这一下子成了我出城的最佳时机。

"你不能在别的周末去吗？"

"对不起，不能，"我说，"所以你不应该让杰西卡再等了--很不礼貌的。"

"好的，你说得对，"他咕哝了一句，然后沮丧地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我闭上双眼，用指头按了按太阳穴，想把愧疚与同情从脑袋中挤出去。班纳先生开始说话了，我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

不想爱德华正好奇地盯着我，此时他黑色的眼睛里那熟悉的失望之情更为明显了。

我很惊讶，于是也盯着他，以为他会迅速把目光移开的。可是他并没有移开，而是继续以强烈的探询的眼神盯着我的眼睛。我没法把自己的目光移开。我的双手开始发抖了。

"卡伦先生？"老师叫他回答一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我没听见。

"克雷布斯循环，"爱德华答道，他扭过头去看班纳先生的时候，显得有些不太情愿。

他的目光一松动，我就赶紧垂下眼睛看着书了，想找到讲到什么地方了。我还像以前一样胆小，把头发甩到了右肩，以便将脸遮起来。我不能相信刚才一下子，仅仅因为他六周以来第一次碰巧瞅了我一眼，感情居然就冲动得那么厉害。我不能让他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这真可怜。还不止是可怜，简直是有病。

一节课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极力地不让自己注意他的存在，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至少极力地不让他知道我在注意他的存在。下课铃终于响了，我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收拾东西，等着他像平常一样马上离开。

"贝拉？"他的声音不应该有这么熟悉的，好像我已经熟悉它一辈子了，而不只是短短的几周时间。

我慢慢地、很不情愿地转过身来。我不想心里又泛起自己很清楚的那种每当看到他那过于完美的脸庞时的感觉。我终于转过身朝着他时，脸上的表情十分谨慎；而他的表情有点不可捉摸。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怎么？你又和我说话了吗？"我终于开口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并非有意的任性。

他的嘴唇动了动，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不，其实不是。"他承认道。

我闭上眼睛，鼻子慢慢地吸着气，意识到自己在咬牙切齿了。他在等着我开口。

"那么你想要怎样，爱德华？"我问道，眼睛依然闭着；这样更容易比较连贯地跟他说话。

"我很抱歉。"他听起来还算诚恳，"我知道自己表现得比较粗鲁。可这样才会更好，真的。"

我睁开了眼睛。他一脸的严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道，声音十分警惕。

"如果我俩不做朋友会更好，"他解释道，"相信我。"

我把眼睛眯了起来。以前也听过这句话。

"之前你没有琢磨出这一点来，真是太不幸了，"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来，"你本来可以完全用不着这样后悔的。"

"后悔？"这个词语，还有我的语气，显然让他不再满心戒备了，"后悔什么？"

"后悔没有让那辆愚蠢的货车把我压扁啊。"

他愣住了。一脸怀疑地盯着我。

等他终于开口讲话时，听起来几乎像是疯了一样："你认为我后悔救了你的命吗？"

"我知道你在后悔。"我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毫无疑问，他都气疯了。

我猛地把头别到一边，咬紧了牙关，把一大堆本来想指责他的话都忍下了。我收起书本，然后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我本来想大模大样地走出教室，可是不出例外，我靴子的尖头绊到了门框边上，手里的书也掉到地上了。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着就让这些书躺在那里得了。可接下来我还是叹了口气，弯腰把它们都拣了起来。他在那里；他已经把书都码成了一摞。他把书递给我，一脸的冷淡。

"谢谢你，"我冷冷地说道。

他眯起了眼睛。

"不用客气，"他回了我一句。

我迅速站起身，再一次转过身子，大步朝体育馆走去，没再回头看一下。

体育课很残忍。我们改学篮球了。我的队友从没给我传过球，这还算不错，可我还是摔倒了很多次。有时还把别人也带倒了。今天我表现得比往常还要糟糕，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爱德华。我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双脚上，但赶上我真正需要平衡的时候，他又总是潜回到我的脑海中来。

离开，正如往常一样，是一种解脱。我几乎是一路跑到了我的卡

车边上；没想到有那么多的人我想要避开。卡车在那次事故中只受到了很轻微的损坏。我得换尾灯，要是我真干过油漆工的话，我会把漆给补一下。泰勒的父母只好把他们的那辆客货两用车当废铜烂铁给卖掉了。

我拐过拐角处，见到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靠在我的车上，吓得我几乎突发心脏病。后来，我认出来了不过是埃里克，我才又开始挪步。

"嘿，埃里克，"我招呼道。

"嗨，贝拉。"

"什么事儿？"我边开门边问。我没有注意到他语气中的不自在，所以他的下一句话令我大吃了一惊。

"呃，我只是在想……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参加春季舞会？"他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都声如蚊蚋了。

"我想是女孩子说了算吧，"我惊讶得口不择言了。

"唔，对，"他承认道，一脸的羞愧。

我恢复了镇静，想尽力笑得温暖一些："谢谢你邀请我呀，可那天我打算去西雅图。"

"哦，"他说，"嗯，也许下次吧。"

"一定，"我同意道，然后咬住了嘴唇。我不希望他把我的话理解得太死了。

他垂头丧气地走开，回学校去了。我听见了一声吃吃的暗笑声。

爱德华正打我的车前经过，眼睛盯着正前方，抿着嘴。我猛一把拉开了车门，跳了上去，随手砰地一声又把车门带上了。我猛踩了一脚油门，轰得发动机山响，然后倒出来上了出口通道。爱德华已经上了车，距我两个车位，稳稳当当地将车溜到了我的前面，把我给挡住了。他停在了那里，等他们家的其他几个；我看见他们四个正朝这边走来，但不过才到自助餐厅那里。我恨不得把他那辆亮闪闪的沃尔沃的屁股撞成个稀巴烂，可惜边上的人太多了。我看了一眼后视镜，后面已经排起了长队。紧接在我后面的是泰勒·克劳利，他坐在自己最

近新买的一辆二手森特拉 上向我挥手。我当时正在气头上，全当没看见，没有理他。

我坐在车上等的时候，四下张望着，唯独就是没有看前面的那辆车，我听见有人敲了一下副驾驶那一侧的车窗。我一看，是泰勒。我又看了一眼后视镜，怔住了。他的车没熄火，开着车门。我侧着身子够过去，想把车窗摇下来。可是很紧，我摇了一半，就放弃了。

"对不起，泰勒，我卡在卡伦后面了。"我很烦——一看就知道，这堵车又不是我的错。

"噢，我知道--我不过是想趁我们堵在这儿的工夫，问你点儿事儿。"他露齿笑道。

这倒是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你愿意请我参加春季舞会吗？"他继续说道。

"我那时不在城里，泰勒。"我的话听上去有些冲。我得记住这不是他的错，谁叫迈克和埃里克已经把我今天的耐心耗尽了呢。

"是，我听迈克说过了，"他承认道。

"那你干吗--？"

他耸了耸肩："我以为你只不过是在委婉地拒绝他？"

得了，这下就彻底是他的错了。

"对不起，泰勒，"我说，竭力掩饰住自己的愤怒，"我真的要出城去。"

"那好。我们还有班级舞会。"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他已经在回自己车上去的路上了。我能感觉到我脸上的震惊。我盼着看到爱丽丝、罗莎莉、埃美特和贾斯帕全塞到沃尔沃里面去。爱德华在从后视镜里看我。无疑，他笑得浑身都在哆嗦了，给人的感觉是他听见了泰勒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我的脚直痒痒，想踩一脚油门……稍微撞一下，伤不着他们，顶多也就是把那光亮夺目的银色漆蹭掉一块呗。我把发动机的转速提上来了。

可他们全都已经坐上去了，爱德华便飞速把车开走了。我降低车速，小心地开回了家，一路上都在喃喃自语。

到家后，我决定晚饭做鸡肉馅玉米卷饼吃。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好，而且不会让我闲着。当我炖大葱和辣椒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差点儿不敢接，不过也许是查理或妈妈打来的。

是杰西卡，而且她很兴高采烈；迈克放学后截住了她，接受了她的邀请。我一边搅着锅里一边向她简短地表示了祝贺。她得挂断了，她想给安吉拉和劳伦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们。我漫不经心地建议道，或许安吉拉，那个生物学和我同班的腼腆女孩可以邀请埃里克，还有劳伦，那个有点冷淡，午餐桌上老不搭理我的女孩可以邀请泰勒；我听说他还没有受到邀请。杰西认为那是个极妙的主意。由于迈克已经十拿九稳了，所以她说到希望我去参加舞会时，说实在的，语气听上去很真诚。我以要去西雅图为借口搪塞过去了。

挂断电话后，我试图专心做晚饭--特别是切鸡丁；我不想第二次进急救室。可是我的脑袋在一个劲儿地转，试图把爱德华今天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分析一遍。他究竟什么意思，倘若我们不是朋友更好?

领悟到了他肯定是指的什么后，我差点恶心得要吐了。他肯定以为我让他给弄得神魂颠倒了；他肯定不想引诱我……所以连朋友也不能做……因为他对我没有丝毫的意思。

没错，他对我是没意思，我生气地想道，双眼火辣辣的疼--对洋葱刺激的延迟反应。我没有意思，他有。有意思……才华横溢……神秘莫测……完美无缺……仪表堂堂……而且可能还能够单手举起大型客货两用车。

唉，那很好。我可以不理会他。我还不愿意理会他呢。我将在这个炼狱里服完我自愿服的刑，然后西南，或许是夏威夷的某个学校，很可能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做完肉馅玉米卷饼，把它们放进烤箱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着的都是阳光灿烂的海滩和棕榈树。

查理回来闻到了青椒味道时，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这也不能怪他--可以吃到的墨西哥食物最近的很可能也在南加利福尼亚。不过他是个警察，虽然只是一个小镇上的警察，所以吃第一口，这点儿勇气他还是有的。他似乎还很喜欢吃。看到他慢慢开始信得过我下厨房的那点儿本事了，真是很有趣。

"爸？"他快吃完的时候我说道。

"贝拉，什么事儿？"

"唔，我只是想跟您说一声，下个周六我打算去西雅图……如果可以的话？"我没想征得他的同意--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可觉得又太不像话了，于是在后面补了那半句。

"去那儿干吗？"他好像很惊讶，似乎他想象不出来有什么东西是福克斯所买不到的。

"噢，我想买几本新书--这儿的图书馆藏书很有限--也许还要看几件衣服。"我手上的钱多得都有些不习惯了，因为，多亏了查理，我没有非得自己掏钱买车不可。但这并不是说，这车加油少花了我的钱。

"那辆车油耗方面可能不是很好，"他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我知道，我会在蒙特萨诺 和奥林匹亚 停一停--如果必要的话，还会在塔科马 停一下。"

"你一个人去吗？"他问，我说不上来他是怀疑我偷偷谈了男朋友呢，还是只是担心车子出问题。

"对。"

"西雅图是个大城市--你弄不好会迷路的，"他有点儿发愁。

"爸，凤凰城有西雅图五个大--而且我会看地图，别担心那个。"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我一边掩饰我的恐惧，一边尽力花言巧语。

"好啊，爸，只是我很有可能整天袋在试衣间里哟--很没劲的。"

"哦，那好。"一想到在女式服装店里一袋就不知会有多久，他立刻就打退堂鼓了。

"谢谢。"我冲他笑了笑。

"你会赶回来参加舞会吗？"

真气人.也只有在这样的小镇,做父母的才会连高中什么时候开舞会都知道。

"不--您啥时候见过我跳舞的，爸。"他应该比谁都明白，我平衡能力差可不是妈妈遗传的。

他倒也确实明白。"哦，也是。"他意识到了。

第二天早上，进了停车场以后，我故意把车停到了离那辆银色沃尔沃尽可能远的地方。我可不想自己找罪受，弄得手痒痒的，落个要赔人家一辆新车的下场。从驾驶室出来，我笨手笨脚地摸钥匙，不想它掉进了我脚下的一滩积水里。正当我弯腰去捡的时候，忽然闪出一只白净的手，先我一步捡到了手。我猛地直起了身子。爱德华·卡伦就紧挨在我身边，漫不经心地靠在我车上。

"你怎么做到的？"我又惊又气地问道。

"做到什么？"他边说边把钥匙摊在了手上。我正要伸手去拿的时候，他一松手，让它掉进了我的手掌里。

"神出鬼没的，说冒出来就冒出来了。"

"贝拉，这可不能怪我哟，谁叫你这么不小心呢。"他的声音和平常一样轻--轻得像绒毛似的，好像没有出声似的。

我瞪眼怒视着他那完美无暇的脸。今天他的眼睛又亮了，是一种很深的蜜褐色。然后我只好低下头，重新去捋一捋此时已经乱作一团的思路。

"昨晚塞车是怎么回事？"我问，依旧望着一边，"我看你是在装着没看见我在你后面，这没把我给气死。"

"那可是为了泰勒的缘故，不是为了我哟。我不得不给他一个机会。"他暗笑道。

"你……"我气吁吁地说道。我想不出可以形容他坏的词儿来了。我觉得我的怒火都可以把他烧冒烟了，可他似乎只是觉得更好笑了。

"我可没有装着不知道你在哟，"他继续道。

"这么说你是想把我活活气死？因为泰勒的车没把我撞死？"

他黄褐色的眼睛里闪现了愤怒的神色，嘴巴咬得紧紧的，所有的幽默劲儿都不见了。

"贝拉，你真是荒唐至极，"他说道，低低的声音很冷淡。

我的双手都在发抖了--恨不得揍什么东西几拳。我惊讶自己这是怎么啦。我平常可不是一个喜欢动粗的人。我背过身去走开了。

"等等，"他在后面叫我。我没有停，而是溅着泥水，在雨中继续往前走。可他又在我身边了，轻松地跟上了我的步伐。

"对不起，刚才太粗鲁了，"他边走边说。我没有理睬他。"我不是在说那不是真的，"他继续道，"可不管怎样，那样说太难听了。"

"你干吗老缠着我不放啊？"我嘟囔道。

"我是想问你点儿事情，可你把我的思路给岔开了，"他嘿嘿笑道。他的幽默劲儿似乎又找回来了。

"你是不是有多重人格障碍呀？"我严肃地问道。

"你又来了。"

我叹了口气说道："那么好吧，你想要问什么？"

"我是在想，下个周六--你知道的，春季舞会那天--"

"你是想拿我寻开心？"我打断了他的话，同时冲着他转过身来。我抬起头瞅他的表情时，脸让雨淋了个透。

他的两眼里闪着顽皮的笑意："能不能请你让我把话说完？"

我咬住嘴唇，两手十指交叉抱在一起，以免做出鲁莽的事情来。

"我听说你那天打算去西雅图，我想知道你想不想搭便车？"

这倒是出乎意料。

"什么？"我拿不准他说这话是啥意思。

"你想不想搭便车去西雅图？"

"搭谁的？"我迷惑不解地问道。

"显然是搭我的呗。"他一字一顿说得清清楚楚的，仿佛是在跟某个弱智的人说话似的。

我还是有点儿晕乎："为什么？"

"噢，我计划接下来的几周去西雅图的，而且，说实话，我对你的车能不能跑到西雅图心里没谱。"

"我的车况好着呢，谢谢你的关心。"说完我又开始走起来，不过我太惊讶了，没有能保持住刚才那样的愤怒。

"可你的车一箱油能跑到吗？"他又合上了我的步伐。

"我看不出这关你什么事儿。"蠢货，这个开闪亮的沃尔沃的家伙。

"浪费有限的资源，关每个人的事儿。"

"老实说，爱德华，"我说到他的名字时，觉得就像触了电一样，我讨厌这种感觉，"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呀，我刚刚还以为你不想做我的朋友呢。"

"我是说过倘若我们不做朋友会更好一些，但并不是我不想啊。"

"哦，谢谢，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天大的讽刺，我意思到自己又停下了脚步。这时我们已经在自助餐厅的屋檐下了，所以我看他的脸更容易了。当然，这对于理清我的思绪帮不了多少忙。

"你不做我的朋友会更……更慎重一些，"他解释说，"可是我已经厌倦了，不想再克制自己不跟你接近了，贝拉。"

他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两眼充满了极大的热情，声音中流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感情。我都不记得怎样呼吸了。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西雅图吗？"他问，依然很热切。

我还说不出话来，所以只点了点头。

他笑了笑，紧接着脸色就严肃起来了。

"你真的应该离我远点儿的，"他警告说，"上课见。"

他突然转身往回走了。

……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贝拉与爱德华慢慢地拉近距离，一点一滴地向对方吐露爱意，并且终于牵起彼此的手，成为一对幸福的恋人。享受人生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初恋美好，可以暂时将对这份爱情是否能够永恒的担心搁置到一边。互相倾心的两人，在爱情与危险间摆荡，新鲜又刺激的每一天，就像久违的阳光，洒落在浪漫的暮光之城。

4. 邀请

在我的梦境里，四下里很暗，仅有的微弱的光芒似乎是从爱德华的肌肤上散发出来的。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正在离我而去，把我留在黑暗中。不管我跑得多快，我都追不上他。不管我喊得多响，他都没有回头。我心绪不宁地在半夜醒来，直到过了很久才能再次睡着。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在我梦里，但总是离我远远地，在我无法触及的地方。

那场事故之后的一个月，充满了紧张和不安，而最初那几天，还让人发窘。

那一周余下的几天里，我沮丧地发现，自己成为了众人注意的焦点。泰勒•克劳利简直让人无法容忍，无论我上哪里去他都跟

着我，喋喋不休地说着要设法补偿我。我试图让他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想让他把这一切忘掉——尤其在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前提下——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每节课下课后他都跟在我后面，午餐时还坐到了我们现在极其拥挤的桌子旁。迈克和埃里克对他很不友好，甚至超过了对彼此的敌意。这让我很是苦恼：我又多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仰慕者。

似乎没人想去关心一下爱德华，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怎样把我拉到一旁，差点也被撞上了。我努力想要说服大家。但杰西卡，迈克，埃里克，和别人一样，都说在货车被拉开以前根本没有看到爱德华在那里。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根本没人注意到，在他突然地、几乎不可能地把我救下来以前，他站在那么远的地方。我懊恼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没有人像我那样，总在注意着爱德华。除了我，没有任何人会那样地注视着他。多么可悲的发现。

爱德华从不曾被一群好奇的旁观者围着，渴望着听他描述他的第一手消息。人们像往常一样躲着他。卡伦兄妹和黑尔双胞胎总是坐在同一张桌子旁，什么也不吃，只跟自己人说话。他们，尤其是爱德华，再也不曾看我一眼。

课堂上，当他坐在我旁边时，总是坐到桌子所能容许的离我最远的地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只有在他的拳头时不时地收紧——绷紧的肌肤几乎要比骨头还白——的时候，我才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像他表现的那样健忘。

他正巴不得当初没有把我从泰勒的车轮下拉开——我不作他想。

我很想跟他说话，而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尝试过了。上一次我在急诊室外见到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太激烈了。我还是很生气，因为他始终不肯信任我，不肯把真相告诉我，尽管我无可挑剔地单方面遵守了协议。但他确实救了我的命，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经过一夜之后，我的满腔怒火终于消失殆尽，化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当我走进生物教室时，他已经坐到了座位上，直直地看着前方。我坐下来，希望他转向我。但他没有流露出半点意识到我在场的迹象。

“你好，爱德华。”我和颜悦色地说道，向他表面我正在自我检讨。

他略微侧过脸来，看也不看我，只是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别处。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和他接触的全部内容。虽然，每一天，他都在那里，离我只有一英尺的距离。有时侯我会看着他，完全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但只是远远地看着他，在自助餐厅里，或是在停车场上。我看着他，发觉他金色的双眸明显变黑了，每一天都在变得更黑。但在课堂上，我对他的注意，不会比他对我表现出来的更多。我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而那个梦仍在继续。

虽然我一直在说谎，但我的电子邮件的内容还是让蕾妮察觉到了我的消沉。她时不时给我打电话，担心着我。我试图让她相信我的情绪低落完全是由天气造成的。

至少，迈克对我和我的实验小组搭档之间的冷战感到很高兴。我看得出，他本来还在担心爱德华英雄救美的举动会让我对他产生好感，现在他很宽慰地看到这件事似乎适得其反。他变得更有信心了，总是坐在我的桌旁和我聊天直到生物课开始为止，完全无视爱德华的存在，就像他无视我们一样。

在那个危险的冰雪天之后，积雪被雨水永远地冲走了。迈克很失望，他还没来得及开展他的雪球大战呢。但海滩之旅很快就要到了，这一点让他略感安慰。尽管，一周周过去了，大雨仍在继续。

杰西卡让我了解到了另一件日益逼近的大事。三月里的第一个周二，她打电话给我，希望能得到我的许可，去邀请迈克和她一起参加两周后的春季女生择伴舞会。

“你真的不介意？……你不打算邀请他吗？”当我告诉她我一点都不介意时，她固执地追问。

“不，杰西，我不会去的。”我向她保证。跳舞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舞会是很有意思的。”她半心半意地试图说服我。我有时觉得，杰西卡跟我做朋友更多是因为我莫名其妙的超高人气，而不是真的喜欢和我待在一起。

“祝你跟迈克过得愉快。”我鼓励她。

第二天的三角函数课和西班牙语课上，我惊讶地发现杰西卡不像往常一样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了。课间我们一起走的时候，她一直沉默着。我实在不敢问她为什么。如果迈克拒绝了她的邀约，我一定是她最不想告诉的人。

午餐的时候，我更加担心起来，因为杰西卡坐得离迈克远远的，和埃里克聊得很起劲。迈克显得异常地安静。

迈克陪我向教室走去，一路上继续沉默着，他脸上不自在的表情是个坏兆头。但他始终没有提出这个话题，直到我坐到座位上，他靠在我桌子上为止。和往常一样，我像被电了一下，意识到爱德华虽然坐得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却如此遥远，仿佛他只是我虚构出来的一个梦。

“那个，”迈克看着地板，说道。“杰西卡邀请我和她一起参加春季舞会。”

“好极了。”我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明朗又热情。“你跟杰西卡一起会过得很愉快的。”

“嗯……”他审视着我的微笑，挣扎着，显然对我的反应很不高兴。“我告诉她我要想一下。”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我让自己的语气带上一点失望的色彩，虽然我感到很宽慰，幸亏他没有一口回绝她。

他又一次低下头，脸涨的通红。内疚让我的决心有点动摇了。

“我还以为也许……嗯，也许你会邀请我的。”

我停顿了片刻，厌恶着在心底翻滚着的内疚之情。但从眼角的余光，我看到了，爱德华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向我这边侧过头来。

“迈克，我想你应该接受她的邀约。”我说。

“你已经邀请别人了吗？”爱德华有没有注意到，迈克的眼睛飞快地掠过他的方向呢？

“没有。”我向他保证。“我根本没打算去舞会。”

“为什么不去？”迈克诘问道。

我不想冒着生命危险到舞会上去，试探我的运气。于是，我迅速想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那个周六我要去西雅图。”我解释道。反正我需要去镇外透透气——那个周六忽然成为了出发的最佳时刻。

“你不能找别的周末去吗？”

“抱歉，不能。”我说。“所以，你也别让杰西再等了——这太没礼貌了。”

“是啊，你说的没错。”他喃喃地说着，沮丧地转过身，回到他的座位上去。我闭上眼睛，用手指按住太阳穴，试图把内疚和同情逼出我的脑海。班纳老师开始讲课了。我叹了口气，睁开双眼。

爱德华正好奇地盯着我，他的黑眼睛里闪烁着和上次一样的，熟悉的挫败感，这种感觉甚至比上一次还要明显。

我很惊讶，但还是盯回去，希望他能快点移开视线。但他却一直凝视着我的眼睛，眼神直接而深邃。毫无疑问，只能是我移开目光了。我的手开始颤抖。

“卡伦先生？”老师点了他的名字，要他回答某个我根本没听到的问题。

“克雷布斯循环。”爱德华回过头去看着班纳老师，很不耐烦地答道。

他的眼睛刚放开我，我立刻低下头看着我的课本，试图找到老师正在讲的地方。我甚至怯懦到把头发拢到右肩上垂下来，挡住我的脸。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全身居然都被涌起的一股激动之情给席卷了——仅仅因为这是在隔了一周半以后第一次，他碰巧看了看我。我不能容忍他这样左右我的情绪。这太可悲了。比可悲更甚的是，这有害于我的健康。

那堂课剩下的时间里，我竭力不让自己去注意他。虽然，这不太可能，至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注意他。当铃声响起时，我转身背对着他，开始收拾东西，希望他能像平常一样立刻离开。

“贝拉？”我不应该这样熟悉他的声音的。就好像他的声音我已经听了整整一辈子，而不是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

我很不情愿地，慢慢转过身去。我不想体验那种感受，那种我早就知道的，当我凝视着他太过俊美的面庞时，我所感觉到的一切。当我看向他的时候，脸上写满了警惕。他的表情有些难以琢磨。他什么也没说。

“怎么了？你又开始跟我说话了？”我最终还是开口问道。我的声音里充满了火药味，虽然我不是故意的。

他的嘴唇抽动了一下，用微笑来反击我。“不，确切的说，不是。”他承认道。

我闭上眼睛，用鼻子缓缓地吸了一口气，注意到自己正在咬牙切齿。他在等着。

“那你想干嘛，爱德华？”我问道，依然闭着眼睛。这样跟他说话能说得更有条理些。

“对不起。”他的声音很诚恳。“我知道，我太粗鲁了。但这样会更好，真的。”

我睁开双眼。他的神情很严肃。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我说道，声音里充满了警惕。

“如果我们不是朋友，会更好些。”他解释道。“相信我。”

我眯缝起眼睛。我之前听过这样的话。

“真遗憾，你没有更早地想到这一点。”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你本来可以把自己从这种后悔中拯救出来的。”

“后悔？”这个字眼，还有我的语气，显然让他失去了警惕心。“后悔什么？”

“后悔没让那辆愚蠢的货车从我身上碾过去。”

他被震住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等到他终于可以开口说话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快要抓狂了：“你认为我后悔救了你的命？”

“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的。”我嚷道。

“你什么也不知道。”他显然已经抓狂了。

我干脆地扭过头去，紧紧地闭着嘴，以免失控地喊出我想要扔到他头上的所有责难。我把书叠成一摞，然后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我想要气势汹汹地冲出门外，但是，当然，我的靴子绊到了门框，怀里的书散落一地。我站了一会儿，想让它们就这样在地上躺着算了。最终，我叹了口气，弯下身子想把它们捡起来。他蹲在那里，已经把书都堆成一堆了。然后他把书递给我，脸上冷冰冰的。

“谢谢。”我冷淡地说。

他眯缝起眼睛。

“不客气。”他回敬道。

我随即直起身子，再次转身离开他，头也不回地昂首阔步向体育馆走去。

体育课太残忍了。我们开始学篮球了。我的队友从不把球传给我，这点很不错，但我老是摔倒。有时候我还会连累别人跟我一起倒下去。今天我的状态比平时更糟，因为我脑子里全是爱德华的身影。

我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脚上，但他总在我需要保持平衡的时候闯进我的思绪里。

像往常一样，放学是件让人宽慰的事。我几乎一路跑着向我的卡车冲去：这里有太多我想要逃避的人。在这场事故里，我的卡车所受的伤害微乎其微。我只需要把尾灯给换掉，就算我确实有一些喷漆的工作要做，我也已经搞定了。泰勒的爸妈只能把他们那辆货车当废品给卖掉了。

当我转过拐角，看到一个高大的、黝黑的身影靠在我的卡车上时，我差点吓得心跳停拍。然后我意识到那只是埃里克。我继续走过去。

“嗨，埃里克。”我招呼道。

“嗨，贝拉。”

“怎么了？”我一边打开车锁，一边问道。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声音有些古怪，所以他接下来说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嗯，我只是在想……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春季舞会？”他的声音在最后一个字上戛然而止。

“我想，那是一场女生择伴舞会，对吧。”我说道，因为太吃惊而没法说得更圆滑些。

“嗯，是的。”他羞愧地承认。

我恢复了镇静，试图笑得更温和些。“谢谢你邀请我，但我那天要去西雅图。”

“哦，”他说。“那好吧，也许下次吧。”

“好的。”我赞同道，然后咬住唇。我不想让他按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我的话。

他无精打采地走开，向学校里走去。我听到一阵低低的嗤笑。

爱德华正从我的车前走过，眼睛直视着前方，他的嘴唇又紧紧地

闭在了一起。我猛地拉开车门，跳进车里，然后重重地把身后的门关上。我发动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然后把车倒出车道。在离我两个停车位远的地方，爱德华已经坐在车里了。他把车平稳地开到我的车前，挡住了我的去路。他停在那里——等他的家人。我可以看到他们四个还在路上走着，才走到自助餐厅那里。我真想一踩油门直接撞到他那辆银光闪闪的沃尔沃上，但这里有太多目击者了。我看向后视镜，在我的车后，一长排车龙正在形成。我后面的第一辆车，是泰勒刚弄到的二手森特拉，他正坐在车里向我挥手。我正在气头上，没空跟他打招呼。

当我坐在车里东张西望，就是不看我前面那辆车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敲乘客座的窗户。我看过去，是泰勒。我困惑地看了一眼后视镜。他的车没熄火，左侧的车门开着。我把身子侧到驾驶室的另一边，把窗子摇下来。窗子卡死了。我吃力地把它摇下一半，然后放弃了。

“对不起，泰勒，我被堵在了卡伦后面。”我很生气——很显然，塞车不是我的错。

“哦，我知道——我只是想趁我们被困在这里的时候向你问件事。”他咧嘴一笑。

这一切不该发生的。

“你愿意邀请我去春季舞会吗？”他继续说道。

“我那时不在镇里，泰勒。”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尖锐。我不得不记住这不是他的错，但迈克和埃里克已经把我今天的份额的耐心都给耗光了。

“是的，迈克说过了。”他承认道。

“那为什么——”

他耸耸肩。“我以为那只是你用来让他不那么失望的借口。”

很好，这全是他的错。

“对不起，泰勒。”我说道，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怒火。“我真的

要去镇外面。”

“没关系。我们还有正式舞会。”

在我能作出回应以前，他已经走回他的车那里了。我可以感受到我脸上的震惊。我向前看，发现爱丽丝，罗莎莉，艾美特和贾斯帕已经坐进那辆沃尔沃里了。在那辆车的后视镜里，爱德华正注视着我。毫无疑问，他正笑得浑身颤抖，就好像他听见了泰勒说的每个字。我的脚渴望地向油门伸去……一次小小的撞击不会让他们中的任何人受伤的，只意味着要给那辆银光闪闪的沃尔沃平整喷漆而已。我发动了引擎。

但一等他们都坐进车里，爱德华就加速把车开走了。我只能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回家，一路上不停地低声向自己咒骂着。

当我到家的时候，我决定晚餐做鸡肉馅玉米卷饼。这要花不少时间，能让我一直忙个不停。当我把洋葱和红辣椒小火煨成酱汁时，电话响起来。我不敢接电话，但这可能是查理或者我妈打来的。

电话是杰西卡打来的，她正兴高采烈着：放学后查理截住她，答应了她的邀请。我一边搅拌锅里的酱汁，一边简短地祝贺了她几句。她要挂电话了，她还得给安吉拉和劳伦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们。我佯装着毫不知情的样子建议道，那个和我一起上生物课的安静的安吉拉可以去邀请埃里克，而劳伦——那个总在午餐餐桌上无视我的冷淡的女孩——可以去问问泰勒，我听说他还没约人。杰西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既然她已经确定要和迈克一起去了，她说她真的希望我能去舞会时，声音听起来真诚多了。我照例用要去西雅图的借口打发了她。

等我挂了电话，我开始努力集中注意力准备晚餐——尤其是把鸡肉切丁的时候。我可不想再来一次急诊室之旅了。但我的脑子里还是乱哄哄的，试图分析今天爱德华说的每一个字。“我们最好别做朋友”，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当我意识到他在暗示什么的时候，我的胃一阵抽搐。他肯定是看出来，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他不想欺骗我的感情……所以我们最好连朋友都不要做……因为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当然，他不会对我有任何兴趣，我气愤地想着。我的眼睛一阵刺痛——只是来得稍晚的，对洋葱的反应。我确实很乏味。但他不是。有趣……有才气……神秘……完美……英俊……或许还能单手举起标准型号的货车。

好，很好。我可以不打扰他。我根本不想打扰他。我会在这里把我给自己判处的有期徒刑服完，然后兴许西南的某所大学，也许是夏威夷大学，会给我提供一份奖学金。当我把鸡肉馅玉米卷饼做完，放到锅里的时候，我竭力想着阳光灿烂的海滩和棕榈树。

当查理回到家，闻到青椒的味道时，他似乎有点疑惑。我不会责怪他的——离这里最近的能吃到墨西哥菜的餐厅很可能在南加利福尼亚。但他是个cop，就算只是个小镇cop，他也有足够的勇气去咬下第一口。他似乎挺喜欢这个味道。看着他渐渐地开始信任我的厨艺是件有趣的事。

“爸爸？”当他快吃完的时候我问道。

“怎么了，贝拉？”

“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下周六我想去趟西雅图……如果可以的话？”我本来不打算请求他的准许——这会开一个不好的先河——但我觉得这样有点不礼貌，所以最后我又找补了一句。

“为什么？”他似乎很吃惊，就像是他不能想象有什么东西是在福克斯找不到的。

“嗯，我只是去买点书——这里的图书馆库存太有限了——也许再看几件衣服。”我手头的钱多得我都有点不习惯了。多亏了查理，我不必自己花钱买车。不过这辆卡车的油耗可没让我少花钱。

“那辆卡车的油耗可能不太好。”他说着，显然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知道，我会在蒙特撒诺和奥林匹亚停下来加油——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会在塔克马停一下。”

“你一个人去吗？”他问道。我不知道他是在怀疑我秘密地交了一个男朋友，还是纯粹在担心车的问题。

“是的。”

“西雅图是个大城市——你可能会迷路的。”他有点发愁。

“爸爸，凤凰城是西雅图的五倍大——而且我能看懂地图，别担心。”

“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我尽量巧妙地隐藏起听到这话时油然而生的恐惧。

“没问题，爸爸，不过我可能会在试衣间里耗上一整天——那会很无趣的。”

“哦，那好吧。”一想到要坐在女装店里，不管要坐多久，都足够吓得他打了退堂鼓。

“谢谢。”我冲他笑了笑。

“你会及时赶回来参加舞会吧？”

呃。只有在小镇上，当爸爸的才会知道中学里什么时候举行舞会。

“不——我不跳舞，爸爸。”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难以保持平衡的毛病可不是遗传自我妈。

他确实清楚。“哦，那好吧。”他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车开进停车场时，故意把车停得离那辆银色的沃尔沃远远的。我不想让自己经受不住诱惑，最后落得赔他一辆新车。我刚走出驾驶室，钥匙就从我的指间滑落下来，掉到我脚步的一滩积水里。我弯腰去捡的时候，一只雪白的手忽然伸过来，在我之前把钥匙抓住了。我立刻直起身子。爱德华•卡伦就站在我旁边，若无其事地倚着我的卡车。

“你怎么做到的？”我恼羞成怒地问道。

“做到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我的钥匙。等我伸手拿的时候，他让钥匙落入我的掌心。

“神出鬼没的，说冒出来就冒出来”我又惊又气的问道。

“贝拉，你心不在焉得过分可不是我的错。”他的声音像往常一样——像天鹅绒一样柔软。

我阴沉着脸，瞪着他完美无瑕的面庞。今天他眼睛的颜色又变浅了，是一种色调偏深的，金黄的蜜色。我不得不低下头，召回自己当下已经陷入混乱的神志。

“昨天晚上的交通堵塞是怎么回事？”我依然看着别处，诘问到。“我想你更可能是假装没注意到我存在，而不是想把我气死。”

“这是为了泰勒，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想给他个机会。”他窃笑着。

“你……”我喘息着，想不到一个足够坏的词。感觉像是我的怒火的烈焰都能把他烤焦了，他还是只觉得很好玩。

“我也没有假装没注意到你的存在。”他继续说道。

“所以你想把我活活气死？只因为泰勒的货车没有做到这一点？”

愤怒从他黄褐色的眼睛里一闪而过。他的嘴唇抿紧成一条坚硬的线条，所有幽默的气氛都不见。

“贝拉，你简直不可理喻。”他说道，低沉的嗓音听起来冷冰冰。

我的双手都在发抖了——我迫切地想找个什么东西来好好揍一顿。我对自己的想法很吃惊。我平常可不是一个喜欢动粗的人。我背过身去走开了。

“等等。”他叫道。我继续走着，愤怒地踢溅起了不少雨水。可他紧跟在我后面，轻而易举地跟上我的步子。

“我很抱歉，这些话太失礼了。”我们一边走，他一边说道。我无视他。“我不是说这些不是实话。”他继续说道。“但不管怎样，这样说真的太没礼貌了。”

“你干吗老缠着我不放啊？”我喃喃地抱怨道。

“我想问你些事，但你总在转移话题。”他笑起来。他似乎已经恢复了他良好的幽默感。

“你有多重人格吗？”我激烈地问。

“你又来了。”

我叹息道。“那好吧，你想问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下周六——你知道，春季舞会那天——”

“你是在搞笑吗？”我打断他的话，停下来转向他。当我抬头看向他的时候，我的脸都被雨水打湿了。

他的眼睛看上去快乐得有些恶毒。“你愿意让我说完吗？”

我咬住唇，双手紧握在一起，十指相扣，这样我就不致于做出什么鲁莽的事来了。

“我听说你那天要去西雅图。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搭我的便车。”

这话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什么？”我不确定他在指什么。

“你想搭便车去西雅图吗？”

“搭谁的？”我困惑地问。

“显然是搭我的呗。”他一字一顿说得清清楚楚的，仿佛是在跟

某个弱智的人说话似的。

我依然沉浸在震惊之中不能自拔。“为什么？”

“嗯，我刚好打算要在这几周去趟西雅图，而且，坦白地说，我不觉得你的卡车能开到西雅图去。”

“我的卡车性能良好，谢谢你的关心。”我继续往前走，但我太吃惊了，没办法维持我的愤怒在原来的水平上。

“可你的车要开到那里，一箱油够用吗？”他继续跟着我的步子。

“我不觉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愚蠢的，银光闪闪的沃尔沃车主。

“浪费有限的资源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老实说，爱德华。”当我说到他的名字时，我感到一阵颤栗传遍了我的全身。我讨厌这样。“我实在跟不上你的思路。我以为你不想和我做朋友。”

“我只是说如果我们不是朋友，会更好些，但并不是说我不想这样。”

“哦，谢谢，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巨大的讽刺。我发觉自己停了下来。现在我们站在了自助餐厅的屋檐下，所以我可以更容易地看着他的脸。但这显得对我理清思路没有任何帮助。

“如果……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这样情况会更谨慎些。”他解释道。“但我厌倦了，我不想再费尽心思地把自己从你身边赶走，贝拉。”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显得非常紧张。当他说完最后一句话时，他的声音仿佛在燃烧。我忘了要怎么呼吸。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西雅图吗？”他问道，依然有些紧张。

我还说不出话来，所以我只是点了点头。

他淡淡一笑，然后他的脸严肃起来。

“你真的应该离我远远的。”他警告道。“我们上课时见。”

他陡然转过身去，沿着原路走回去。

5. 晕血

我晕晕乎乎地去了英语课教室，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进去的时候，已经开始上课了。

“感谢你加入我们啦，斯旺小姐。”梅森先生以轻蔑的语气说道。

我脸涨得通红，赶紧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直到下了课我才意识到，迈克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我觉得很内疚。不过他和埃里克都还是像往常一样在门口跟我照了个面，所以我想，他俩也并非就完全不原谅我了。走了一段，迈克似乎情绪更政党了，他说起这个周末的天气预报时，开始兴奋起来了。天气预报说雨可能会停几天，所以他的海滩之行就不成问题了。我努力显出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因为昨天令他失望了，想弥补弥补。这次旅行可不轻松啊：下不下雨，运气好的话，顶多也就是个四十八九度的样子。（这里指的四十八九度是华氏度，大约相当于八九摄氏度。）

这天上午剩下的时间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很难相信爱德华的那番话，那种眼神是真的，而不是我想像出来的。也许，不过是我把一个可以乱真的梦当成现实了。这种可能性，无论从什么程度上讲，似乎都比我真的对他有吸引力来得更大。

所以，杰西卡和我走进自助餐厅的时候，我心里是既焦躁又害怕。我想看见他的脸，看他是不是又变回去了，变成了过去几周以来我所认识的那个冷漠无情的家伙。或者，是不是出现了奇迹，我认为自己早上听到的那些话是真的听到了，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杰西卡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她的舞会计划——劳伦和安吉拉还邀请了别的男生，他们全都会一起去——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漫不经心。

当我的目光准确地投向他的桌子时，失望吞没了我。另外四个人都在，只有他不在那里。他已经回家了吗？我跟着嘴巴一直没停过的杰西卡穿过人群，只觉整个身心都被碾碎了一样。我完全没有了胃口——我什么吃的都没买，只要了一瓶柠檬水。我只想快点走开坐下，独自咀嚼心中的失落。

“爱德华.卡伦又在盯着你看了。”杰西卡说着，最终打破了我对他的名字的抽象感。“我想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会一个人坐。”

我猛地抬起头。追随着她的目光，我看见了爱德华。他嘴角弯弯地笑着，正盯着我看。他现在坐着的那张空桌子，与他通常坐的位置分别处在自助餐厅的两头。他一对上我的视线，就举起一只手，用食指示意我过去和他一起坐。我不敢相信地盯着他，他只好冲我使了个眼色。

“他是在叫你吗？”杰西卡问道，声音里透着近乎无礼的惊讶。

“也许他需要有人帮助他做生物作业。”为了让她觉得好受点，我低声含糊地说道。“嗯，我最好过去看看他想干嘛。”

当我走过去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始终钉在我的背上。

我走到他的桌子旁，不太确定地站在他对面的椅子后。

“你今天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坐呢？”他微笑着问道。

我机械地坐下来，警惕地盯着他。他依然微笑着。很难相信这样美丽的人居然存在在现实之中。我真怕他会忽然消失在一阵轻烟中，然后我惊醒过来，发觉这只是一场梦。

他似乎在等着我说点什么。

“今天有点不太一样。”最终，我成功地挤出了几个字。

“嗯……”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决定一口气把话说完。“我打定主意了，就算我这是在下地狱，我也要把这一切做完。”

我等着他说出意思更明确些的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你知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最终还是指出来了。

“我知道。”他又笑了起来，然后转移了话题。“我觉得，因为我把你偷走了，你的朋友正在生我的气呢。”

“他们能活得下去。”我能感觉到他们烦人的目光直射着我的背。

“不过，我不打算把你还回去。”他说着，眼里闪过促狭的光芒。

我下意识地吞咽了一下。

他大笑起来：“你看起来很担心啊。”

“不，”我说道，但可笑的是，我破音了。“确实，有点吃惊……是什么导致你改变了态度呢？”

“我告诉过你了——我厌倦了，不想再把自己从你身边赶走。所以我放弃了。”他还是微笑着，但他黑金色的眸子显得很认真。

“放弃？”我迷惑地重复着他的话。

“是的——放弃强迫自己循规蹈矩。现在我只想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管后果会如何。”说着说着,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声音也慢慢尖锐起来了.

“你又让我迷惑了。”

那抹险些就要消失的微笑重新浮现在弯弯的嘴角上。

“当我和你说话时，我说出口的永远比想要说的还多。——这实在是个问题。”

“不用担心——我一句都没听懂。”我挖苦道。

“我就指望着这点呢。”

“所以，用通用的英语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朋友……”他露出不太确定的神情，若有所思地说。

“或者不是。”我低沉地说。

他咧嘴一笑：“好吧，我们可以试试看。但我有言在先，对你来说我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撇开他的笑容不说，这个警告绝对具有现实意义。

“你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我提醒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正常些，不去管胃里突如其来的一阵抽搐。

“是的，那是因为你总不专心听我说话。我会一直等着，直到你相信这一点为止。如果你足够聪明，你就应该躲开我。”

“我认为，你针对我的智商这个话题所发表的意见也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我眯缝起眼睛。

他一脸歉意地笑了笑。

“所以，如果我……不够聪明，我们就要试着成为朋友了吗？”我奋力总结出这个令人困惑的交换条件。

“听起来，完全正确。”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交叠在柠檬水瓶上的双手，不知道现在该说些什么好。

“你在想什么？”他好奇地问道。

我抬起头，看进他深邃的金色双眸里，立刻被迷住了。然后，像往常一样，实话脱口而出。

“我正在努力思考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下巴一紧，但还是努力保持着恰如其分的微笑。

“有什么进展吗？”他唐突地问道。

“没什么进展。”我承认道。

他轻笑着：“那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我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上个月,我一直认为他不是蝙蝠侠布鲁斯.维尼,就是蜘蛛侠彼得.帕克,老在这俩人中犹豫不决,要我坦地说出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实在不敢承认自己的这些念头。

“你不想告诉我吗？”他问道，嘴角挂着一抹太过诱人的微笑，慢慢地把头侧过我这边来。

我用力摇头：“太丢人。”

“你知道，这太让人沮丧了。”他抱怨着。

“不。”我很快地否认了，眼睛眯缝起来。“我完全无法想象这为什么会让人沮丧——仅仅因为某些人拒绝告诉你他们在想什么——即便他们一直被某人所说的某些具有特别意味的只言片语困扰着，整夜不睡地揣测着某人可能暗示着……所以，现在，这为什么会让人沮丧呢？”

他扮了个鬼脸。

“或者更有甚者，”我继续说道，被压抑已久的怨言现在全都毫无节制地爆发出来了。“这样说吧，某人做了一大堆异乎寻常的事——从某天在极不可能的情形下救了你的命，到紧接着就把你视如草芥——而且他还从不对这些行径作任何解释，甚至是在他承诺过以后。这些，同样地，丝毫不让人觉得沮丧。”

“你正在气头上，对吧？”

“我不喜欢双重标准。”

我们都板着脸，看着对方。

他的目光越过了我的肩膀，然后，毫无预兆地，他窃笑起来。

“干嘛？”

“你的男朋友似乎认为我在惹你生气——他正在思考着要不要过来结束我们的争吵。”他又窃笑起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冷淡地说。“但不管怎样，我可以肯定，你是错的。”

“我没说错。我告诉你，大多数人都很容易读懂。”

“当然，不包括我。”

“是的。不包括你。”他的语气忽然一变，眼神转为沉思的神情。“我真想知道为什么。”

我不得不移开视线，以逃避他深邃的目光。我专心致志地把柠檬水瓶的盖子拧开，喝了一大口，然后心不在焉地盯着桌面。

“你不饿吗？”他问道，试图转移我的注意力。

“不饿。”我不想说我的肚子里已经满了“你呢？”我看着他面前空空如也的桌面。

“我也不饿。”我读不懂他的表情——像是他想到了某个私底下的笑话于是暗自发笑。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迟疑了片刻，问道。

他忽然小心起来：“那得看情况，得看你想要什么。”

“不会太过分的。”我向他保证。

他既警惕又好奇地等待着。

“我只是想知道……下次你为了我好而决定不理会我之前，能不能先给我提个醒。我好有所准备。”我一边说着，一边埋头看着手里柠檬水瓶子，试验着要转多少圈才能用我的小指把瓶盖打开。

“听着还算合理。”我抬起头，发觉他正用力抿紧唇，以免让自己笑出来。

“非常感谢。”

“那么，作为回报我要索取一个回答咯？”他要求道。

“就一个。”

“告诉我你的一个理论。”

呜哇。“换一个。”

“你没限定我不能问什么，你刚刚承诺过的，要给我一个回答。”他提醒我。

“同样，你也违背了你的承诺。”我反将一军。

“就一个理论——我不会笑的。”

“不，你会的。”我对此相当肯定。

他垂下头，然后抬起眼，透过他又长又黑的睫毛盯着我。他黑金色的眼睛发出灼热的光芒。

“好吗？”他侧向我，低语道。

我眨了眨眼，脑子里一片空白。干得好，他是怎么做到的？

“呃，什么？”我晕乎乎地问道。

“告诉我吧，就说一个小小的理论。”他的眼神依然左右着我。

“嗯，好吧，被一只带放射性的蜘蛛咬了一口？”或许他还是个催眠师？又或者，我刚好是那种可悲的容易被摆布的家伙？

“你甚至根本没沾边。”他揶揄道。

“不是蜘蛛？”

“不是。”

“跟放射性无关？”

“毫无关系。”

“靠。”我叹了口气。

“氪石也耐我不何。”他轻笑着。（氪石，超人的克星。）

“你说过你不会笑的，还记得吧？”

他竭力绷住脸。

“总有一天我会猜出来的。”我警告他。

“我希望你不要轻易尝试。”他又认真起来。

“因为……？”

“如果我不是一个超级英雄呢？如果我是坏人呢？”他戏谑地笑着，眼神却深不可测。

“哦，”我说道，仿佛他暗示着的许多事情忽然间水落石出了。“我知道了。”

“真的？”他脸色陡然一沉，就好像他害怕着自己不小心又透露得太多。

“你很危险？”我猜测着，然后直觉地意识到了我所说出的真相——我的脉搏不由得加快了。他很危险。他自始至终都在试图告诉我这一点。

他只是看着我，眼里涌动着我无法理解的情绪。

“可你不是坏人。”我摇着头，低声说道。“不，我不相信你是坏人。”

“你错了。”他的声音低得几不可闻。他垂下眼帘，侵占了我的瓶盖，在手里把玩着。瓶盖在他修长的手指之间飞快地旋转着。我看

着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丝毫不感到害怕。他想要表达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这太明显了。但是，我只感到了急切的焦虑……还有，比任何感觉都要强烈的是，深深的着迷。这种感觉，和每次我靠近他时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

沉默一直持续着，直到我注意到自助餐厅里几近空无一人时才告一段落。

我跳了起来："我们要迟到了。"

"我今天不去上课。"他说着，瓶盖在他的指间转得飞快，快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为什么不去？"

"偶尔翘课有益于身心健康。"他微笑着抬头看着我，但他的眼里依然很不平静。

"好吧，那我走了。"我告诉他。我确实是个胆小鬼，所以我不敢承担万一被抓的风险。

他把注意力转回被他临时征用的瓶盖上："那么，待会见。"

我犹豫着，挣扎着，但第一声铃响逼着我冲出门外——我最后扫了他一眼，确定他还在原处，甚至连一公分都没挪动过。

在我一路狂奔到教室的路上，我的脑子疯狂地转动着，比那个瓶盖还快。只有极少的几个问题得到了解答，而相比之下，却有更多的新问题冉冉升起。至少，雨已经停了。

我很幸运。当我到教室的时候班纳老师还没到。我飞快地坐到座位上，注意到迈克和安吉拉都在盯着我看。迈克看上去一脸忿恨，安吉拉则惊诧不已，还有些许敬畏。

然后，班纳老师走进教室，让全班都安静下来听他说话。他的手里艰难地抱着几个摇摇欲坠的小硬板纸盒。他把东西都放到迈克的桌

子上，让他把纸盒子传给全班同学。

“好啦，同学们，我要求你们每个人，从每个盒子里各拿一片。”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自己的实验室大褂的口袋里扯出一对塑胶手套，戴在手上。他用力拽着手套，把它们拉上手腕时所发出尖锐的嘎巴声对我来说是个不祥的预兆。“第一样，是一张指示剂卡片。”他继续说着，拿起一张四角上都有标识的白色卡片，向我们展示。“第二样，是四齿涂敷器——”他举起的东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几乎没有锯齿的光滑的剃毛刀片。“——然后，第三样是一把无菌微型刺血针。”他举起一个小小的蓝色塑料包装，把它撕开。在这个距离我不可能看见针上的倒钩，但我的胃还是翻腾起来。

“我会在教室里走动，用滴管往你的卡片上滴一滴水，这样卡片才算准备好，所以在我走到你那里以前先别开始。”他还是先从迈克那桌开始，小心地往每张卡片的四个角各滴了一滴水。“然后，我要你们小心地用刺血针扎一下手指头……”他抓起迈克的手，把针扎进了迈克的中指指头。哦不。我的前额上开始渗出粘湿的冷汗。

“在四齿涂敷器的四个齿上各沾一小滴血。”他还在示范着，挤压着迈克的手指直到血流出来为止。我全身痉挛地吞咽着，胃里一阵沉重。

“然后把涂敷器抹到卡片上。”他完成了，把那张四角都染红了的卡片举起来给我们看。我闭上眼睛，试图无视耳中的嗡嗡声，继续听课。

“下个周末红十字会有一辆义务献血车会开到天使港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你们都知道一下自己的血型。”他听起来很自豪。“你们中未满十八岁的人需要有家长的书面同意——相关表格在我的桌子上。”

他拿着滴管，继续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我把脸贴在凉凉的黑色桌板上，试图让自己保持神志清醒。在我的周围，我的同学们开始扎自己的手指，我听到了一阵阵的尖叫声，抱怨声和傻笑声。我开始用嘴呼吸，艰难地吸气，呼气。

“贝拉，你还好吧？”班纳老师问道。他的声音离我的头很近，听起来有些惊慌失措。

“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血型了，班纳老师。”我虚弱地说道。我实在不敢抬起头。

“你是不是觉得头晕？”

“是的，先生。”我含糊地说着，在心里踢了自己一脚，以免自己一有机会就放松警惕，任由自己坠入昏迷中。

“有谁能带贝拉去医务室吗？”他喊道。

我不必抬头也能知道，那个自告奋勇的家伙一定是迈克。

“你还能走路吗？”巴纳老师问道。

“能。”我低声说道。只要能让我离开这里，我想，就是爬我也要爬出去。

迈克似乎相当热衷于此，他一只手环绕在我的腰间，另一只手把我的胳膊拉过他的肩膀。我把重心靠在他身上，一路走出教室。

迈克搀扶着我，慢慢地穿过校园。当我们绕过自助餐厅的一角，走出四号楼里的班纳老师的视线范围——如果他有在看的话——的时候，我停了下来。

“让我在这里坐会儿，好吗？”我恳求道。

他扶着我坐到人行道的边上。

“还有，不管你要做什么，把你的手放回口袋里。”我警告他。我还是觉得头晕目眩。我向着与迈克相反的方向伏倒身子，把脸贴在冰冷潮湿的人行道水泥路面上，闭上了眼睛。这样能让我好受一点。

“哇噢，贝拉，你看上去脸色发青。”迈克焦急地说。

“贝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不！这个熟悉得可怕的声音可千万得是我的幻觉。

“怎么回事——她受伤了吗？”现在他的声音更近了，显得有些烦躁不安。这不是我的幻觉。我紧紧地闭着眼睛，真希望就这样死掉算了。或者，至少至少，不要吐出来。

迈克显然感受到了压力：“我想她有点头晕。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甚至还没开始扎手指呢。”

“贝拉。”现在爱德华的声音就在我后面，似乎是松了一口气。“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听不见。”我呻吟着。“走开。”

他轻笑起来。

“我要带她去医务室。”迈克用辩白的口吻说道。“但她走不动了。”

“我来带她去,”爱德华说,我听得出他的声音里依然含着笑意,”你可以回去上课了.”

“不。”迈克抗议道。“这事应该收我来作。”

忽然间，我身下的人行道消失了。我大吃一惊，飞快地睁开眼睛。爱德华把我横_抱在双臂间，轻松得就好像我只有十磅重，而非一百一十磅。

“放我下来！”拜托，拜托别让我吐在他身上。我还没说完，他就大步走了起来。

“嘿！”迈克大喊着，已被甩在了我们身后十步开外的地方。

爱德华根本不理他。“你看起来很吓人。”他咧嘴一笑，对我说道。

“把我放回人行道上。”我发出一声悲鸣。他走路带来的晃动让我很不舒服。他谨慎地把我抱开一些，不再贴着他的身体，而是只用双臂支撑着我的重量——这对他来说似乎毫不费力。

“所以说，你一看到血就晕倒了？”他问道。他似乎觉得这样很有趣。

我没回答。我再次合上双眼，紧紧地闭上嘴巴，用尽全身的力气抑制住恶心的感觉。

“而且那还不是你自己的血。”他自得其乐地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他双手抱着我，是怎么把门打开的。但周围忽然暖和起来，所以我知道我们已经进了屋。

“我的天！”我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喘息着说。

“她在生物课上晕倒了。”爱德华解释道。

我睁开了眼睛。我正在办公室里。爱德华径直穿过前台，大步向医务室的门走去。科普女士——那位红发的前台接待员——奔到他前面，把门打开。那位祖母般慈祥的护士从一本小说里抬起头，大吃一惊。爱德华侧着身把我抱进房间，轻轻地把我放在那张覆盖在屋里唯一一张帆布床的吹塑床垫上的，脆弱的薄纸上。然后他穿过这间狭小的屋子，走到屋子另一头靠墙站着，尽可能站得离我远些。他的眼睛兴奋得发亮。

“她只是有点头晕。”他给那位吓得够呛的护士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在生物课上检测血型。”

护士英明地点了点头：“总会有一两个人这样的。”

他闷笑了一声。

“躺一会儿就好，亲爱的，很快就会没事的。”

“我知道。”我叹息着说。那种恶心感快要消失了。

“你常常这样吗？”她问道。

“有时会。”我承认道。爱德华咳嗽了一声，以掩饰他又一次的轻笑。

“现在你可以回去上课了。”她告诉他。

“我认为我最好还是留在这里陪她。”他的声音里带着某种令人信服的威严。那个护士撅起了嘴，但她没有再说什么。

“亲爱的，我去拿些冰来，给你敷在前额上。”她对我说着，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出了房间。

“你说的很对。”我呻吟着，闭上了眼睛。

“我通常都是对的——但这次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翘课有益健康。”我练习着让自己更均匀地呼吸。

“在那边，有那么一会儿你把我吓坏了。”他顿了顿，承认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他在坦承某个丢人的弱点。“我还以为牛顿在把你的尸体拖到树林里埋掉呢。”

“哈哈。”我还是紧闭着双眼，但我能感到自己每分每秒都在好起来。

“老实说——我见过尸体，但它们的气色比你都要好些。我还在想着是不是应该替你向凶手报仇。”

“可怜的迈克，我敢打赌他一定气疯了。”

“他确实恨透我了。”爱德华乐滋滋地说。

“你不可能知道这些。”我反驳道。但随即，我忽然开始怀疑他也许能。

“我看见了他的表情——我敢这么说。”

“你怎么会看见我的？我以为你翘课了。”我现在基本已经没事了，但我想，如果我午餐有吃东西的话，恶心的感觉可能会消失得更快。另一方面，或许我的胃空空如也是件好事。

“我坐在我的车里，在听CD。”一个太过正常的答案——反而让我吃惊不小。

我听到门开了的声音。我睁开眼睛，看见护士手里正拿着一个冰袋。

“亲爱的，到这边来。”她把冰袋敷在我的额头。“你看上去好多了。”她补充道。

“我想，我已经没事了。”我说着，坐了起来。我还有一点耳鸣，但已经不再感到晕眩了。四面干净得像新刷的一样的绿色墙面好好的待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

我看得出她想让我躺回去，但就在这时，门开了。科普女士把头伸了进来。

“又来了一个。”她发出预告。

我跳下床，把床腾出来给下一位伤员。

我把冰袋交还给那位护士：“给你，我不需要这个了。”

然后，迈克步履蹒跚地走进门来，现在他扶着的是一个脸色很差的男生。那是李•斯蒂芬斯，也是我们生物班上的。爱德华和我退到墙边站着，给他们腾出地方。

“哦不。”爱德华喃喃低语道。“到办公室外面去，贝拉。”

我抬头看他，有些不知所措。

“相信我——走吧。”

我立刻转过身去，在门关上以前抓住它，飞快地冲出了医务室。我能感觉到爱德华紧紧地跟着我。

“你居然会听我的话。”他很震惊。

“我闻到了血的味道。”我说着，皱起了鼻子。李跟我不一样，他不是因为看到别人的血而不舒服的。

“人类闻不出血的味道。”他反驳道。

“嗯，我可以——那种味道让我不舒服。闻起来就像是铁锈的味道……还有盐。”

他用一种深不可测的神情注视着我。

“怎么了？”我问道。

“没什么。”

迈克从门里出来，逐个看着我和爱德华。他向爱德华投去的眼神证实了爱德华原来说的话——充满了憎恶。他又看回我身上，眼里写满了怒气。

“你看起来好多了。”他的话里有着指责的意味。

“只管把你的手放回口袋里。”我再次提醒他。

“已经不再流血了。”他沉声说道。“你要回来上课吗？”

“你在说笑吗？那样我又得扭头就走，回到这儿来。”

“好吧，我想也是……你这周末会来吧？去海滩？”他说着，又扫了一眼爱德华。后者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张混乱不堪的柜台旁，像尊雕塑一样，看着远处的空气。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友好些：“当然，我一定会去的。”

“十点，我们在我爸的商店门口集合。”他的眼睛又一次飞快地掠过爱德华，想知道自己是不是透露了太多信息。他的身体语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不是一个公开的邀请。

“我会去的。”我保证道。

“那么，体育馆见。”他说着，不太确定地向门口走去。

“回见。”我应声说道。他又看了我一会儿，圆圆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然后他奋拉着肩膀，慢吞吞地走出门去。一股不断膨胀的同情袭击了我。我思索着，想到自己还得再看一次他那张失落的脸……在体育馆里。

“体育馆。”我呻吟了一声。

“我能照看好自己。”我这才注意到，爱德华站到了我的身旁。但他紧贴着我的耳朵低声说道：“去那边坐下来，装出苍白虚弱的样子。”他的声音近乎呢喃。

这不是什么难事。我一向很苍白，而且刚刚的昏厥让我的脸沁出了一层薄汗。我坐在其中一张吱嘎作响的折叠椅上，头抵着墙，闭目养神。晕厥总让我筋疲力尽。

我听见爱德华站在柜台旁柔声说着话。

“柯普女士？”

“怎么了？”我没听见她回到她的桌子上的声音。

“贝拉的下一堂课是体育课，我觉得她还没恢复到能上体育课的地步。事实上，我觉得我应该现在就把她送回家去。您看，能不能准许她下堂课请假呢？”他的声音甜得像融化的蜂蜜一样。我甚至能想象出，他的眼神会是多么的令人难以抗拒。

“你也需要准假吗，爱德华？”柯普女士急不可耐地说道。为什么我就做不到这一点呢？

“不必了，我有高夫太太呢，她不会介意的。”

“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你感觉好些了吧，贝拉。”她远远地冲我喊道。我虚弱地点点头，为了显得更夸张一些，我只是略微抬了抬头。

“你能走路吗？或者你想让我再把你抱出去？”一背对着那位接待员，他立刻换上了一副挖苦的表情。

“我能自己走。”

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感觉还算良好。他为我撑着门，彬彬有礼地微笑着，眼里却写着嘲弄。我走出屋外，踏入凉丝丝的雨雾里。细

雨刚开始下，来得正好。感觉好极了——我头一次开始欣赏这些源源不断从天而降的雨水——它们冲刷着我的脸，洗去那些粘湿的冷汗。

“谢谢。”他紧跟着走出来，我对他说道。“可以不用上体育课，生点病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不用谢。”他直视着前方，眯着眼看进雨幕里。

“那么，你会来吗？我是指，这周六？”我确实希望他能来，尽管这不太可能。我无法想象出他背着大包小包，和学校里别的孩子一起搭车旅行的情形。他和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大概只能指望他打击一下我，让我感受到足以击溃我对这次远足的热情的第一波痛苦。

“更确切些，你们要去哪里？”他还是面无表情地直视着前方。

“在拉普什那边，第一湾。”我审视着他的脸，试图读懂他的表情。他似乎眯缝起了眼睛，尽管动作极其微小。

他用眼角瞥了我一眼，挖苦地一笑。“我真的不认为我受到了邀请。”

我叹息道。“我刚刚就是在邀请你。”

“这个星期你我就别再刺激可怜的迈克了。我们都不想让他狗急跳墙吧。”他眨巴着眼。他似乎异常喜欢这个想法。

“迈克——笨蛋迈克。”我喃喃自语着，被他说“你我”时的口吻迷住了。我异常喜欢这个说法。

现在我们离停车场很近了。我下意识地转左，向我的卡车走去。某个东西抓住我的夹克，把我拉了回去。

“你以为自己在向哪里走？”他用一种被激怒了的语气问道。他正一把抓住我的夹克。

我大惑不解。“我正在回家。”

“你没听见我说要把你安全地送回家吗？你以为我会让你在这种

身体状况下自己开车回去吗？”他的声音依然显得很愤怒。

“什么叫这种状况？那我的卡车怎么办？”我发着牢骚。

“我会让爱丽丝放学后把它开走的。”他拉着我的夹克，拖着我向他的车走去。我所能做的只是不让自己向后倒。但就算我倒下去了，我想他很有可能还是会继续拖着我走的。

“放开我！”我坚持道。他不理会我。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着，时而踏上湿漉漉的人行道边缘，时而跌到人行道下。直到我们走到那辆沃尔沃前，他才放开我。——我撞到了副驾驶座的门上。

“你太专制了！”我抱怨道。

“门开着。”这就是他全部的回应。他坐进了驾驶座。

“我完全能够自己开车回家！”我站在车旁，怒气冲冲地说道。雨势变大了，我一直没戴上兜帽，所以现在我的头发在我的背上滴着水。

他降下自动升降车窗，侧身越过乘客座靠向我：“上车，贝拉。”

我没回答。我正在脑海里计算着在他抓住我以前我能跑回我的卡车的机会有多大。我不得不承认，胜算不大。

“我会再把你拖回来。”他猜出了我的计划，威胁道。

我一边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尊严，一边钻进他的车里。我的努力不太成功——我看上去像一只溺水的猫，靴子吱嘎作响。

“这毫无必要。”我硬邦邦地说。

他没有回答。他正忙着摆弄开关，把暖气打开，把音乐关小。当他把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我准备用沉默来款待他——我板起脸，调到不悦全开模式（露出最不悦的表情）——但很快我认出了正在放的音乐，好奇克服了我的决心。

“月光？”我惊讶地问道。

“你知道德彪西？”他听上去也很惊讶。

“不算很了解。”我承认道。“我妈妈在家里放过不少古典音乐的曲子。——但我只知道我最喜欢的几首。”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曲目之一。”他盯着车外的雨幕，陷入了沉思。

坐在浅灰色的真皮座位上，我听着音乐，又放松了下来。要对这样熟悉的，让人平静的音乐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大雨模糊了窗外的景色，所有东西都变成了一团灰绿参杂的污渍。我开始意识我们开得很快。但这车跑得太平稳了，太流畅了，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车速。只有窗外一闪而过的城镇泄露了天机。

“你母亲是什么样的人？”他忽然问我。

我看了他一眼，只见他正用好奇的眼神研究着我。

“她看上去和我很像，但她更漂亮些。”我说道。他挑起眉头。“我遗传了太多查理的特点。她比我更直率，更勇敢些。她很不靠谱，性子有些古怪。她的厨艺总是充满了未知数。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停了下来。谈论她的事总让我有些沮丧。

“你今年高寿，贝拉？”出于某种某种我无法想象的原因，他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挫败感。他已经把车停了下来，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查理的家。雨太大了，我只能勉强看见屋子的轮廓。就好像车子被河水淹没了一样。

“我十七岁。”我有些困惑地答道。

“你可不像十七岁的人。”

他的语气颇有些责备的意味，这让我笑了起来。

“怎么了？”他问道，又一次好奇起来。

“我妈总说我一生下来就三十五岁了，而且每一年都在变得更加

老气横秋。”我笑着说道，然后叹了口气。“嗯，有些人不得不变成大人。”我停顿了一秒。“你自己看起来也不像一个还在念中学的初中生。”我指出。

他做了个鬼脸，然后转移了话题。

“那么，为什么你母亲会和菲尔结婚呢？”

我很惊讶：他居然还记得这个名字。我只提过一次，而且那是两个月以前的事了。我想了一会儿，才答道。

“我的母亲……她的心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我想菲尔让她感觉更年轻了。至少，她疯狂地迷恋着他。”我摇着头。这种吸引力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谜。

“你赞成吗？”他问道。

“有区别吗？”我反驳道。“我只希望她快乐……而他正是她想要的那个人。”

“这样做很有雅量……我认为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说。

“什么？”

“你认为她会用同样的善意来包容你吗？不管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人？”他忽然热心起来，他的眼睛对上了我的视线。（哼哼哼，Edward，我们都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

“我——我想会的。”我结结巴巴地说道。“但她毕竟是家长。这有些不太一样。”

“那就没人能算得上是让人害怕了。”他嘲弄道。

我露齿一笑，反驳道：“你说的让人害怕是什么意思？满脸的穿孔和一大堆的纹身？”

“那是其中一种定义，我想。”

“你的定义是什么？”

但他无视我的提问，却问了我另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会让人害怕吗？”他挑起一侧眉头，淡淡的笑意点亮了他的脸。

我想了一会儿，不知道实情和谎言哪个会更受欢迎。我最终决定说实话。“呃……我想你会的，如果你想的话。”

“你现在怕我吗？”笑容忽然消失了，他天使一样的脸严峻起来。

“不怕。”但我回答得太快了点。笑容又回到了他脸上。

“那么，现在你打算告诉我你家人的事了吗？”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问道。“那一定比我的故事更有趣。”

他立刻警惕起来：“你想知道什么？”

“你是卡伦家收养的孩子？”我向他求证。

“是的。”

我迟疑了片刻：“你的父母怎么了？”

“他们很多年以前就去世了。”他用平铺直叙的口吻说道。

“我很抱歉。”我喃喃地说。

“我不太记得他们了。卡莱尔和艾思梅成为我的父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且，你爱他们。”这不是一个疑问句。从他谈到他们的口吻就能看出来了。

“是的。”他微笑着。“我想象不出比他们俩更好的人了。”

“你非常幸运。”

“我知道我很幸运。”

“那你的兄弟姐妹呢？”

他看了一眼仪表板上的时钟。

“如你所见，我的哥哥和妹妹，还有贾斯帕和罗莎莉将会很不高兴，如果他们得在雨里等我的话。”

“哦，对不起。我想你得走了。”但我不想离开这辆车。

“而且你可能会希望在史温警长到家以前拿回你的卡车，这样你就不必告诉他生物课上的小插曲了。”他向我咧嘴一笑。

“我相信他已经知道了。在福克斯没什么秘密。”我叹息道。

他大笑起来，但笑声很快戛然而止。

“祝你在海滩过得愉快……这实在是适合日光浴的好天气。”他看了一眼窗外的雨帘。

“我明天不能见到你吗？”

“不能。这周末艾密特和我会动身得很早。”

“你们要去做什么？”一个朋友能这样问，对吧？我希望我声音里的失落不要表现得太明显。

“我们要去山羊岩荒地远足，就在雷尼尔国家公园的南部。”

我记得查理提过卡伦一家经常去露营。

“哦，嗯，过得愉快。”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更热切些。但我不觉得我能骗得过他。他的嘴角浮起一抹微笑。

“这个周末你愿意帮我个忙吗？”他转过身来，脸直视着我，充分利用他那双燃烧着的金色眸子的魔力。

我无助地点了点头。

“别生气，但你似乎是那种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意外事故的人。所以……尽量别掉进海里，也别被什么绊倒，行吗？”他邪恶地笑着。

他一开口，我的无助感就荡然无存了。我瞪着他。

“我会留意，看我能帮上什么忙的。”我嚷道，然后跳进雨里。我格外用力地“砰”地一声摔上了身后的门。

他仍在笑着，把车开走了。

6.恐怖故事

当我坐在我的房间里，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麦克白》的第三幕时，我依然竖起耳朵注意听着我的卡车的动静。我本来以为，即使透过磅礴大雨，那个引擎的咆哮依然能够传进我的耳中。但当我从窗帘后往外偷看——才第二次——的时候，它忽然就在那儿了。

我一点儿也不渴望星期五的到来，但那天的情形远远超出了我悲观的预期。当然，这里面有那次晕厥事件的因素。杰西卡似乎相当渴望得到有关那个故事的谈资。幸运地是，迈克守口如瓶，所以似乎没人知道爱德华也掺和进来了。尽管，她确实问了不少关于那次午餐的问题。

“那么，昨天爱德华.卡伦到底想干嘛？”三角函数课上，杰西卡问道。

“我不知道。”我如实答道。“他一直没说到点子上。”

“那时你看上去有点抓狂。”她迂回地试探着。

“真的？”我让自己保持面无表情。

“你知道，之前我从没见过他跟他家人以外的任何人一起坐。这太不可思议了。”

“不可思议。”我附和着。她似乎有些生气。她不耐烦地拨开了她的黑色卷发——我猜她本来希望能听到一些更有助于她编个好故事来散播的内容的。

星期五最糟糕的部分在于，尽管我早就知道他不会在那里的，我还是满心期待着。当我和杰西卡还有迈克一起走向自助餐厅的时候，我没法让自己别去看他的桌子。罗莎莉，爱丽丝和贾斯帕正坐在桌子旁，三个脑袋凑到一起聊着天。当我意识到，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再见到他时，我茫然无措地任凭自己被卷入忧郁的深渊之中。

在我通常所坐的桌子旁，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我们第二天的计划。迈克又活跃了起来，信誓旦旦地支持着那位保证明天一定会放晴的本地天气预报员。我向来只相信眼见为实。但今天确实变暖和了——差不多有六十华氏度。或许这次远足不会变成一个全然的悲剧。

午餐的时候，我从劳伦那里截获了好几个充满敌意的眼神，但直到我们一起走出屋子，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走在她后面，离她光滑发亮的银发只有一英尺的距离，而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我。

“……不明白为什么贝拉”——她轻蔑地笑着，提到了我的名字——“不从现在开始就跟卡伦一家坐在一起。”

我听到她在和迈克窃窃私语着。我之前从没注意到她的鼻音是那么的讨厌，而我也被她话里的恶意吓了一跳。我跟她一点儿都不熟，肯定还没有熟到她会讨厌我的地步——或者，事实确实如我想的那样。“她是我的朋友，她和我们坐在一起。”迈克忠诚地低声回敬道，但多多少少是出于领土意识。我停下来，让杰西和安吉拉走到我前面。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那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查理似乎对我早上的拉普什之旅很热心。我想他是在为周末时总把我一个人留在家而感到内疚，但这是他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很难改过来。当然，他知道一起去的

所有孩子的名字，还有他们的父母的名字，也许，还有他们祖父母的名字。他似乎很赞同这个计划。我有点想知道他会不会赞同我和爱德华•卡伦一起开车去西雅图的计划。但我不打算告诉他。

“爸爸，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山羊岩，或者类似这样的地方？我想它是在雷尼尔山的南部。”我若无其事地问道。

“知道——怎么了？”

我耸耸肩。“有些孩子在讨论着去那里野营。”

“那可不是个野营的好地方。”他听起来很吃惊。“有太多熊了。人们通常在狩猎季节的时候才会去那里。”

“哦，”我低声说道。“也许我把名字记错了。”

我差点睡过头，但一种不同寻常的光亮让我醒了过来。我睁开眼睛，看到一道明黄色的光正从我的窗外照射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冲到窗前看个究竟，然后确定，那确实是太阳。虽然它不在天空中它通常应该在的地方——太低了——而且显得太远了，它本应该更近一些的。但它是货真价实的太阳。地平线上镶嵌了一圈云朵，但在天空正中，一大块的蓝色清晰可见。我在窗前徘徊着，尽可能多待一会儿，生怕我一离开那片蓝色就又消失不见了。

牛顿家的奥林匹克旅行用品商店就在镇子的北边。我见过这家商店，但我从没停下来过——我对适用于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设备需求不大。在停车场，我认出了迈克的雪佛兰巨无霸越野车和泰勒的丰田花冠。当我把车停到他们的车旁时，我看到了站在巨无霸前面的那帮人。埃里克在那里，跟两个和我一起上过课的男生在一块儿。我很确定他们的名字是本和科纳。杰西也在那里，站在安吉拉和劳伦中间。另外三个女孩和她们站在一起，我记得我周五时曾摔在了其中一个女孩身上。当我走下卡车的时候，那个女孩轻蔑地看了我一眼，低声跟劳伦说了些什么。劳伦甩开像玉米穗一样的头发，轻蔑地看着我。

因此，这将成为这些日子的一部分。

至少迈克很高兴见到我。

“你来啦！”他高兴地喊道。“我说过今天会放晴的，对吧？”

“我告诉过你我会来的。”我提醒他。

“我们只要再等一下李和萨曼塔……除非你还邀请了别人。”迈克补充道。

“没有。”我稍稍撒了个谎，希望不会被抓个正着。但我同样期待着有奇迹发生，期待着爱德华出现在这里。

迈克看上去很满意。

“你要坐我的车吗？我们开这辆还有李的妈妈的迷你货车。”

“当然是坐你的车。”

他喜滋滋地笑了起来。让迈克开心实在是件很容易的事。

“可以让你拿着猎枪,”他保证道.我掩饰着自己的尴尬,要同时讨迈克和杰西卡俩人高兴,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我能看到杰西卡正冲着这边怒目而视.

但是深得我心的是，人数解决了问题。李多带了两个人，忽然间每个座位都派上了用场。我成功地把杰西安排进了我和迈克之中，三个人一起坐在了巨无霸的前排。迈克本来会更高兴些的，但至少杰西卡是消停了。

从福克斯到拉普什只有十五英里，繁茂浓绿的森林几乎一路裹着公路向前绵延着，宽广的魁雷约物河蜿蜒着在林中出现了两次。我很高兴我坐在了靠窗的位置。我们把窗摇下来——这辆巨无霸塞了九个人，会让人得幽闭恐惧症的——我试图吸收尽可能多的阳光。

当我还在福克斯过暑假的时候，我和查理一起去过很多次拉普什周围的海滩。所以那片一英里长的新月形的第一湾对我来说毫不陌生。那里依然美极了。即使是在阳光下，海水依然是暗灰色的，覆盖着雪白的泡沫，击打着灰色的布满岩礁的海岸。岛屿耸立在港湾里钢铸般平静的海面上，四面都是悬崖绝壁，怪石嶙峋，顶上长满了险峻高大的杉树。沙滩上只有沿着海边的窄窄一片是货真价实的沙子，沙地后逐渐过渡为成千上万的巨大的平滑的礁石。远远看过去，所有的

礁石都是一模一样的灰色。只有当走近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每块石头下面的荫凉处都是不同的颜色：棕橙色，海绿色，淡紫色，蓝灰色，暗金色。海岸线上点缀着巨大的浮木，它们被海水漂成了骨白色，有些堆叠在森林的边缘，有些孤零零的躺在海滩上，刚好处在海浪拍打不到的地方。（隐约记得接力版这里翻成了到处堆满了骨架。。。我疯了。。。）

凛冽的风呼啸着掠过海浪，冷冷的，带着些许咸味。鹈鹕漂浮在浪头上，成群的海鸥和一只老鹰在它们头上盘旋着。云层依然围在天边，威胁着随时都可能侵袭过来，但到目前为止太阳依然勇敢地从那圈蓝天里照射进来。

我们循路走下沙滩，迈克在前头领路，把我们带向一圈圆浮木。显然，这圈浮木之前也曾为像我们这样的成群结队的旅人服务过。那里有个摆得恰到好处的篝火堆，上面铺满了黑色的灰烬。埃里克和另一个男孩——我想他的名字是本——从树林边缘干燥的木头堆里收集了不少破碎的浮木块，然后很快在那些经年累月的灰烬上垒起了一个摇摇晃晃的木架。

“你见过浮木篝火吗？”迈克问我。我坐在其中一张骨白色的长凳上，别的女孩都聚在一起，兴奋地说着闲话，坐在了我的另一边。迈克跪在篝火旁，正在用打火机点燃其中一根比较细的干枝。

“没有。”我说，看着他把那个熊熊燃烧着的细枝小心地放到那堆摇摇晃晃的木架上。

“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的——看它的颜色。”他点燃了另一根树枝，并排着放到刚才那根树枝旁。火焰开始迅速地吞没着干燥的木块。

“那是蓝色的！”我惊讶地说。

“因为有盐。很漂亮，对吧？”他又点燃了一片木屑，放到木架上火还没烧到的地方，然后过来坐到我旁边。谢天谢地，杰西坐在他的另一边。她转向他，努力吸引他的注意力。我看着那堆古怪的蓝绿色火焰冲着天空劈啪作响。

我们漫无边际地闲聊了半个小时后，有几个男孩想到潮汐池周围走走。这实在让人进退两难。一方面，我喜欢潮汐池。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对它们着迷了。从前当我到福克斯来的时候，它们是我唯一盼望着的事物。另一方面，我也常常掉进潮汐池里。当你只有七岁，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让我想起了爱德华的请求——别让我自己掉进海里。

是劳伦促使我最终作出了决定。她不想去远足，而且她显然穿着不适合徒步旅行的鞋子。除了安吉拉和杰西卡，大部分女孩都决定也留在沙滩上。我一直等到泰勒和埃里克被委托留下来陪她们以后，才默默地加入了去远足的那一组。当迈克看到我加入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脸。

这次远足不算太漫长，虽然我一向讨厌待在林子里，因为看不到天空。森林里的绿光和少年人的笑声有一种古怪的不协调感，这里太阴森了，有一种不祥的气氛，跟我周围的轻松的调笑一点儿也不搭调。我不得不留神看着自己踏下的每一步，提防着底下的树根和顶上的树枝，很快被落在了后头。最终，我冲出了森林里翡翠色的藩篱，重新看见了布满岩礁的海岸。正是落潮时分，一条潮汐河涌动着从我们面前流过，奔向大海。沿着布满砾石的海岸上，一湾湾浅浅的水池从未干涸过，总是盈满了生机。

我非常谨慎，尽量离这些小海池远些。别的人就大胆多了，他们纵身跳过一块块礁石，准确地落在石头边上。在其中一个最大的潮汐池边上，我发现了一块看上去非常牢固的石头，便小心翼翼地坐到那里，被我脚边的天然鱼缸迷住了。一簇簇绚丽多彩的海葵在水流里永不止息地摇曳生姿，海星一动不动地粘在石头上和石缝里。一条小小的长满了白色斑纹的黑鳗鱼穿梭在绿意盎然的水草间，等着大海的归来。我完全沉浸在其中，只剩下脑海里的一小部分还在想着爱德华现在在做什么，试图幻想着如果他正在这里和我一起，他会说些什么。

男孩们最终觉得饿了，我僵直地站起来，跟着他们回去。这次我试图在穿越林子的时候跟紧些，所以很自然地，我摔倒了好几次。我的手腕上留下了一些浅浅的擦伤，我的牛仔裤的膝部被染成了绿色，但情况本可以更糟的。

当我们回到第一湾的时候，被我们留下来的那群人变多了。当我们走近些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新来者发亮的直发和红铜色的肌肤，他们是一群来自保留地的青少年，到这里来交朋友的。

他们已经开始分发食物了，当我们一个个走进浮木圈的时候，埃里克逐个介绍着我们的名字，男孩们却急不可耐地要求着自己那份食物。安吉拉和我是最后到的，当埃里克说出我们的名字时，我注意到一个坐在篝火旁的石头上，年纪比我小一些的男孩感兴趣地抬头看了过来。我坐到安吉拉身旁，迈克给我们拿来了三明治，还有一排苏打水任我们挑选。这时那群访客里看上去最年长的男孩开始喋喋不休地介绍起和他一起来的另外七个人的名字。我唯一能听进去的是其中一个女孩也叫杰西卡，而那个注意过我的男孩名叫雅克布。

和安吉拉坐在一起是一件让人放松的事，她是那种能给周围的人休息的人——她不认为需要用闲聊来填满每一段沉默。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她让我不受干扰地自由地思索着。我在想着，在福克斯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的支离破碎，有时候时间过得飞快，模糊了记忆中的一切，只有几幅简单的画面凸显出来，比别的画面显得更清晰些。然而，别的一些时候，每一秒都显得那么的重要，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我清楚地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不同，但这更让我感到困扰。

在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云层开始向前推移，偷偷地蚕食着蓝天，随时都有可能冲到太阳跟前，在海滩上留下长长的阴影，让海浪变得一片漆黑。他们吃完东西以后，开始三三两两地散开。有些走下海滩走到海浪的边缘，试着跃过波涛起伏的海面跳到岩礁上。另一些人聚拢在一起，准备再来一次潮汐池远征。迈克——杰西卡像影子一样跟着他——起身向村里的一个商店走去。几个本地的孩子跟他们一起去。别的孩子则加入到远足中去。等到他们都七零八落地走光了的时候，我独自坐在我的那根圆浮木，劳伦和泰勒占据了那个不知是谁想着带来的随身听。三个来自保留区的青少年围着篝火坐着，包括那个名叫雅克布的男孩，还有那个最年长的表现得像个发言人一样的男孩。

过了几分钟，安吉拉和那帮远足的人一起走了，雅克布漫步过来，坐到了我身边她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只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一头光滑平直的黑发被拢到头后用橡胶圈束着放在颈背上。他的肌肤很美丽，像丝绸一样光滑，是赤褐色的。他的眼睛很黑，深深地嵌在

他高高的颧骨上。他的下巴依然留着一点婴儿肥的痕迹。总的说来，是一张相当俊美的脸。但是，我对他长相的良好印象被他说出口的第一句话给毁了。

“你是伊莎贝拉.史温，对吧？”

就好像是到学校的第一天又历史重演了一样。

“贝拉。”我叹息道。

“我是雅克布•布莱克。”他友好地伸出了手。“你买下了我的车。”

“哦。”我如释重负地说着，握了握他光滑的手。“你是比利的儿子，我应该记得你的。”

“不，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你可能还记得我的姐姐们。”

“蕾切尔和丽贝卡。”我立刻想起来了。我到这里的时候，查理和比利常常把我们丢在一起，好让我们在他们钓鱼的时候忙个不停。我们都太害羞了，所以没能更进一步成为朋友。当然，当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终于把我的怒火发作了出来，终结了钓鱼之旅。

“她们在这儿吗？”我审视着海边的那群女孩，想知道我现在还能不能把她们认出来。

“不，”雅克布摇着头说道。“蕾切尔拿到了一份奖学金，到华盛顿州念书去了。瑞贝卡和一个萨摩亚冲浪运动员结了婚——她现在住在夏威夷。”

“结婚，哇哦。”我大吃一惊。这对双胞胎只比我大一年多一点而已啊。

“你喜欢那辆卡车吗?”他问道.

“是的，但真的太慢了。”他大笑起来。“查理把它买下来的时候我简直如释重负，当我们家拥有这样一辆出色的好车时，我爸是不会让我再装配一辆车的。”

“它没那么慢。”我伉仪道。

“你试过开到时速六十英里以上吗？”

“没有。”我承认。

“很好，千万别这样做。”他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我不禁向他露齿一笑。“在事故里它表现得相当好。”我为自己的卡车辩护道。

“我认为就算是一辆坦_克也摧毁不了这个老怪物。”他又一次大笑起来，赞同道。

“那么，你会组装车子？”我对此印象深刻，于是问道。

“那得是我有空的时候，而且只是局部装配。你不会碰巧知道我能上哪儿弄一个1986年产的大众兔子的制动缸吧？”他打趣地补充道。他有着亲切沙哑的声线。

“抱歉，”我大笑起来。“我最近没见过这种东西，不过我会替你留意的。”就好像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一样。他实在是个容易攀谈的人。

灿烂的笑容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他看着我的眼神，显然是我正在学会辨别的那种。我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

“你认识贝拉，雅克布？”劳伦从篝火那边发问道，我想她说话的腔调可以称得上是粗野无礼了。

“可以这么说，从我出生时起，我们就相识了。”他大笑着说，又一次冲着我微笑。

“真棒。”她的声音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觉得这很棒的样子，她暗淡无光的死鱼眼眯缝起来。

“贝拉，”她一边唤着我的名字，一边仔细地盯着我的脸看。“我刚才还在和泰勒说着，今天卡伦家没有一个人来实在是太糟了。没有人想要邀请他们吗？”她关切的表情看上去很假。

“你是指卡莱尔.卡伦医生一家吗？”我还没来得及对劳伦的挑衅进行反击，那个高大的年长的男孩忽然开口问道。他真的更接近于一个成年男子而不是男孩，他的声音非常地低沉。

“是的，你认识他们？”她带着几份优越感问道，半路转过头去看着他。

“卡伦家的人不会来这里的。”他的语气里带着这个话题到此为止的意味，毫不理睬她的问题。

泰勒试图夺回她的注意，他问了劳伦对他手上的一张CD的意见。她被分了神，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我注视着那个声音低沉的男孩，对他所说的话震惊不已。但他已经移开了视线，凝视着我们身后的黑暗的森林。他说卡伦家的人不会来这里，但他的语气暗示了更多的信息——他们不被认可，他们是被禁止的存在。他的态度给我留下了一个奇怪的印象，我试着不去注意这一点，但没有成功。

雅克布打断了我的沉思。“那么，福克斯已经让你发狂了吗？”

“哦，我得说这是一种保守的描述。”我做了个鬼脸。他心领神会地咧嘴一笑。

我依然反复思索着那个针对卡伦一家的简短评论，然后灵光一闪。这实在是个愚蠢的计划，但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我衷心希望年轻的雅克布对应付女孩子还没有太多的经验，这样他就不会看穿我显然是出于同情的，另有企图的调情了。

“你想和我一起去沙滩上走走吗？”我问道，试图模仿爱德华做过的那样，从眼睫毛下往上看。我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做到和爱德华所做的相同的效果，但雅克布已经足够心甘情愿地跳起来了。

当我们一路向北，穿过多孔的礁石向浮木海堤走去的时候，云层最终铺满了天空，让海水变得黑暗起来，气温也下降了。我把手深深地揣进我夹克衫的口袋里。

“那么，你，满十六了吗？”我问道，学着我在电视上看过的那些女孩的样子眨巴着眼睛，尽量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

“我刚满十五岁。”他承认道，显然对我的奉承很是满意。

“真的？”我脸上堆满了虚伪的惊讶。“我还以为你的年纪会更大些。”

“就我的年纪而言，我的个子比较高。”他解释道。

“你常去福克斯吗？”我狡猾地问道，就好像我在期盼着一个肯定的回答一样。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个白痴一样。我很害怕他最终会嫌恶我，指责我的虚情假意。但他还是很高兴。

“不太常去。”他皱着眉承认道。“但等我把我的车弄好以后，我就能想去就去了——等我拿到驾照以后。”他稍微修正了一下。

“刚刚和劳伦说话的那个男孩是谁？他似乎老了些，不像是跟我们一起玩的年纪。”我刻意地把自己归类为年轻人，试图更明白地表示出我更喜欢雅克布。

“那是山姆——他十九岁了。”他告诉我。

“为什么他要那样说医生一家呢？”我一脸天真地问。

“卡伦一家？哦，他们不被允许来保留区。”他看向别处，望着远处的詹姆士岛。但他已经证实了我所认为的自己从山姆的语气里听出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呢？”

他回过头看着我，咬住了唇。“噢，我不应该说这些的。”

“哦，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我试图让自己的笑容显得更诱人些，但想着自己是不是做得有些过火了。

但他向我微笑着，显然已经上钩了。然后他挑起一侧眉头，声音变得比之前更为沙哑了。

“你喜欢听惊悚故事吗？”他用一种不祥的语气问道。

“我太喜欢了。”我热切地说着，竭力用眼神鼓励着他。

雅克布溜达着向旁边的一根浮木走去。这根浮木的根须张牙舞爪地伸展着，像是一只巨大的苍白的蜘蛛的无数只细腿。他轻巧地跳到其中一根扭曲的树根上坐下来，我坐在他的下方，坐到了树干上。他俯视着岩礁，一抹笑意在他宽厚的唇边上徘徊着。我看得出他正在努力组织语言。我专注地让自己的眼睛流露出兴致勃勃的神情。

“你听说过我们的古老故事吗？我是指，关于我们的来源——奎鲁特族？”他开始了。

“没有。”我承认道。

“嗯，这里面有很多传说，其中有些的内容可以追溯到大洪水时期——按照推测，古代的奎鲁特族人把他们的独木舟绑在了山上最高的一棵树的树顶，像诺亚方舟一样幸存了下来。”他微笑着，向我表明了他并不太相信这些历史。“另一个传说则声称我们是狼的后裔——现在这些狼依然是我们的兄弟。捕杀狼是违背部落法律的行为。”

“然后是关于冷血生灵的故事。”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冷血生灵？”我问道，不再掩饰自己的阴谋了。

“是的。关于冷血生灵的故事和狼的传说一样古老，有些则更近些。根据传说的内容，我的曾祖父曾经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他和他们订下了条约，让他们远离我们的土地。”他转了转眼睛。

“你的曾祖父？”我鼓励着他说下去。

“他是部落的长老，和我爸爸一样。你知道，冷血生灵和狼是天生的死敌——嗯，好吧，不是普通的狼，而是那些可以化成人形的狼，比方说我们的祖先。你可以称他们为狼人。”

“狼人会有敌人吗？”

“只有一个。”

我诚恳地看着他，希望能掩饰住自己不安，让他理解为钦佩。

“所以，你看，”雅克布继续说道。“冷血生灵向来是我们的敌人。但在我曾祖父的时候，我们的领地里来了一群不太一样的冷血生灵。他们不像别的冷血生灵一样狩猎——他们也不会威胁到我们的部族。所以我的曾祖父和他们签下了休战协定。只要他们保证离我们的领土远远的，我们就不拆穿他们苍白的真面目。”他向我眨着眼睛。

“如果他们并不危险，那为什么……？”我试图理解他的话，但努力不让他发现我在认真地思考着他的幽灵故事。

“人类和冷血生灵靠得太近总是有风险的，即使他们像这个小团体一样已经文明开化了。你永远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忍耐不住饥饿。”他故意让自己的口吻里带上了浓浓的恐吓的味道。

“你说的‘文明开化’是什么意思？”

“他们声称他们不会狩猎人类。以此类推，他们大概能在某种程度上用捕食动物来替代。”

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漫不经心些：“那这跟卡伦一家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很像你的曾祖父所遇到的那群冷血生灵吗？”

“不是的。”他故意顿了顿。“他们是同一群人。”

他一定认为，我脸上恐惧的表情纯粹是被他的故事吓出来的。他开心地笑了，然后继续说道。

“现在他们的人数增加了，又增加了一个新来的女性和一个新来的男性，但剩下的还是原来那帮人。在我曾祖父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听说过那个领导者，卡莱尔。他来过这里，然后在你们的人到达以前就走了。”他抗拒地一笑。

“他们究竟是什么？”我最终问道。“冷血生灵到底是什么？”

他阴郁地笑了。

“饮血者。”他用冷漠的语气答道。“你们的人称他们为吸血鬼。”

在他回答以后，我看向起伏不定的海面，不敢肯定我的表情是否已经泄露了一切。

“你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兴高采烈地大笑着。

“你是个很棒的说故事的人。”我称赞他，依然盯着阵阵浪涛。

“不过，确实是相当疯狂的内容，不是吗？难怪我爸不让我们跟任何人说这些。”

我依然没法控制自己的表情，只好不去看他。“别担心，我不会出卖你的。”

“我想，我刚刚违背了条约。”他大笑起来。（一语成谶）

“我会把它带进坟墓的。”我保证道，然后哆嗦起来。

“不过，说真的，什么都别跟查理说。当他听说我们中的一些人自从卡伦医生开始在医院里工作以后就再也没去过医院的时候，他对我爸大发雷霆。”

“我不会说的，当然不会。”

“那么，你会觉得我们是一群迷信的土著还是别的什么吗？”他开玩笑地问道，却有些许担心的意味。我始终没把视线从海上移开。

我回过头，尽可能正常地冲他一笑。

“不会。但我觉得你很擅长说惊悚故事。我还在起鸡皮疙瘩，看见了吗？”我抬起我的胳膊。

“好极了。”他笑了起来。

然后，海滩上的碎石发出的喀拉喀拉声提醒我们有人来了。我们同时猛地回过头去，看见迈克和杰西卡在十五码外的地方，向我们走来。

“原来你在这里，贝拉。”迈克如释重负地喊道，把手举过头顶用力地挥舞着。

“那是你的男朋友吗？”雅克布留意到了迈克的语气带着嫉妒的味道，于是问道。我很惊讶，原来这是那么的明显。

“不是，显然不是。”我耳语道。我对雅克布充满了感激之情，想要让他尽可能更高兴些。我转过脸去不再看迈克，向他眨了眨眼睛。他笑了，我笨拙的调情让他很是高兴。

“那等我拿到驾照以后……”他开口说道。

“你一定要来福克斯看我。我们得找时间聚一下。”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内疚，知道自己纯粹是在利用他。但我真的很喜爱雅克布，他是那种很容易和我成为朋友的人。

现在迈克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了，把杰西卡落在了几步之外。我能看出他的眼睛正在估量着雅克布，看上去对他明摆着的年幼感到很满意。

“你上哪儿去了？”他问道，尽管答案就摆在他面前。

“雅克布刚刚和我讲了几个当地的故事，”我主动说道。“相当地有趣。”

我温和地向雅克布笑了笑，他冲我眨了眨眼睛。

“嗯，”迈克顿了顿，在看到我们的友谊之后，他重新评估了情况。“我们正在收拾东西——看上去快要下雨了。”

我们都抬起头，看着阴森森的天际。看起来确实是要下雨的样子。

“好吧。”我跳下来。“我来了。”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雅克布说道，我敢说他是在小小地奚落了一下迈克。

“我确实很开心。下次查理来看比利的时候，我也会过来的。”

我保证道。

他咧开大嘴，开心地笑了。“那一定很棒。”

“还有，谢谢。”我真挚地补充道。

当我们踩着碎石向停车场走去的时候，我拉上了兜帽。几滴雨水开始落下来，打在石块上，染出了一个个小黑点。我们走到巨无霸那里的时候，别的人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上车了。我宣称自己已经坐过副驾驶座了，这次便爬进后座，跟安吉拉和泰勒坐在一块儿。安吉拉只是盯着窗外，看着越下越大的暴雨。劳伦从中座扭过头来，占据着泰勒的注意力。所以我可以单纯地把头靠在座位上，闭上双眼，努力不再去想任何东西。

7. 噩梦

我告诉查理我有很多作业要做，什么也不想吃。电视上正在直播一场让他情绪激昂的篮球赛——尽管理所当然地，我根本不知道精彩在那里。所以，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或是语气有什么不对劲。

一进房间，我就把门锁上了。我在书桌里一阵乱翻，直到找到我的旧耳机为止。我把它们塞进了我的小随身听的插孔里，然后选了一张圣诞节时菲尔送给我的CD。这是他最喜欢的乐队之一，但就我的品味而言，他们歌里的低吼和尖叫用得有点太多了。我啪地一下把它放进随身听，然后躺倒在床上。我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把声音调大到让我的耳朵刺痛为止。我闭上眼睛，但还是觉得太亮了，于是我又加了一个枕头，压在脸上。

我专心致志地听着歌，试图听懂那些歌词，弄懂那些复杂的鼓点

和节拍。当我听着这张CD听第三遍的时候，至少，我已经知道合唱部分的所有歌词了。我惊奇地发现，当我忽略那些嘈杂的噪音时，我真的喜欢上这支乐队了。我得再次感谢菲尔。

这很有效。毁灭性的节拍让我没办法思考——这正是我要这样练习的所有意图。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张CD，直到我能唱出里面所有的歌，直到，最后，我终于沉沉睡去。

我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熟悉的地方。我的意识里的某些部分告诉我自己正在做梦。我认出了这座森林里的绿光。我能听到，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海浪正在撞击着岩礁。我知道，如果我能找到海，我就能看见太阳。我试图循声找去，但这时候，雅克布•布莱克出现了。他拽着我的手，拖着我向森林里最幽暗的地方走去。

“雅克布？怎么了？”我问道。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他拉着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来制止我的反抗。我不想走进黑暗中。

“跑，贝拉，你得跑！”他恐惧地低声说道。

“这边，贝拉！”我认出了迈克的声音，那是从树林里黑暗的中心传来的。但我看不见他。

“为什么？”我问道，依然反抗着雅克布的紧握，渴望着去寻找太阳。

但雅克布放开了我的手，大叫着，忽然倒在了森林中灰扑扑的地面上。他躺在地上，抽搐着，我惊恐地看着他。

“雅克布！”我尖叫起来。但他不见了。在他的位置上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红棕色的狼，眼睛是黑色的。那只狼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冲着海岸的方向。他背上的毛发全都竖了起来，低低的嚎叫声从他露出的尖牙间传出来。

“贝拉，跑！”迈克又一次在我身后大声喊着。但我没有跑。我看见一道光从海滩那边向着我过来了。

然后，爱德华从树林中走出来。他的肌肤微微发着光，他的双眸

漆黑而危险。他举起一只手，示意我到他那里去。狼在我的脚边咆哮着。

我向着爱德华的方向，向前迈了一步。于是他微笑起来，露出尖锐锋利的牙齿。

“相信我。”他愉快地低声说道。

我又踏了一步。

那匹狼让自己横亘在了我和吸血鬼之间的空地上，尖牙瞄准了他的颈动脉。

“不！”我尖叫着，猛地从床上弹起来。

我的忽然移动让耳机把随身听扯下了桌子，咔哒一声落到了地板上。

灯还开着，我和衣坐在床上，连鞋都没脱。我迷惑地张望着，看见了梳妆台上的时钟。现在是早上五点半。

我呻吟着，倒回床上，翻个身变成趴着的姿势，把靴子给踢掉了。但是，我太难受了，连睡觉的边缘都够不着（根本睡不着）。我又翻过身来，拉开牛仔裤的拉连，平躺着很不雅观地把裤子脱掉。我能感觉到我的发辫在脑袋后面拱成了一个很不舒服的小包。我转过头，把橡胶圈扯下来，用手指很快地梳了几下头发。我把枕头拉回来，压到我的眼睛上。

当然，一切都毫无作用。我的潜意识把我拼命想要忘掉的画面发掘出来。现在，我不得不面对它们了。

我坐起来，头晕目眩了一会儿，血液才开始向下涌动。重要的事先做，我自忖着，很高兴能把这件事尽可能地往后推。我抓起了我的洗漱包。

但是，沐浴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耗时间。尽管花了不少时间吹干头发，我还是很快把在浴室里能做的事都做完了。我裹上一块浴巾，走回我的房间。我说不准查理是还在睡呢，还是已经出去了。我走到窗前看出去，发现巡逻车已经开走了。又开始钓鱼了。

我慢慢地穿上自己最舒适的汗衫，（sweats。。。贝拉。。。你真的是老气横秋啊。。。）把床铺好——我很少这样做的。我再也不能把这事往后推了。我走到书桌前，打开了我的旧电脑。

我讨厌在这里上网。我的调制解调器相当过时了，我的免费上网服务完全在标准之下。光是拨号就得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在等待的时候，我决定先去给自己弄一碗麦片粥。

我吃得很慢，每一口都细细咀嚼。吃完以后，我把碗和勺子洗好，擦干，然后放回去。上楼时我故意磨磨蹭蹭地拖着步子走路。我先走向我的随身听，把它从地上捡起来，精确地放到桌子正中央。我把耳机拔下来，放回抽屉里。然后我把原来那张CD公放，把声音调低到刚刚好能成为背景音乐的那个点上。

我又叹了口气，这才转向我的电脑。自然，屏幕上全是弹窗广告。我坐到我那张硬邦邦的扶手椅上，开始把所有的小窗口关掉。最后，我打开了我最喜欢的搜索引擎。我又关掉了另外几个弹窗广告，然后键入了一个词。

吸血鬼。

当然，这花了简直让人气愤的相当长的时间。当结果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进行筛选——那些内容从电影电视节目到角色扮演游戏，黑市金属，以及哥特妆伴游。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看上去比较可信的网址——吸血鬼A-Z。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它打开页面，飞快地关闭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每个广告。最后，整个屏幕都清空了——简洁的白色背景和黑色标题，看上去很有学术氛围。主页上的两段引述首先映入了我的眼帘。

“自始至终，那个属于幽灵与恶魔的浩瀚的黑暗世界根本没有那么可怕，根本没有那么令人畏惧和憎恶，只是经过了太多充满恐惧的幻想的修饰。正如吸血鬼，他既不属于幽灵，也不属于恶魔，但还是带着几份着黑暗的本质，兼有着那两者的神秘与恐怖的特质。——蒙塔古.萨默斯”（《吸血鬼传奇》的作者，公认的吸血鬼研究专家）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份屡经证实的报告，那一定是关于吸血鬼的。没有任何东西能被遗漏掉：官方报道，知情者的口供，外科医生的证明，牧师的证词，法官的证言。所有司法上的证据都完备了。但是，即使知道这一切，有人会相信吸血鬼的存在吗？——卢梭”

余下部分是一张依字母表排列的清单，囊括了全世界所有关于吸血鬼的各种各样的传说。我首先点开了“丹拿”，这是一种菲律宾的吸血鬼，很多年以前是负责在岛上种植芋头的。这个传说里讲到，丹拿为人类工作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这样的合作关系却破裂了。一个女人不小心切到了手指，而一个丹拿为她吮吸伤口，因为觉得滋味太好了，最后它把她体内所有的血都喝干了。

我仔细地阅读这些描述，寻找任何听着觉得熟悉的内容，把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部分丢到一边。似乎大多数的吸血鬼传说都围绕着漂亮女人和小孩子展开，前者通常是恶魔，后者通常是受害者。它们似乎都是被捏造出来用来解释年幼的孩子居高不下的夭折率，或是给男人一个放纵的借口。许多故事包括了无形体的灵魂以及对不合乎礼法的葬礼的警告。没有多少听起来像是我看过的电影的内容，只有一小部分，像是希伯来的艾斯提瑞和波兰的乌皮尔，是一心吸血的吸血鬼。

（引用一下接力的注释：艾斯提瑞（Estrie），貌似吸血鬼的恶灵，喜欢小孩儿。乌皮尔（Upier），舌头上有尖刺，外形恐怖，嗜血如狂。就算正在熟睡，闻到血的味道也会立即从坟墓中跳出来。）

只有三个条目真正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罗马尼亚的维拉可拉斯，一个强大的不死生物，通常以俊美的、肌肤苍白的人类形态出现；斯洛伐克的耐拉斯，一种极其强壮，速度奇快的生物，午夜之后它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屠杀掉整个村子的人；还有一个，斯特岗尼亚，有益的吸血鬼，关于最后这个吸血鬼的描述只有一个简短的句子。

斯特岗尼亚，有益的吸血鬼：一种意大利吸血鬼，据说是美德的保护者，是所有邪恶吸血鬼最致命的敌人。

这个短短的传说实在是一种宽慰，在上百条传说之中，这是仅有的宣称存在着有好的吸血鬼的一条。

但是，总的说来，这里没有太多内容和雅克布的故事或者我的观察结果有关。我一边看，一边在心里列了一份小小的列表，用来跟每条传说逐一对比。速度，强壮，美丽，苍白的肌肤，会变色的眼睛，还有雅克布的标准：饮血者，狼人的天敌，冰冷的肌肤，以及永恒的生命。没有多少传说能符合至少一个的因素。

还有另一个问题。我记得在我看过的寥寥无几的恐怖电影里提到过，再加上我今天所看的内容——吸血鬼不能在白天出没，阳光会把他们烧成灰烬的。白天他们都睡在棺材里面，只在夜里出来活动。

一气之下，我啪地一下关掉了电脑的电源，不想再干等着按部就班地关闭电脑。在怒火之外，我更感到了压倒性的窘迫。这一切都太愚蠢了。我居然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搜索着吸血鬼。我到底是怎么了？我决定把大部分的指责归咎于福克斯镇的门槛——还有整个湿漉漉的奥林匹克半岛。

我迫切地想要离开这所房子，但任何我想去的地方都得开上三天的车才能到。无论如何，我还是穿上靴子，漫无目的地走下楼。我甚至没有看看天气，就直接套上了我的雨衣，重重地踏着步子走出门外。

天阴沉沉的，但没在下雨。我不去理会自己的卡车，徒步向东面走去，斜穿过查理的院子走向我此前从未涉足过的森林。没花多长时间我就走进了丛林深处，走到无论是从房子里还是从马路上都已经看不到的地方。唯一的声音是来自我脚下的湿土的吱嘎声，还有突如其来的松鸦的叫声。

一条窄窄的羊肠小道穿过密林延伸到这里，否则我不会冒着让自己迷路的风险走到这里来。我的方向感向来让人绝望：要是周遭有助于认路的信息再少一点，我就必定要迷路了。这条小径蜿蜒着伸向密林里更深处，就我所知，总体上是一路向东延伸。它曲折着绕过一棵棵西德加云杉和铁杉，一棵棵紫杉和枫木。我只是隐约知道自己周围的树的名字，而我知道的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查理。更早些的时候，他

曾在巡逻车里为我指出窗外这些树的名字。这里有许多我不认识的树，还有有一些树我没法确认，因为它们都覆盖在了密密麻麻的绿色藤蔓植物下。

我的怒气推着我往前走，于是我一直沿着小路走去。直到愤怒开始褪去，我才放慢了脚步。点点水滴从我头顶上的天穹潺潺而下，但我不能肯定是开始下雨了，还是纯粹是昨天雨后留在我头上高处的树叶丛中的积水，正在慢慢地滴落下来，完成它们归于尘土的旅程。一棵新倒伏下来的大树——我认为它很新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苔藓覆盖住——斜倚在她的姐妹们的树干上，形成了一个掩蔽的小长椅，离小径只有安全的几英尺高。我踩过一片蕨类植物，小心地坐下来，确保我的夹克隔在了那个潮湿的座椅和相应的衣服之间。然后，我把戴着兜帽的头靠在那棵活着的树上。

我来错地方了，我应该早就知道的，但我还能去哪里呢？这个森林如此苍翠，太像昨晚的梦境了，我没法让自己的心绪保持宁静。既然这里已经不会再有我沉闷的脚步声了，这片沉寂就更加显得讽刺。鸟儿也安静下来了。滴水逐渐变得频繁起来，所以森林上空一定在下雨。那片蕨类植物高得比我还高，因为我是坐着的，所以我知道即使有人从三英尺外的小径上经过，也不会看见我的。（我又犯了个错误，之前的翻译应该是说那棵天然树椅离小路只有几英尺远，所以很安全，不会让贝拉迷路。）

我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最重要的，我必须解决的问题上，但我实在很不情愿这样做。

首先，我必须作出判断，有没有这种可能，即雅克布所说的关于卡伦一家的事是真的。

我的心立刻作出了强烈的否定回答。用这么荒谬的想法来取乐既愚蠢又神经（痴线…）。但是，那又怎样呢？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能说明为什么此时此刻我还活着。我又一次在脑海中列出我自己观察到的东西：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强壮，从黑色变成金色然后又变回来的眸色，超越常人的美丽，苍白冰冷的肌肤。还有更多———件件小事慢慢地显露出来——譬如他们似乎从不吃东西，他们的举止优雅地惊人。还有有时候他们说话的方式，那种陌生的抑扬顿挫和遣词用句更适合于一本另一个世纪的小说的风格，而非二十一世纪的教室。我们检测血型那天他翘课了。他一直没说不去海滩之旅，直到他听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他似乎知道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想些什么……除了我。

他告诉过我他是坏人，非常危险……

卡伦一家有可能是吸血鬼吗？

嗯，他们确实是某种东西。某种在合理判断的可能性之外的事情正在我明察秋毫的眼睛前发生着。不管是雅克布所说的冷族还是我自己的超级英雄论，爱德华•卡伦都不会是……人类。他是某种超越人类的存在。

那么——或许吧。这就是我现在能得出的结论。

另一个问题尤为重要。如果这是真的，我要怎么做？

如果爱德华真的是一个吸血鬼——我很难让自己去想这个词——我该怎么办？让别人牵连进来显然是不行的。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不管我告诉谁，我都得承担相应的责任。

只有两个选项似乎比较有可行性。第一个是听取他的建议：聪明点，离他远远的。取消我们的计划，回到尽可能无视他的状态。当我们被迫坐在一起上课的时候，假装我们之间有一堵无法穿透的，厚厚的玻璃墙。告诉他离自己远点——而且这一次要表现出来。

当我思考着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忽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痛苦之中。我的心抗拒着这种痛苦，迅速跳到下一个选项。

我什么也不用做。毕竟，就算他是某种……危险的存在，至今他也没做什么伤害我的事。事实上，如果他的动作不是那么快的话，我本来会成为泰勒的挡泥板下的一道凹痕的。这么快，我和自己争论着，这绝对反映了一些问题。但如果这种反映是用来拯救生命的，他能有多坏？我反驳着。我的脑子徒劳无功地转着。

如果我能肯定什么事的话，有一件事情我很肯定。昨晚我梦里的那个黑暗的爱德华只是我对雅克布所说的话而产生的恐惧的表现，并非爱德华本人。虽然如此，当我因为狼人的进攻而惊恐地尖叫出声的时候，我也不是因为害怕狼而从嘴里喊出了“不”。我只是害怕着他可能会受伤——即使他露出锋利的尖牙呼唤着我，我也在为他担心

着。

然后我知道，我已经得出答案了。我甚至不知道这里面是否真的有过一个抉择。我已经陷得太深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知道的话——对于我这个吓人的秘密，我什么也不会做的。因为每当我想起他，想起他的声音，他能够催眠的眼睛，他极具吸引力的个人魅力的时候，我只想立刻和他在一起，除此之外便别无所求了。即使……但我不能再想下去了。不能在这里，独自一人待在越来越黑的森林里想。不能在这个时候，不能在雨水让天边的暮色变得黯淡，滴滴答答的声音就像走过铺着瓷砖的地板的脚步声的时候想。我颤抖着，赶快从我的隐蔽之所站起来，担心着那条小路也许会消失在雨中。

但它仍在那里，安全又清晰，蜿蜒着穿过那片湿漉漉的绿色迷宫。我慌忙沿着小路走回去，我的兜帽拉得很低，垂在我的脸旁。我开始惊慌起来，几乎是跑着穿过树林，因为我觉得已经走了像来时那么远的距离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冲过头了，又或者是沿着小路走到了森林里更远的地方。但在我变得更加惊慌失措以前，透过密密麻麻像蜘蛛网一样的树枝，我隐约能瞥见一些开阔地了。然后我听到了一辆车穿过街道的声音，我自由了。查理的草坪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所房子在召唤着我，许诺着温暖以及干燥的袜子。

我走回屋里的时候刚好是正午。我走上楼，换上这一天的装束——牛仔裤和T恤衫——因为我会一直待在家里。全力以赴解决今天的任务不会花上太多的工夫，只是一份周三截止的关于麦克白的论文而已。我心满意足地投入工作，罗列出了一份粗略的草稿。这份宁静的心境是我许久没有感受过的，自从……好吧，自从周四下午以后，如果我足够诚实的话。

不过，这通常是我的风格。做决定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让我饱受煎熬的过程。不过一旦我作出了决定，我就只会坚持到底——通常还会因为已经做出了选择而倍感宽慰。有时这种宽慰会被失望所破坏，正如我来福克斯的决定。但这仍比为作出选择而苦苦斟酌要好得多。

现在带着这个决定住下来要容易多了，荒谬可笑的容易。危机重重的容易。（梅尔实在是言简意赅字字珠玑。。。但我翻到几乎要吐血了。。。）

这一天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而且效率很高——我在八点前就把论文写完了。查理到家的时候简直就是大丰收。我做了一个备忘录，提醒自己下周到西雅图去的时候记得买一本烹鱼食谱。无论何时我一想到这趟旅程，一阵寒意就会飞快地掠过我的脊柱。（不禁打了一个激灵）但这和我跟雅克布•布莱克散步以前所感到过的寒意没什么不同。我想，它们本来应该有所不同的。我本来应该觉得害怕——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做的，但我确实感觉不到这种正确的恐惧感。

那天夜里我一夜无梦，睡得很好。因为那一天我起得太早，前一天晚上又睡得太少，耗尽了我的精力。这是我到福克斯以后的第二次，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在明黄色的光线中醒来。我跳到窗前，惊奇地发现天空里甚至没有半点云影，只有几片小小的羊毛般纯白蓬松的云彩，它们根本不可能带来任何雨水。我推开窗子，惊讶地发现当它打开的时候相当安静，完全没有卡住，一点儿也不像谁知道多少年没开过的样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Edward早就开始夜夜探香闺了。。。）我深吸了一口相对比较干爽的空气。外面很暖和，一丝风也没有。我的血液在血管里沸腾着。

当我下楼的时候，查理已经吃完早餐了，他立刻领会到了我的心情。

“适合外出的好天气。”他评价道。（Nice day out，在翻完无数的景色描写和心理活动以后，我对说话一向简洁的查理感激涕零。。。）

“是的。”我露齿一笑，赞同道。

他冲我一笑，棕色的眼睛弯成了两道弧线。当查理微笑的时候，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当初他和我妈会闪电般地早婚。那段日子里他曾有过的年轻人的浪漫，大部分在我记事以前就消失殆尽了。正如他卷曲的棕发——和我一样的颜色，即使质地有所不同——已经开始减少了，渐渐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前额上发亮的肌肤。但当他微笑的时候，我依然可以看到那个和蕾妮一起私奔的男人的影子，那时候她只比我现在大两岁。

我兴高采烈地吃着早餐，看着点点纤尘在从后窗射入的阳光里轻舞飞扬。查理喊了一声再见，然后我听到了巡逻车开走的声音。出门的时候我拿着我的防水夹克，犹豫了一下。把它留在家里是个诱人却

关乎命运的举措。我叹了口气，把它搭在手臂上，走进了数月以来我见过的最明媚的阳光里。

靠着肘部脂肪的力量，我终于能够把卡车里的每扇窗子都差不多完全摇了下来。我是第一个到学校的。我甚至没有看一眼时钟，就急急忙忙地出门了。我把车停好，径直走向自助餐厅南面的那些很少用到的野餐长凳。那些长凳还有点潮，所以我坐在了我的夹克上，为有机会用到它而高兴着。我的作业已经做完了——慢节奏社交生活的产物——但还有几道三角函数题我不能肯定自己做对了。我勤奋地拿出了书，但在检查第一道题的时候就中途停了下来，开始神游太虚，注视着在红色树皮的树顶上跃动着的阳光。我一时大意，在我的家庭作业的空白处画起速写来。几分钟以后，我才忽然注意到，自己画了五双黑色的眼睛，都在纸上盯着我看。我用橡皮擦把它们完全擦掉了。

“贝拉！”我听到某人在喊我，听起来像是迈克。

我抬起头看四周，这才发觉在我心不在焉地坐在这里的时候，学校里已经挤满了人。每个人都穿着T恤衫，有些人甚至还穿着短袖衫，尽管气温最多不超过六十华氏度。迈克向我走过来，一路挥着手，他穿着卡其色的短袖衫，套在一件条纹橄榄球衫外。

“嗨，迈克。”我喊着，向他挥手。我不能在这样一个早晨表现得毫无兴致。

他走过来坐到我身旁，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在阳光里闪闪发亮。他张大嘴笑着。只是见到我就能让他这样高兴，我无法不感到满足。

“我之前从没注意到过——你的头发带着些红影。”他评价道，手指间抓着的一股细线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着。

“只在太阳下会这样。”

当他捋平我耳后的一缕头发时，我开始有些不安起来。

“好天气，不是吗？”

“我喜欢的天气。”我赞同道。

“你昨天都在做什么？”他的语气有点儿像是在过问自己的所有物的情况。（a bit too proprietary。。。）

“我几乎都在写我的论文。”我没有补充说我已经完成了——没有必然让自己显得是在炫耀。

他用手背拍了一下额头。“哦，是的——那是在周四截止，对吧？”

“呃，我想，应该是周三。”

“周三？”他皱起眉。“大事不妙……你的题目是什么？”

“莎士比亚对待女性角色的态度是否是厌恶女性的表现。”

他盯着我，就好像我刚刚在说隐语一样。

“我想我今晚就得着手写论文了。”他泄气地说道。“我本来还想问你愿不愿意出去逛逛呢。”

“哦。”我卸下了防备。为什么我每次跟迈克愉快的谈话都得以尴尬告终呢?

“嗯，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或者……我可以晚些再写论文。”他满怀希望地向我微笑着。

“迈克……”我不喜欢被置于这种处境。“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他拉下脸来。“为什么？”他问道，眼里充满了警惕。我飞快地想起了爱德华，怀疑着这是否恰好也是他所想到的。

“我觉得……如果你敢立刻重复我所说的话，我会很乐意弄死你的。”我威胁道。“但我觉得这会伤害杰西卡的感情。”

他完全不知所措，显然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杰西卡？”

“真的，迈克，你是瞎子吗？”

“哦。”他轻呼道——显然还在迷惑着。我利用这一点，让自己脱身。

“上课的时间到了，我不能再迟到了。”我把书收起来，塞进包里。

我们沉默着向三号楼走去，他一脸的心烦意乱。我希望不管让他陷入沉思的内容是什么，最好都能把他领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当我在三角函数课上看见杰西卡时，她正热切地说个不停。她，安吉拉还有劳伦准备今晚去天使港买舞会上穿的礼服，而且她希望我也去，尽管我并不需要买。我迟疑着。和几个小女友一起到镇外去是件好事，可劳伦也在。而且谁知道我今晚能做什么……但显然是那条错误的小路让我的心思徘徊不定的。当然，我喜欢阳光。但这并非是我心情愉快的全部原因，事实上，根本就不沾边。

所以我只给了她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告诉她我得先问问查理。

去上西班牙语课的时候，她一直滔滔不绝地说着舞会的事，无暇谈及其他，甚至直到上完课的时候都没停下来过。五分钟后，我们去吃午餐。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疯狂的渴望之中，几乎没怎么注意到她说了什么。我痛苦地渴望着见到他，但不只是他，还有所有的卡伦家的孩子——把他们和折磨着我的头脑的猜疑一一对比。当我穿过自助餐厅的入口时，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一阵恐惧的刺痛滑过我的脊柱，落到我的胃里。他们能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然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颠覆着我——爱德华会再次等着和我坐到一起吗？

如同例行公事一样，我第一眼便向卡伦家的桌子看去。当我意识到它是空的时，一阵恐惧的颤抖在我的胃里翻腾着。带着越来越渺茫的希望，我的眼睛搜索着自助餐厅的余下部分，希望能看见他独自坐着，等着我。到处都坐满了人——西班牙语课让我们来晚了——却没有任何爱德华或者他的某个家人的影子。一种无力的荒凉感袭击了我。

我蹒跚着走在杰西卡后面，不再费神假装在听她说话了。

我们来得太晚了，我们桌子上的人几乎都到齐了。我避开迈克旁边的那张空椅子，更青睐安吉拉旁边那张。我隐约留意到迈克彬彬有礼地为杰西卡拉开椅子，她的脸立刻容光焕发。

安吉拉安静地问了几个关于那篇《麦克白》的论文的问题，我尽可能答得正常些，尽管此时我正盘旋着落入绝望的深渊。她也邀请我今晚和她们一起去，而我立刻答应了，想要抓住任何能让我分心的事。

当我走进生物教室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怀着最后一线希望。但在看到他空空的座位以后，新一轮的失望向我涌来。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过得漫长又沉默。体育课上，我们要听羽毛球的规则讲演，这是排着队等着我的又一次煎熬。但至少，这意味着我可以坐下来听课，而不是在庭院里到处被绊到。最好的部分是教练没能讲完，所以明天我又将逃过一劫。在我从余下的课里解放出来以前，我根本不去在乎后天他们就要让我拿上球拍了。

我很高兴能离开学校，这样我就能在今晚陪着杰西卡出去以前自由自在地发脾气和意志消沉了。但正当我走进查理家大门的时候，杰西卡打电话来取消了我们的计划。我试图为迈克邀请她出去吃晚餐感到高兴——我确实为他最终明白过来而感到宽慰——但我热切的声音在我自己耳中显得很假。她把我们的购物之旅顺延到了明天晚上。

这就让我几乎没有了可以分心的事。我把鱼放进调味汁里腌好，又做了一个沙拉，再加上昨天晚上剩下的面包，晚餐就准备好了，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花了半小时专心致志地写作业，但又把作业给写完了。我检查自己的电子邮件，看着积攒下来的我母亲发来的邮件，时间越靠后的语气越显暴躁。我叹了口气，打了一封简短的回复。

“妈妈，

抱歉。我出去了。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海滩。而且我还有一份论文要写。”

我的借口听起来相当地可悲，所以我放弃了，换成了下面这封。

“今天外面晴朗极了——我知道，我也很震惊——所以我打算到外面去，尽可能地多吸收一些维生素D。我爱你。

贝拉”

我决定用课外阅读来打发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我来福克斯的时候我随身带了一些藏书，其中最残破的那一册是简•奥斯丁的作品集。（英雄所见略同。。。）我挑出那本书，向后院走去，下楼的时候顺手从楼梯顶上的亚麻布衣橱里抓了一条破旧的褥子。

在查理小小的，四四方方的庭院里，我把那条褥子对叠了一下，把它放到树阴之外的草坪上。不管阳光照射多久，那块草坪永远都是微微湿润着的。我趴下来，把脚踝在空中交叠，飞快地浏览着书里的每一篇小时，试图决定哪一篇最能让我沉迷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前者我读得最多，所以我开始看《理智与情感》，但在看了三页以后却想起来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碰巧也叫爱德华。我愤怒地转去看《曼菲尔德庄园》，但这一篇的主人公叫埃德蒙，实在是太相近了。十八世纪末就没有别的名字可用了吗？我啪地合上书，气恼地把书扔过头顶。我把袖子挽到最高的地方，然后闭上了眼睛。我严厉地对自己说，我什么也不要想，只想让我的肌肤暖和起来。微风轻轻吹拂着，却把我脸旁的头发吹得卷曲起来，这样很痒。我把头发全部拢到脑后，让它呈扇形披散在我身上的褥子上，然后又一次把心思放在阳光的热度上。暖烘烘的阳光落在我的眼皮上，我的颧骨上，我的鼻子上，我的嘴唇上，我的小臂上，我的脖子上，浸透了我轻薄的衬衣……

接下来我听到了查理的巡逻车碾上车道的砖块的声音。我吃惊地坐起来，发觉光线已经消失在了树丛后。我方才睡着了。我茫然地环顾四周，忽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人。（Edward来看海棠春睡图了。。。）

“查理？”我出声询问道。但我能听到从房子前头传来的他关门的声音。

我跳起来，急躁得有些可笑，收拾起已经有些潮湿的褥子和书。我冲进屋里，往锅里放了点油，开始加热，意识到晚餐要推迟了。当我进来的时候，查理正在把武装带挂起来，脱下靴子。

“抱歉，爸爸，晚餐还没好——我在屋外睡着了。”我的话被呵欠打断了。

“别担心，”他说。“总之，我想先看看赛事的比分情况。”

为了找些事干，晚饭后我和查理一起看电视。没什么我想看的节目，但他知道我不喜欢篮球，所以他换了台，切换到某个我们都不怎么喜欢的情景喜剧。但他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能待在一起做点什么。如果不去管我的失落的话，让他高兴是件不错的事。

“爸爸，”插播广告的时候我说道。“杰西卡和安吉拉打算明天晚上去天使港去找舞会穿的衣服，她们想让我帮忙挑选……你介意我跟她们一起去吗？”

“杰西卡.斯坦利？”他问道。

“还有安吉拉.韦伯。”我叹了口气，给了他更加详尽的信息。

他很困惑：“可你不打算去舞会，对吧？”

“我不去，爸爸。但我可以帮她们找衣服——你知道，给她们一点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果是跟一个女人说话，我就不用解释这些了。

“嗯，好吧。”他似乎意识到他离少女的世界太远了。“不过，这是上学的晚上。”

“我们一放学就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回来。你要自己解决晚餐，没问题吧？”

“贝尔，在你到这儿来以前，我自力更生了十七年。”他提醒我。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嘟囔着，然后更清晰地补充道。“我会在冰箱里留一点做冷餐三明治的食材，好吗？就在冰箱上层。”

这天早上又是晴空万里。我又燃起了新的希望，虽然我冷漠地试图把这种感觉给压下去。因为天气更暖和了，我穿上了一件深蓝色V领短打衫——这是我在凤凰城冬天最冷的时候才会穿的衣服。

我精确地安排着到校时间，这样我就能刚好赶上上课了。我心里沉甸甸的，满停车场兜着圈子找空位，同时也是在找那辆银色沃尔沃，但它显然不在。我把车停到最后一排，然后匆忙地跑去上英语课，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教室，然后在最后一声铃响前缓了过来。

今天和昨天完全一样——只是我没能保住心头萌发的小小希望之芽。当我徒劳地搜索着午餐室，当我坐到空荡荡的生物实验桌旁时，我只能痛苦地把它们扼杀掉。

天使港计划今晚将重新启动，让一切变得更有吸引力的是劳伦另有贵干的事实。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到镇外去，这样我就能停下来不再从肩膀上看过去，希望能看见他像平常一样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那里。

我向自己发誓，我今晚要过得非常愉快，而且不能在扫货的时候让安吉拉或者杰西卡扫兴。也许我也应该买点衣服。我拒绝想到这周末我可能得孤零零地在西雅图购物，对更早些时候的行程安排毫无兴致。当然，他不会单方面地取消约定的，至少会告诉我一声。

放学后，杰西卡开着她老掉牙的白色水星跟着我回家，这样我就能把书和车扔在家里。当我在屋里的时候，我飞快地刷了几下头发。一想到能逃离福克斯，我就感到一阵轻微的亢奋。我在桌上给查理留了张纸条，再次告诉他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的晚饭，然后从我的书包里取出那个破旧的钱夹，把里面的东西都转到一只我很少用的钱包里，然后跑出去找杰西卡。接下来我们去了安吉拉家，她正等着我们。当我们真的开出小镇的范围时，我的兴奋开始以指数形式增长。

8.惊魂

杰西开车比警长还快，所以我们四点就到了天使港。距我的上一次女孩夜间出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在我体内奔涌的雌性激素让我十分亢奋。（继续膜拜梅尔。。。）我们听着烦人的摇滚乐，杰西卡含糊不清地说着和我们一起玩的男孩。杰西卡和迈克的晚餐进行得相当顺利，她希望周六晚上他们可以进展到初吻阶段。我愉快地向自己笑了笑。安吉拉只是随大流地对参加舞会感到高兴，但对埃里克真的没什么兴趣。杰西试图逼供出她喜欢的男生类型，但稍后就被我用一个关于衣服的提问给打断了，便放过了她。安吉拉向我投来感激的一瞥。

天使港是个小巧精致的专坑游客的风景点，比福克斯更漂亮，更有趣。但杰西卡和安吉拉对这里很熟，所以她们根本没在岸边的观光大道浪费时间。杰西径直开向了镇上一家大型百货商店，那里和戴着游客至上的面具的海岸区域只隔着几条街道。

海报上说这是一次半正式舞会，但我们不太能肯定那意味着什么。当我告诉杰西卡和安吉拉在凤凰城我从没参加过舞会的时候，她们两个都大吃一惊，简直难以置信。

“难道你从来都没有跟男朋友或者之类的人去过吗？”我们穿过商店的前门时，杰西卡怀疑地问道。

“真的。”我力求让她相信这一点，不想坦白承认我的跳舞问题。“我从来没有过男朋友，或者类似的人。我很少出去。”

“为什么不出去呢？”杰西卡盘问道。

“没人邀请我。”我如实答道。

她看上去仍在怀疑。“这里有人邀请你出去，”她提醒我，“可你都对他们说不。”我们正在青春时尚区，细看着一排排派对服饰。

“嗯，除了泰勒。”安吉拉默默地更正道。

“不好意思，”我喘着气说道。“你在说什么？”

“泰勒告诉每一个人他将会和你一起去正式舞会。”杰西卡用怀疑的

眼神告诉我。

“他说什么？”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要窒息了。

“我告诉过你那不是真的。”安吉拉对杰西卡低声抱怨道

我沉默着，依然沉浸在打击之中，然后很快变成了愤怒。但我们已经找到衣架了，现在我们有活干了。

“这就是为什么劳伦不喜欢你。”当我们翻拣着衣服的时候，杰西卡咯咯地笑着对我说。

我把牙咬得咯咯直响。“你觉得，要是我开着我的卡车从他身上碾过去，他会不会不再对对那次事故感到内疚？他会不会放弃弥补他的过错甚至回过头来要求我补偿他？”

“也许吧。”杰西窃笑着说。“也许这就是他这样做的原因。”

这里的裙子不算很多，但她们两个都找到了不少值得试穿的衣服。我坐在更衣室里的一张矮脚凳上，靠着那块三面镜，试图控制自己七窍生烟的愤怒。

杰西在两条裙子中挣扎着——一件是长款无肩带的经典黑色礼服，另一件是及膝细肩带的铁蓝色礼服。我推荐她选蓝色那件，为什么不抓住人们的眼球呢？安吉拉选了一条淡粉色裙子，它恰到好处地裹住她纤长的身形，给她浅棕色的头发增添了几分甜美。我毫不吝啬地赞美她们，帮忙把她们不要的衣服挂回衣架上。整个过程比我在家陪蕾妮购物时要短暂和容易得多。我猜想，如果真要说是为什么的话，是因为这里的选择很有限。

我们又冲去买鞋子和饰品。当她们试穿的时候我只是在一旁看着提供意见，没有心情给自己买东西，尽管我确实需要买新鞋了。女孩之夜带来的亢奋在我回想起对泰勒的厌恶以后已经快要消失殆尽了，给忧郁留下了卷土重来的空间。

“安吉拉？”在她试穿一双粉色的装饰着皮革的高跟鞋时，我迟疑着开了口。她正为有一个足够高的舞伴而欣喜若狂，这样他就能穿高跟鞋了。

杰西卡已经逛到了珠宝柜台，留下我们两个在一起。

“怎么了？”她伸出腿，转过脚踝，想要更好地看看这双鞋。

我的勇气又用完了，只好放弃。“我喜欢这双。”

“我想我可以把它们买下来——虽然除了一条裙子它们什么也不搭。”她若有所思地说着。

“哦，别犹豫——他们正在打折呢。”我鼓励道。她微笑着，盖上那只装着一对看起来更实用的白色鞋子的盒子。

我再次尝试。“呃，安吉拉……”她好奇地抬起头。

“这是不是很正常……对卡伦家的孩子来说，”我的眼睛盯着她的鞋子。“就是，经常不来上学？”我试着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漠不关心，却悲惨地以失败告终。

“是的，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徒步旅行上——甚至包括医生本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户外活动。”她平静地告诉我，依然在检查她想鞋子。她甚至没有问一个问题，更别提杰西卡会连珠炮似的发问的成百个问题了。我真的开始喜欢安吉拉了。

“哦。”当杰西卡折返回来向我们展示她发现的那件可以搭配她的银色鞋子的人造宝石项链时，我丢下了这个话题。

我们计划去观光大道上的一家意大利小餐厅吃晚饭，但买衣服所花的时间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长。杰西和安吉拉打算把她们的衣服拿回车里，再走到海港那里。我告诉她们一个小时以后在餐厅里等她们——我想去找一家书店。她们都很乐意陪我去，但我鼓励她们去玩得开心点——她们都不知道当我被书包围的时候我会多么的沉迷。这是我更情愿一个人做的事。她们向车子走去，开心地闲聊着，而我则直奔向杰西所指的方向。

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那家书店，但它并不是我想找的那种书店。橱窗里摆满了水晶球，捕梦网，以及关于精神治疗的书。我甚至不想走进去。透过玻璃，我能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灰色的头发直直地

耷拉在她的背上。她裹着一条六十年代时就已经过时了的裙子，站在柜台后露出热烈欢迎的微笑。我认为我完全可以跳过和她对话这一步。镇上一定还有一家更正常的书店。

我漫步着穿过街道，一心希望自己正在走向闹市区，街上正挤满了下班的车流。我没太留意自己该向哪个方向走去。我正在全力应付着心头的失落。我如此努力地不让自己去想他。而安吉拉所说的……还有更多事情试图击倒我对周六的希望。当我抬头看见别人的银色沃尔沃停在路边时，我感到了一阵更为痛苦的失望，这几乎把我给击垮了。愚蠢，不可靠的吸血鬼，我自忖着。

我重重地踏着步子，向更南的方向走去，走向几家正面是玻璃墙的，看起来比较可靠的商店。但当我走过去的时候，才发现那只是一家维修店和一间闲置的店面。我还是有很多时间，没有必要现在就回过头去找杰西和安吉拉。而且在跟她们碰头以前，我确实需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我用手指捋了几下头发，做了好几次深呼吸，然后继续转过街角。

　　当我穿过另一条街道时，我开始意识到，我走错方向了。我看到的仅有的几辆车都是往北去的，而这里的建筑看起来更像是仓库。我决定在下一个路口向东走，然后在走了几个街区原地打转，试图碰碰运气，找到另一条走回观光大道的路。

几个男人成群结队地从我正在走向的街角走出来，穿着如此随便，就好像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但他们都脏兮兮的，看上去不像是游客。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我意识到他们没比我大几岁。他们在大声地开着彼此的玩笑，刺耳地大笑着，相互推搡着胳膊。我飞快地躲到人行道内侧，给他们让出路来，很快地走过去，想要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穿过街角。

“嘿，这儿！”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其中一个喊道。他只能是在跟我说话，因为周围根本没有别人。我下意识地抬起头，他们中的两个停了下来，另外两个还在慢慢走着。离我最近的那个体格魁梧的黑发男人看上去才二十出头，似乎就是刚刚说话的那人。他穿着一件敞开着的法兰绒衬衣，里面穿着一件肮脏的T恤衫，牛仔裤破破烂烂的，还穿着凉鞋。他向我迈了一步。

“你好。”纯粹是下意识地，我低声说道。然后我飞快地看向别处，加速向拐角处走去。我能听到他们在我身后高声大笑着。

“嘿，等等！”他们中的一个又在我背后喊道，但我继续向前冲，直到转过街角，才安下心来，松了一口气。我依然能提到从背后传来的他们得意的高笑。

我发现自己站在一条人行道上，它通向几座暗色调的大仓库背后，每一座仓库都有着巨大的供货车卸货用到车库门，因为到了晚上而紧锁着。街道南面没有人行道，只有一道高高围起的，上面安着带刺的铁丝网，保卫着高墙后存放着重要货物的远足。我看出来了，作为一个人生地不熟的访客，我离天使港那边已经相当远了。我意识到，天色越来越黯淡，云层最终又聚拢来了，堆积在西边的地平线上，让日落提前了。东边的天空依然晴朗，却灰蒙蒙的，布满了粉色和橙色的光纹。我把夹克留在了车里，一阵忽然的战栗让我紧紧地把双臂抱在胸前。一辆单厢货车从我身边开过，然后路面又变得空荡荡起来。

天忽然黑得更快了，然后当我越过自己的肩膀看向那片烦人的云彩时，我震惊地注意到两个男人正在我身后二十英尺外的地方悄无声息地向我走来。

他们是刚刚在街角和我擦身而过的那伙人，但不是刚刚和我说话的那个肤色黝黑的人。我立刻转过头，加快了脚步。一阵与天气无关的寒意又一次让我战栗起来。我的钱包用一根皮带斜挎在身上，我把它紧紧地捂在身上，就是那种你能想到的姿势，这样它就不容易被抢走了。我确切地知道我的防狼喷雾在那里——仍在我床底下的登山包里，还没开封。我身上没有多少钱，只有二十几美元。我考虑着“不小心”让我的包掉下去，然后快步走开。但是，我脑后的一个小小的，吓人的声音警告着我，他们可能会是比强盗更糟糕的人。

我专注地聆听着他们安静的脚步声，但比起他们之前发出的嘈杂的噪音，这实在是太安静了点。听起来他们也没有任何加速或者靠近我的意思。呼吸，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在跟着你。我继续快步走着，速度快得就差没跑起来，专注地盯着现在离我只有几码远的右手边的转角处。我能听到，他们和我依然保持着原来的距离。一辆蓝色的小车从南边开进这条街道，飞快地从我身边开过。我想过跳到车前把它截住，但我犹豫了。我抑制住自己的冲动，

是因为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被跟踪了。然后，已经太迟了。

我走到拐角处，飞快地瞥了一眼，发现那只是通往另一幢建筑物的断头路。我中途改变了主意。我不得不赶紧改变方向，冲过那条狭窄的车道，然后回到人行道上。这条道路在下一个拐角处中断了。那里有一个停下的标志。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身后微弱的脚步声上，考虑着要不要逃跑。但是，他们听起来在背后更远的地方，而且我知道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跑过我的。如果我试图跑快些，我一定会被绊到，然后躺倒在地上。脚步声显然是从后面更远的地方传来的。我冒险飞快地向肩膀后扫了一眼，然后宽慰地看到，他们现在在离我大概有四十英尺的距离。但他们都在盯着我。

我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走到拐角处。我尽量让自己的步子踏得稳一些，那两个被我远远地抛在后面的男人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的轻。也许是他们意识到自己吓着我了，所以感到抱歉。我看见两辆车一路向北开进了我正在前往的那个十字路口，我宽慰地松了口气。等我离开这条荒芜的街道的时候，周围一定会有更多人的。我轻快地跳过拐角，感激地叹了口气。

然后脚下一滑，停在那里。

这条街道两旁全是空白的，没有门窗的墙。我能看见在远处两个十字路口以外的地方，有街灯，有车流，还有更多的行人，但那些都太远了。因为在这条街的中部，在西边的建筑物旁闲逛着的，正是那伙人中另外两个。当我僵在人行道上的时候，他们都兴奋地笑着看着我。然后我意识到，我没有被跟踪。

我被堵截了。

我只停顿了一秒，但却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我转过身去，向路的另一头冲去。我有种沉重的感觉，知道这只是一次白费力的尝试。我身后的脚步声现在变响了。

“你来啦！”从那个健壮结实的黑发男人口中发出的浑厚的说话声打破这片紧绷的宁静，把我吓了一跳。在逐渐聚拢的黑暗中，他似乎是在向我身后看去。

“是啊。”在我试图飞快地穿过街道时，一个声音从我身后大喊着，又把我吓了一跳。“我们只是绕了点路。”

现在我不得不放慢了脚步。我把自己跟那两个闲逛的人的距离缩短得太快了。我的尖叫相当地响亮，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让它派上用场。但我的嗓子实在太干了，我不敢肯定我能发出多大的音量。我飞快地把钱包越过头取下来，用一只手紧紧地攥着那条皮带，准备把它交出来，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当成武器用。

当我警惕着停下脚步的时候，慢慢地向街道走去的时候，那个矮胖的男人在墙那边耸了耸肩。

“离我远点。”我警告着，猜想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力而且无畏。但我对喉咙太干的判断是正确的——音量不够。

“别这样，甜心。”他喊道，然后一片沙哑的笑声又在我背后响起。

我鼓起勇气，分腿站立，试图在恐惧中记起我知道的那些少得可怜的防身术。手腕外侧向上猛刺，有望打断鼻梁或者把它挤进脑袋里。手指向眼窝猛刺——努力向上钩起，把眼珠子剜出来。当然，还有标准的膝撞腹股沟。同一个悲观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大声说着，提醒我很有可能根本没有胜算对抗其中的一个，更何况这里有四个人。闭嘴！我赶在恐惧击倒我以前对那个声音下令。如果没人帮我，我根本不可能逃出生天。我试图吞咽了一下，好发出足够响亮的尖叫。

车灯忽然从转角处飞快地冲过来，那辆车几乎撞上了那个矮胖的男人，逼得他跳回了人行道上。我冲到路上——这辆车要么停下来，要么就得撞上我了。但那辆车出人意料地摆尾急转，骤然停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乘客座的门打开了。

“上车。”一个狂怒的声音命令道。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瞬间消失了，一种安全感席卷了我的全身——我甚至还在街上站着呢——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听到他的声音的那一刹那。我跳进座位里，猛地用力把我身后的门关上。

车里很黑，即使在门开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光线照进来，我只能借着仪表板上发出的红光勉强看清他的脸。他调转车头向北，轮胎发出尖锐的声音。车子加速得太快了，以至于急转着冲向了街道上那些吓呆了的男人。当我们径直开出街道，加速向海湾驶去的时候，我仅能瞥见他们向人行道上逃去。

“系上你的安全带。”他命令道，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双手紧紧地抓着座位。我迅速服从了命令。安全带扣在一起时发出啪的一声，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响亮。他向左急转，向前推进着，接连闯过了好几个红灯也没停下来。

但眼下我只感受到了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完全不关心我们要去哪里。我凝视着他的脸，深深地感到宽慰，这种宽慰甚至超过了我意外得救的感觉。在微弱的光线里，我细看着他毫无瑕疵的容貌，等着我的呼吸恢复如常，直到我想起来，他脸上的神情是一种残暴的愤怒。

“你还好吧？”我问道，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嘶哑。

“不。”他简略地答道，依然是震怒的口吻。

我沉默地坐着，看着他的脸，他冒火的眼睛却直视着前方，直到车子忽然一个急停。我环顾四周，但外面太黑了，除了公路两旁那些模糊的黑色的树影，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已经不在镇上了。

“贝拉？”他问道。他的声音紧绷着，显然在竭力控制着自己。

“怎么了？”我的声音依然沙哑着。我试图不发出声音地清了清嗓子。

“你没事吧？”他还是没有看我，但他脸上的狂怒再明白不过了。

“是的。”我用嘶哑的声音轻轻地说着。

“请让我分神。”他下令。

“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他急促地呼了口气。

“随便说些不关痛痒的事，直到我平静下来为止。”他阐释着，闭上眼睛，用拇指和食指按压着鼻梁。

“呃。”我痛苦地搜寻着脑海里的琐事。“明天上课以前我要开车从泰勒•克劳利身上碾过去。”

他依然紧紧地闭着双眼，但他的嘴角微微抽动着。

“为什么？”

“他告诉每一个人说他要带我去参加正式舞会——不管他是有病还是在努力为上次差点杀了我作补偿……嗯，你记得的，不知怎的他认为正式舞会是这样做的良好时机。所以我估计我也危害一次他的性命的话，我们俩就扯平了，他就不必再努力作补偿了。我不需要敌人，如果他肯放过我的话，也许劳伦会放弃和我做对。不过，也许我得完全摧毁他那辆森特拉。如果他没有车的话，他就没法带任何人去正式舞会了……”我不停地唠叨着。

“我听到过这些传言。”他的声音听起来镇静些了。

“真的？”我难以置信地问道，早先的怒火再次熊熊燃烧起来。“要是他从脖子以下高位截瘫，他同样也没法去参加正式舞会了。”我喃喃低语着，推敲着我的计划。

爱德华叹息着，终于睁开了眼睛。

“好些了？”

“完全没有。”

我等待着，但他不再说话了。他把头靠在椅背上，盯着车里的天花板。他的神情很坚毅。

“怎么回事？”我的声音低得像在耳边低语。

“有时候我会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贝拉。”他也低语道，当他看

向窗外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两条缝。“但这对我不会有任何好处，即使我掉头回去，找到那些……”他没把话说完，便移开了视线，再次挣扎了许久，才控制住自己的怒火。“至少，”他继续说道。“这是我努力用力说服自己的借口。”

“哦。”这个词显然不够恰当，但我想不出更好的回答。

我们又一次在沉默中坐着。我瞥了一眼仪表板上的时钟。已经六点半了。

“杰西卡和安吉拉会担心的。”我低声说着。“我本来应该去跟她们碰头的。”

他一声不响地发动了引擎，流畅地掉转车头，加速冲回镇里去。我们几乎是立刻就开回了有路灯照明的地方，但车速还是太快，迂回着穿过观光大道上缓缓开着的车流里的空隙。他把车平行于路边停了下来，停在了一个我觉得对这辆沃尔沃来说有点太小的空位上，但他毫不费力地只一次就把车停好了。我向窗外望去，看见了拉•贝拉餐厅的灯光。杰西卡和安吉拉正从店里走出来，焦急地向和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

“你怎么会知道上哪儿……？”我开了口，但随后只是摇头。我听到门开的声音，回头去，却看到他正在下车。

“你要做什么？”我问道。

“我要带你去吃晚餐。”他轻轻地微笑着，眼神却依然坚毅。他走出车外，把门关上。我解开安全带，也匆匆忙忙地下了车。他在人行道上等着我。

在我开口以前，他说话了：“在我又想去追捕他们以前，去把杰西卡和安吉拉叫住。要是我再碰上你另一些朋友，我不认为我还能管得住自己。”

他话语里的威胁让我不寒而栗。

“杰西！安吉拉！”我在她们背后大喊着，当她们回过头来时，我用力挥着手。她们转身向我冲回来，但在看清和我站在一起的人以后，脸上显而易见的宽慰瞬间变成了惊讶。她们在离我只有几英尺远的地

方踌躇着。

“你上哪儿去了？”杰西卡的声音里充满了怀疑。

“我迷路了。”我羞怯地承认道。“然后我碰见了爱德华。”我向他做了个手势。

“我可以加入你们吗？”他用丝绸一样柔软的，让人无法抗拒的声音问道。我能从她们脸上吃惊的神情看出，此前他从未对她们施展过他的天赋。

“唔……当然。”杰西卡喘息着说。

“呃，事实上，贝拉，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就吃过了——抱歉。”安吉拉坦白道。

“没关系——我不饿。”我耸耸肩。

“我觉得你最好吃点东西。”爱德华的声音很低，却充满了威严。他抬头看着杰西卡，稍稍提高了音量。“你介意我今晚开车送贝拉回家吗？这样你就不用在她吃东西的时候等着了。”

“嗯，没问题，我猜……”她咬住唇，试图从我的表情看出哪个才是我想要的。我向她使了个眼色。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和我永远的救星待在一起。我有太多太多的问题要问了，但只有在我们独处的时候，我才能轰炸他。

“好吧。”安吉拉比杰西卡反应得更快。“明天见，贝拉……爱德华。”她抓住杰西卡的手，拖着她向车子走去。我看见她的车子离这里不远，停在了第一街上。当她们上车的时候，杰西回过头来向我挥手，她的脸上充满了好奇的渴望。我也向她们挥手，一直等到她们把车开走，才转过身去面对他。

“老实说，我一点儿也不饿。”我坚持说着，抬起头端详着他的脸。他的神情有些难以捉摸。

“就当是为了我。”

他向餐厅的大门走去，推开门，用固执的神情把门撑住。显然，已经没商量了。我顺从地叹了口气，从他身旁走过，进了餐厅。

餐厅里并不拥挤——现在是天使港的淡季。店主是女的，当她审视着爱德华的时候，我读出了她眼里的神情。她热情地有些过火地欢迎他的光临。我吃惊地发现，这居然会让我如此心烦意乱。她比我高几英寸，漂亮得简直违背了自然规律。

“有两个人的位置吗？”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的声音都太诱人了。我看见她的眼睛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然后移开了。显然她对我的相貌平平，还有爱德华出于谨慎，在我们之间保持着的毫无身体接触的距离感到相当地满意。她把我们带到用餐区里人最多的地方的正中，一张足以坐下四个人的桌子旁。

我正要坐下，爱德华却向摇了摇头。

“也许换个更私密些的地方？”他安静地向店主坚持着。我不太敢肯定，但看上去他熟练地给了她一点小费。我从没见过有人拒绝一个座位，除了在老电影里。

“当然。”她听起来和我一样吃惊。她转身领着我们绕过一堵隔墙，走到小小的一圈卡座前——所有的卡座都是空的。“这里怎么样？”

“好极了。”他熠熠生辉的笑容一闪而过，立刻把她迷住了。

“呃。”——她摇了摇头，眨着眼睛——“你的侍者马上就到。”她步伐不稳地走开了。

“你真的不应该对别人这样做。”我批评道。“这太不公平了。”

“做什么？”

“像那样迷得她们晕头转向——她现在可能正在厨房里大口大口地喘气呢。”

他似乎很困惑。

“哦，得了吧。”我怀疑地说。“你必须知道你会对别人造成的影

响。”

他把头偏向一侧，眼里充满了好奇。“我迷得别人晕头转向？”

“你没注意到吗？你以为每个人都能那么轻易地为所欲为吗？”

他不理会我的问题。“我迷得你晕头转向了吗？”

“经常如此。”我承认道。

然后，我们的侍者到了，她一脸的期待。女店主显然已经躲到幕后去上菜了，但这个新来的女孩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失望。她把那股短短的黑发拨到耳后，热情得有些过分地笑着。

“你好，我的名字是安博，今晚我将是您的侍者。您想喝点什么吗？”我不会看错的，她只对他一个人说话。

他看着我。

“我要一杯可乐。”听起来像是个疑问句。

“两杯可乐。”他说道。

“马上为您送到。”她用另一个火辣辣的微笑向他保证道。但他没看见。他在看着我。

“怎么了？”等她走开以后，我问道。

他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你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我回答道，对他的紧张吃惊不已。

“你不觉得眩晕，恶心，寒冷……吗？”

“我应该这样觉得吗？”

我的口气里充满了迷惑，这让他轻笑起来。

“好吧，我本来还在等着你从震惊里回过神来呢。”他歪扭着脸，露出一个完美的弯弯的微笑。

“我不觉得会发生那样的事。”直到我能再次顺畅地呼吸，我才说道。“我通常很擅长忘掉不愉快的事。”

“还是一样，只要你能吃点甜食和食物进去，我会感觉好些。”

就好像得到暗示一样，那个女招待带着我们的饮料和一篮烘焙面包卷出现了。当她把这些东西摆上桌的时候，她背对着我站着。

“您准备好点餐了吗？”她问爱德华。

“贝拉？”他问道。她极不情愿地转过身来面向我。

我点了我在菜单上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呃……我要蘑菇馄饨。”

“你呢？”她转身微笑着看着他。

“不用了。”他说道。当然不用了。

“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让我知道。”那个羞答答的微笑依然恰当地挂在那里，但他根本就没在看她，她不高兴地走了。

“喝吧。”他下令道。

我顺从地啜饮着我的苏打水，然后大口喝了起来。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我是这么的渴。当他把他那瓶推给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喝完一整瓶了。

“谢谢。”我低声说着，还是觉得很渴。从冰镇苏打水上传来的寒意传遍了我的脸颊，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你冷吗？”

“只是可乐的缘故。”我解释道，又打了个冷战。

“你没带夹克外套吗？”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赞成。

“带了。”我看着身旁那张空空的长椅。“哦——我把它落在杰西卡的车上了。”我这才想起来。

爱德华开始把他的夹克外套脱下来。我忽然意识到，我一次也没有注意过他的穿着——不只是今晚，从来都是。我只是没法让自己的视线从他脸上移开。现在，我强迫自己去看他的衣着，专心地看。他正在脱下来的是一件浅米黄色的皮夹克，里面穿着一件象牙白色的高领毛衣。这件毛衣紧贴着他，强调着他的胸膛是那么的强壮。（口水下来了。。。擦掉）

他把夹克递给我，打断了我含情脉脉的凝视。

“谢谢。”我又说了一遍，这才把胳膊套进他的夹克里。这件衣服很凉——就像是我那件一直挂在通风的走廊里的夹克，早上第一次穿上时的感觉。我又哆嗦了一下。这衣服闻起来很不错。我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分辨出这股甜腻的香气是什么。闻起来不像是古龙水的味道。袖子太长了，我把袖子推上去，好让我的双手解放出来。

“这种蓝色和你的肌肤很是相衬。”他看着我说道。我很惊讶，只得低下了头，理所当然地脸红了。

他把那一篮面包推到我面前。

“真的，我根本就没受到打击。”我反对道。

“你本来应该会的——正常人都会受到打击。你看上去不为所动。”他似乎有些动摇。他凝视着我的眼睛。而我看到了，他的眼睛是那么的明亮，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次都要更明亮，是一种金色的奶糖的颜色。

“和你在一起让我感到很安全。”我坦白道，又一次被他催眠着说出了实话。

“这比我计划的还有复杂。”他低声自言自语道。

我一边拿起一个烘焙面包卷，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把它吃完，一边估摸他的表情。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适合向他提问。

“当你的眼睛如此明亮的时候，你的心情通常都会比较好。”我评价道，试图把他的注意力从那个让他皱着眉闷闷不乐的想法里转移过来。

他吃惊地看着我。“什么？”

“当你的眼睛是黑色的时候，你总要更暴躁些——我想是这样的。”我继续说道。“我有一套关于这个的理论。”

他的眼睛眯缝起来。“又有理论了？”

“嗯哼。”我咬了一小口面包，试图让自己的表情显得淡漠些。

“我希望你这次能更有创造性些……或者，你还在窃取漫画书里的理论吗？”他淡淡的笑容里充满了嘲讽，但他的眼睛依然紧绷着。

“嗯，不是，我不是从漫画书里看到的，但我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我供认道。

“还有呢？”他催促着。

　　但这时候，那个女招待又绕过那堵隔墙，拿着我的食物大步走过来。我意识到我们两个都无意识地从桌子上向对方靠过去，因为当她走过来的时候我们都退回去坐直了身子。她把菜放到我面前——看起来相当地美味——然后飞快地转过身去面向爱德华。

“您改变主意了吗？”她问道。“真的没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我已经开始想象她话里的双重含义了。

“不用了，谢谢。不过，最好再拿点苏打水过来。”他用纤长雪白的手向我面前的空杯子做了个手势。

“没问题。”她拿上那两个空杯子，走开了。

“你刚刚说到？”他问道。

“我会在车里告诉你的。如果……”我停了下来。

“还有条件？”他挑起一侧眉头，声音里充满了不祥的预兆。

“当然，我确实有几个问题要问。”

“当然。”

那个女招待又拿着两瓶可乐回来了。这次她放下东西，什么也没说，又离开了。

我喝了一小口可乐。

“好了，继续说。”他敦促着我，声音依然紧绷着。

我从最容易的那个问起。或者只有我这样认为。“为什么你会在天使港？”

他低下头，慢慢地把放在桌上的两只大手叠到一起。他的眼睛从睫毛下飞快地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一丝坏笑。

“下一个。”

“但这是最容易的一个。”我反对。

“下一个。”他重复着。

我挫败地低下头。我拆开我的那套银餐具，拿出叉子，小心地戳起一个馄饨。我慢慢地把它放到嘴里，依然低着头，一边咀嚼一边思考着。蘑菇很好吃。我咽下去，又喝了一口可乐，这才抬起头来。

“好吧，那么。”我盯着他，慢慢地说着。“比方说，当然只是假设，那么……某个人……能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的，读心——但总有几个例外。”

“只有一个例外。”他更正道。“假设。”

“好吧，只有一个例外，那么。”我对他的合作感到很震惊，但我力图表现得不经意些。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有没有限制条件？那个某人……怎么能够……在恰当的时间找到另一个人？他是怎么知道她陷入困境的？”我想知道自己这些费解的问题有没有意义。

“只是假设？”他问道。

“当然。”

“好吧，如果……那个某人……”

“让我们称他为‘乔’。”我提议道。

他挖苦地一笑。“乔，那么。如果乔有留心注意的话，时间也许就不需要掐得那么准了。”他摇了摇头，转着眼睛。“只有你才能在这么小的城镇里遇上麻烦。你知道，你可能打破了他们十年来的犯罪率统计数据。”

“我们正在谈一个假设的案例。”我冷淡地提醒他。

他冲我大笑起来，眼里盈满了暖意。

“好吧，我们确实是。”他赞同道。“我们可以称你为‘简’吗？”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我再也没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问道。我意识到自己又在向他侧过身去了。

他似乎动摇了，为心底的某个两难选择左右为难着。他的目光紧紧地锁住了我的双眼，我猜他正在抉择，是否要把真相告诉我。

“你可以信任我，你知道的。”我低声说着。我向前伸出手，不假思索地，想要触碰他交叠着的双手，但他不着痕迹地把手移开了，我只好把手收回来。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他的声音几近耳语。“我错了——你比我所钦佩的还要善于观察。”

“我觉得你通常都是正确的。”

“我曾经是。”他又摇了摇头。“同样，在另一件事上我也错看你了。你不是一块吸引意外的吸铁石——这个定义太宽泛了。你简直是一块专吸灾难的吸铁石。如果方圆十英里内有任何危险物，它都一定会找到你的。”

“那你把自己归进危险物里了？”我猜测着。

他的脸立刻变得冷冰冰的，毫无表情。“毫无疑问。”

我又一次把手伸过桌子——无视他再次不着痕迹地把手拉回去的努力——羞怯地用指尖触到了他的手背。他的肌肤冰冷坚硬，好像石头一样。

“谢谢。”我的声音里盈满了热切的感激之情。“这是第二次了。”

他的表情柔和起来。“别让我们有机会试第三次，好吗？”

我皱起眉，但还是点了点头。他把手从我的指尖下移开，两只手都放到了桌子下。但他向我靠了过来。

“我一路跟着你到天使港。”他承认着，完全收不住话头。“在这之前我从没这样努力地保护过某个特定的人。而且这比我原本相信的还要困难重重。但也可能是因为你，才会这样困难。一般人就算在这里耗上一整天也不会遇上那么多的灾难。”他停了下来。我想知道他跟踪我会不会让我觉得困扰。但相反的，我却感到了一阵奇特的满足感。他注视着我，也许是在怀疑着为什么我的唇瓣会弯起来，情不自禁地微笑着。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应该气数已尽了，因为那辆货车，而你却改变了命运的走向？”我推测着，想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那不是第一次。”他说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吃惊地看着他，他却低着头。“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你就在劫难逃了。”

他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恐惧的战栗，关于第一天的记忆生生闯入脑海：他狂暴的，黑色的眼睛怒视着……但是，当我意识到他在的时候，那股压倒性的安全感阻止了我不堪回首的回忆。这时候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却发现我的眼里没有半点恐惧的痕迹。

“你还记得吗？”他问道，天使一样的容颜有些黯然。

“是的。”我非常平静。

“你居然还敢坐在这里。”他的声音里有点难以置信的味道。他挑起

一侧眉头。

“是啊，我还能坐在这里……是因为你。”我顿了顿。“是因为今天，不知怎的你知道怎么找到我……？”我催促着。

他紧紧地闭着嘴唇，眯缝起眼睛注视着我，又开始踌躇了。他的眼睛飞快地掠过我依然满满当当的盘子，然后看向我。

“你吃，我说。”他讨价还价道。

我飞快地舀起一个馄饨，放进嘴里。

“这实际操作起来更困难些——我是说跟着你。通常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别人，即使我之前从未读过他们的心。”他担忧地看着我，我感觉到自己僵住了。我让自己吞咽了一下，然后戳起另一个馄饨，丢进嘴里。

“我一直监视着杰西卡，但没太用心——就像我说的，只有你才会在天使港遇到麻烦——刚开始我没注意到你脱离了队伍，开始一个人闲逛。然后，当我意识到你没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赶到在她脑海里看到的那家书店找你。我敢说你根本就没进去，向南走了……我知道你很快就会掉头回来的。所以我只是等着你，随意地搜索着街道上的人的想法——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你，这样我就能知道你在哪里了。我没有理由担心的……但我奇怪地不安着……”他陷入了沉思，他的目光穿过我，看着我想象不出来的事物。

“我开始兜着圈子，仍在……听着。太阳快要下山了，那样我就能下车徒步跟着你了。然后——”他停了下来，突如其来的狂怒让他咬紧了牙关。他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怎么了？”我低声问道。他的视线越过我的头顶，继续说道。

“我听到了他们在想什么。”他咆哮着，上唇微微卷曲起来，露出了牙齿。“我在他的脑海里看到了你的脸。”他忽然向前倾侧，一只胳膊出现在桌子上。他用手掌覆住了自己的眼睛。这个动作如此迅速，把我吓了一跳。

“这实在很……艰难——你想象不到这对我来说有多难——只是把你带走，留下他们……的性命。”他的声音掩在了手臂之下。“我本来可以让你跟杰西卡和安吉拉一起走的，但我担心如果你让我一个人待着，我会回去找他们。”他用几近耳语的声音承认道。

我静静地坐着，一片茫然，我的思绪完全混乱了。我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虚弱地靠着椅背。他依然把脸藏在手掌之下，一动不动，就好像他是由和他的肌肤相似的石头雕刻出来的一样。（因为前面说他的肌肤冷得像石头，而不是像接力里说的，和他的肌肤质地纹理相似的石头。。。）

最终，他抬起头，他的眼睛搜寻着我的视线，眼里充满了他的疑问。

“你准备好回家了吗？”他问道。

“我准备好离开了。”我更正道，因为我们将要一起度过开车回家的那一小时而过度兴奋着。我还没准备好跟他说再见。

那个女招待出现了，就好像她被召唤了一样。或者她根本就一直在看着。

“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她问爱德华。

“我们准备结账，谢谢。”他的声音静静的，却有些粗暴，依然反映着我们谈话的气氛。这似乎让她困惑了。他抬起头，等待着。

“好——好的。”她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您的账单。”她从黑色围裙前面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皮夹子，递给他。

他手里已经拿着一张钞票了。他把它夹进夹子里，立刻递还给她。

“不用找了。”他微笑着，然后站了起来。我笨拙地站了起来。

她又一次向他充满魅力的一笑。“祝你晚上过得愉快。”

当他感谢她的时候，他的目光根本没从我身上移开。我强忍着没笑出来。

他跟在我身后向门口走去，依然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碰到我。我

想起了杰西卡说的她和迈克的关系，他们已经快到初吻阶段了。我叹了口气。爱德华似乎听见了，他好奇地低下头看我。我注视着人行道，对他似乎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感到欣慰。

他打开了乘客座的门，当我上车的时候他扶住门，然后在我身后轻轻地把门关上了。我看着他从车前走过，又一次惊讶于他惊人的优雅。也许我从现在开始就得习惯这一点了——但我还习惯。我有种感觉，爱德华不是那种能让人习以为常的人。

一坐进车里，他就发动了引擎，把暖气开到最大。现在变得很冷了，我猜想好天气已经到头了。但是，穿着他的夹克让我很温暖，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总是偷偷地嗅着衣服上的香气。

爱德华把车开进车流里，显然看都没看，就娴熟地转弯向高速公路开去。

“现在，”他意味深长地说道。“轮到你了。”

9.推测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我恳求道。爱德华在安静的街道上越开越快。他似乎根本就没在注意路况。

他叹了口气。

“就一个。”他同意了。他的双唇又抿紧成一条谨慎的线条。

“嗯……你说你知道我没进书店，而且我往南走了。我只是想弄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看向别处，思索着。

“我认为我们都不应该逃避的。”我喃喃地抱怨道。

他几乎微笑起来。

“好吧，那么，我一路跟随着你的气息。”他看着路面，让我有时间恢复脸上的镇定。对此我根本想不出任何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我小心地把它归档，以供日后研究。我试着重新集中注意力。既然他终于开始解释了，我可不准备让他就此打住。

“还有，你还没回答我最开始问的一个问题……”我在拖延时间。

他不赞同地看着我：“哪一个？”

“这是怎么起作用的——读心术？你能读任何地方，任何人的心吗？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家里别的成员能……？”我觉得自己很愚蠢，居然为了掩饰自己而要求他澄清一切。

“这可不止一个问题。”他指出。我只是十指交缠，然后注视着他，等待着。

“不，只有我是这样。而且我也不是可以听到任何地方任何人的心。我得靠得相当近。越熟悉某人的……‘声音’，我就能从越远的地方听到他们。但始终，不能超过几英里的距离。”他停下来想了想。“就好比在一个巨大的挤满人的礼堂里，同一时刻每个人都在说话。那只是一阵嗡嗡声——一阵嗡嗡的背景声。直到我把注意里集中在某个声音上，他们所想的才会清晰起来。”

“大多数时候我都会把它们拒之耳外——实在是太烦人了。而且这样会能让我显得更正常些”——他说这话时皱了皱眉——“我就不会出人意料地回答某人心中未出口的疑问。”

“为什么你认为你听不到我的‘心声’呢？”我好奇地问道。

他看着我，眼里写满了不可思议。

“我不知道。”他喃喃低语道。“我唯一的猜想是也许你的脑子运作的方式和所有别的人都不一样。就像是你的思想在AM频道，而我只能收到FM。”他向我咧嘴一笑，忽然打趣道。

“我的脑子不正常？我是个怪胎？”这些话比预期的更让我困扰——也许是因为他的推测正中要害。我时常怀疑着这一点，而当它被证实时让我感到局促不安。

“我能听到脑子里的声音，而你却在担心你是怪胎。”他大笑着。“别担心，那只是个理论……”他的脸绷紧了。“现在让我们回到你的理论上吧。”

我叹了口气。从何说起？

“我们现在都不应该逃避，对吧？”他温柔地提醒我。

我头一次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搜肠刮肚地想要找出合适的言语来表达。我无意中注意到了速度计。

“我的天啊！”我喊出声来。“减速！”

“怎么了？”他吓了一跳，但车速并没有放慢。

“你开到了每小时一百英里！”我依然在大喊。我惊慌失措地看了一眼窗外，但外面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路面上只有被前灯微蓝的光线照到的长长的一片能看得清。路两旁的森林就像两堵黑色的墙——如果我们用这个速度冲出路面，它们会坚固得像铜墙铁壁一样。

“放轻松，贝拉。”他转了转眼睛，还是没有减速。

“你想杀了我们吗？”我诘问道。

“我们不会撞车的。”

我试着调整自己的声音。“你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呢？”

“我一向开这么快。”他转过头来，向我弯弯一笑。

“你给我看着路面！”

“我从没出过事故，贝拉——我甚至没有吃过罚单。”他咧嘴一笑，拍了拍他的额头。“内置雷达探测器。”（接力这句翻成，车里装了雷达探测器。。。）

“很有趣。”我怒气冲冲地说着。“查理是个cop，还记得吧？我是被教育着要遵纪守法长大的。另外，即使你把我们变成了树干上的沃尔沃夹心饼，你也许还是可以全身而退。”

“也许。”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勉强的笑声，赞同道。“但你不能。”他叹息道。我宽慰地看到指针渐渐回落到八十英里处。“高兴了？”

“差不多。”

“我不喜欢开慢车。”他抱怨着。

“这叫慢？”

“就我的驾驶而言，相当中肯。”他忽然改变了话题。“我还等着听你的最新理论呢。”

我咬住唇。他低头看着我，蜜糖似的眼神出奇地温柔。

“我不会笑的。”他保证道。

“我更怕你会生我的气。”

“有那么糟吗？”

“没错，相当严重。”

他等待着。我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这样我就看不见他的表情了。

“接着说。”他的声音很平静。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坦白道。

“为什么不从头说起呢……你说你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

“你是从哪儿开始的———本书？一部电影？”他试探着说。

“不——是周六，在海滩上。”我冒险瞄了一眼他的脸。他看上去很困惑。

“我碰巧遇到了一位世交好友——雅克布•布莱克。”我继续说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爸爸和查理就已经是老朋友了。”

他依然一脸困惑。

“他爸爸是奎鲁特人的长老之一。”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他困惑的神情立刻凝在了脸上。“我们一起散步——”我去掉了故事里关于我的阴谋的那部分“——他告诉了我一些古老的传说——只是想要吓唬我，我想。他告诉了我一个……”我踌躇起来。

“继续。”他说。

“关于吸血鬼的传说。”我意识到自己在低语着。现在我再也不敢看他的脸了。但我看见他抓着方向盘的指关节痉挛着绷紧了。

“然后你立刻就想到了我？”依然很平静。

“不。他……提到了你的家族。”

他沉默了，只是注视着路面。

我忽然担心起来，担心着想要保护雅克布。

“他只是觉得那是一个愚蠢的迷信。”我飞快地说道。“他没希望我把其中的任何内容当真。”这似乎还不太够。我不得不承认道：“都是我的错，是我逼他告诉我的。”

“为什么？”

“劳伦说了一些关于你的话——她想要激怒我。然后部落里的一个年长的男孩说你的家族不会来保留区，只是听起来他像是在暗示着别的意思。所以我把雅克布单独约了出来，哄骗他说了出来。”我垂下头，承认道。

他大笑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抬起头瞪着他。他大笑着，眼神却显得很狂暴，他直视着前方。

“怎么哄骗他的？”他问道。

“我试图向他调情——但效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回想着，语气里带了点怀疑的色彩。

“我真想亲眼目睹那个情景。”他阴郁地轻笑着。“你还指责我把别人迷得神魂颠倒呢——可怜的雅克布. 布莱克。”

我红着脸，转头看着自己这侧窗外的夜空。

“然后你做了什么？”一分钟以后，他问道。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那证实了你的猜想吗？”他的声音听起来仅仅是感兴趣。但他的手紧紧地钳握住了方向盘。

“不。没有相符的内容。大多数内容都有点愚蠢。然后……”我停了下来。

“什么？”

“我决定了，这无关紧要。”我低语道。

“这无关紧要？”他的语气让我抬起头来——我最终打破了他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的假面具。他的脸上写满了怀疑，还带着一丝让我害怕的愤怒。

“是的。”我柔声说道。“不管你是什么，这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

生硬和嘲弄的色彩渗进了他的声音。“即使我是个怪物你也不在乎？即使我不是人类！”

“我不在乎。”

他沉默了，又一次直视着前方。他的神情阴暗而冷漠。

“你生气了。”我叹息道。“我本来应该什么也不说的。”

“不。”他说道，但他的声音和他的表情一样生硬。“我很想知道你在想什么——即使你的想法愚蠢透顶。”

“所以我又错了？”我挑衅道。

“我不是在说这个。‘这无关紧要’！”他引述着我的话，咬紧了牙关。

“我是对的？”我喘息着说。

“这要紧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不怎么要紧。”我顿了顿。“但我很好奇。”只是，我的声音维持着平静。

他忽然顺从起来：“你好奇什么？”

“你几岁了？”

“十七岁。”他迅速答道。

“你满十七岁多久了？”（我最爱的一段对话。。。）

当他注视着路面的时候，他的嘴唇扭曲起来。“有一阵子了。”他最终承认道。

“很好。”我笑了起来，对他依然对我坦诚这一点很高兴。他低下头，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就像他之前所做的那样，那时他正担心着我会不会震惊得休克过去。因为受到这样的鼓励，我笑得更开怀了，而他皱起了眉头。

“不许笑——可你是怎么能够在白天出来的呢？”

他总算笑了。“鬼扯。”

“被阳光灼烧？”

“鬼扯。”

“睡在棺材里？”

“鬼扯。”他迟疑了片刻，他的声音带上了某种奇特的语气。“我不用睡觉。”

我用了一分钟才消化了这句话。“完全不用？”

“从来不用。”他说道，他的声音几不可闻。他转过头来，用一种渴望的神情看着我。那双金色的眸子抓住了我的眼睛，我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我凝视着他，直到他看向别处为止。

“你还没问我那个最重要的问题。”现在他的声音又生硬起来了，当他再次看向我时，他的眼睛冷冰冰的。

我眨了眨眼，依然迷茫着。“哪一个？”

“你不关心我的日常饮食吗？”他挖苦地问道。

“哦。”我喃喃地说着。“那个。”

“是的，那个。”他的声音很阴冷。“你不想知道我是否饮血吗？”

我畏缩着。“嗯，雅克布有说过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雅克布怎么说的？”他冷漠地问道。

“他说你不……猎食人类。他说你的家族应该不会有危险性，因为你们只猎食动物。”

“他说我们不危险？”他的声音里有着深深的怀疑。

“不太确切。他是说你们应该没有不危险。但奎鲁特人依然不想让你们踏入他们的土地，只是以防万一。”

他看着前方，但我说不准他是是不是在看路面。

“那他说得对吗？关于不猎食人类这一点？”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尽可能地保持正常。

“奎鲁特人的记性不错。”他低声说道。

我把它视为确认。

“不过，别因为这个沾沾自喜。”他警告我。“就和我们保持距离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正确的。我们依然很危险。”

“我不明白。”

“我们是在尝试，”他慢条斯理地解释着。“我们通常很善于自我控制。但有时我们会犯错误。我，比方说，让自己和你独处。”

“这是个错误？”我听出了自己声音里的悲哀，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能听出来。

“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他低声说着。

然后，我们都沉默了。我看见前灯的光线在路面拐弯的地方扭曲着。它们移动得这样快，看上去一点也不真实，像是某个电视游戏。我意识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就像车下漆黑的路面一样，我心头涌起一股可怕的恐惧感，生怕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像这样和他在一起了——彼此开诚布公，我们之间的墙消失了，但仅此一次。他的话暗示着一切都结束了，一想到这个念头，我就畏缩起来。我不能再浪费我和他在一起的任何一分钟了。

“告诉我更多的事。”我不顾一切地问道，根本不在乎他说什么，只想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他飞快地看着我，为我语气的转变而震惊着：“你想要知道更多什么的？”

“告诉我你为什么猎食动物而非人类。”我建议道，声音里依然带着绝望的气息。我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潮湿了，我反抗着那阵试图压制我的悲痛。

“我不想成为一个怪物。”他的声音很低。

“但动物并不能让你满足？”

他顿了顿：“当然，我不能肯定。但我可以把它比作靠豆-腐和豆-奶过活。我们称自己为素-食-者，这是我们私底下的小玩笑。这并不能完全满足饥饿——或者说，口渴。

大多数时候是这样。”他的语气有所保留。“有些时候，这会比别的时候更困难些。”

“现在这对你来说很困难吗？”我问道。

他叹息着。“是的。”

“但你现在不饿。”我肯定地说——是陈述，而非询问。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你的眼睛。我告诉过你我有一个理论。我注意到人们——尤其是男人——饥饿的时候会更暴躁些。”

他轻笑着：“你是个观-察-家，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听着他的笑声，把它铭刻在记忆里。

“你上周末去狩猎了吗，和艾美特一起？”当我们再次安静下来的时候，我问道。

“是的。”他停顿了一秒，似乎在决定某件事该不该说。“我不想离开，但这很有必要。当我不那么渴的时候，待在你周围会更容易些。”

“为什么你不想离开呢？”

“这让我……不安……因为不在你身边。”他的眼睛很温柔，但有些紧张，它们几乎要让我的骨头都酥了。（。。。）“上周三我要你千

万别掉进海里，或者别被绊倒，那不是在开玩笑。整个周末我都心浮气躁，担心着你。而在今晚发生的事以后，我很惊讶，你居然能毫发无损地平安度过整个周末。”他摇了摇头，似乎想起了什么。“好吧，并不是完全毫发无损。”

“什么？”

“你的手。”他提醒我。我低下头看自己的掌心，看见了手腕上那些快愈合了的擦伤。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我摔倒了。”我叹了口气。

“这正是我想到的。”他的嘴角弯了起来。“我料想着，就你来说，情况本来可能会更糟——而这正是在我离开的整个时间里一直折磨着我的痛苦的根源。这真是非常漫长的。艾美特几乎被我烦死了。”他惨兮兮地向我笑着。

“三天？你不是昨天才回来吗？”

“不，我们星期天就回来了。”

“那为什么你们都不回学校呢？”我很沮丧，一想到因为他不在我所经受的那么多的失望的折磨，我就愤愤不平。

“嗯，你问过我阳光会不会伤害我，当然不会。但我不能走到太阳底下——至少，不能在任何会被别人看见的场合。”

“为什么？”
“我会找个时间向你展示的。”他保证道。

我思考了片刻。

“你应该打电话给我的。”我下定决心说道。

他很困惑。“但我知道你很安全。”

“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我迟疑着，垂下了眼帘。

“什么？”他天鹅绒般的声音催促着。

“我不喜欢这样。见不到你。这也让我很不安。”这样大声地说出来让我羞红了脸。

他很安静。我惴惴不安地向他瞥了一眼，看见了他痛苦的神情。

“啊，”他低声呻吟道。“这是错误的。”

我不能理解他的反应。“我说了什么？”

“你还看不出来吗，贝拉？这完全是两码事：对我来说，是我让自己如此悲惨的；可对你而言，你不应该被牵涉得这么深的。”他移开了写满痛苦的目光，看着路面，他说得太快，我根本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我不想听到你有这种感觉。”他的声音很低，却很急迫。他的话刺痛了我。“这是错误的。这不安全。我很危险，贝拉——求你了，领会这一点。”

“不。”我非常艰难地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闹别扭的孩子。

“我是认真的。”他咆哮着。

“我也是。我告诉过你，你是什么根本无关紧要。太迟了。”

他的声音忽然响起来，低沉而刺耳。“永远不要这样说。”

我咬住唇，庆幸他不会知道这有多伤人。我看着车外的路面。现在我们一定快到了。他开得太快了。

“你在想什么？”他问道，声音依然很阴冷。我只是摇摇头，不确定自己能否说得出口。我能感觉到他正凝视着我的脸，但我只是看着前方。

“你在哭吗？”他听起来吓坏了。可我并没有感觉到眼里的液体盈出眼眶。我飞快地用手擦了一下脸颊，确实，叛徒眼泪正在那里，它们出卖了我。

“没有。”我说道，但我的声音嘶哑着。

我看见他迟疑着把右手伸向我，但他停住了，然后慢慢地把手放回了方向盘上。

“我很抱歉。”他的声音被懊悔灼烧着。我知道，他不只是在为刺痛了我的那些话道歉。

黑暗在沉默中从我们中间飞掠而过。

“和我说说话。”又过了一分钟，他要求道。我能听出来，他竭力让自己的语气更轻柔些。

“说什么？”

“今天晚上，在我转过拐角以前，你在想什么？我不明白你的表情——你看上去并不那么害怕，看起来就像是在聚精会神地想着某件事。”

“我在努力回想着要怎样挫败攻击我的人——你知道，防身术。我本来打算猛击他的鼻子，把它打进他的脑袋里的。”我想起了那个黑发男人，不由得一阵厌恶。

“你打算反抗他们？”这让他不安起来。“你没想过逃跑吗？”

“我跑步的时候老是摔倒。”我坦白道。

“那为什么不大声求救呢？”

“我正要那样做。”

他摇了摇头。“你是对的——我确实是在和命运抗争，努力让你活下来。”

我叹了口气。我们开始减速了，穿过了福克斯的边界。总共才花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明天能见到你吗？”我请求道。

“能——我也有一篇论文到期要交。”他微笑着。“午餐的时候我会给你留个座位的。”

这太愚蠢了。在我们经历了今晚的每一件事以后，这个小小的承诺居然能让我如此忐忑不安，让我说不出话来。

我们开到了查理的房子前。灯亮着，我的卡车还在老地方，一切完全正常。就好像从梦里醒来一样。他把车停下来，但我没动。

“你保证明天在那里？”

“我保证。”

我思索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我把夹克脱下来，吸了最后一口香气。

“你可以留着它——你明天可没有夹克可穿。”他提醒我。

我把它递还给他。“我可不想被迫向查理解释。”

“哦，好吧。”他咧嘴一笑。

我迟疑着，把手放到门柄上，努力拖延着动作。

“贝拉？”他用一种不同寻常的语气问道——严肃，但犹豫。

“嗯？”我太过热切地回过头去看着他。

“你能向我保证一件事吗？”

“好的。”我刚说完，立刻为自己这个太过绝对的同意后悔了。假设他要我远离他呢？我没法信守那样的承诺。

“别再独自一人走到森林里去。”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困惑地看着他：“为什么？”

他皱起眉，当他的目光越过我看向窗外时，眼神紧绷着。

“在那里我不总是最危险的生物。让我们离它远远的。”（呃，现在才发现Edward已经暗示过真的有狼人存在了。。。或者说那时候他已经知道山姆变形了。。。）

他声音里的阴郁让我微微颤抖着，但我还是很宽慰。至少，这是个容易遵守的承诺。“如你所愿。”

“我们明天见。”他叹了口气。我知道他想让我现在离开。

“那么，明天见。”我不情愿地打开门。

“贝拉。”我回过头来，他向我侧过身子来，他苍白绝伦的面孔离我只有几英寸远。我的心跳停拍了。

“祝你睡得好。”他说着。他的呼吸轻拂着我的脸，让我一阵晕眩。和沾染在他的夹克上的味道一样，一阵甜腻的香气，却更为浓郁。我眨了眨眼，完全陷入了恍惚中。他已经退回去了。

我一直没法挪动步子，直到我的大脑恢复运作为止。我不得不撑着门框，才笨拙地走下了车。我想我听到了他的轻笑声，但这声音太小了，我不能肯定。

他一直等在那里，直到我走到前门那里，被它绊了一下。然后，我听到了他的引擎安静地加速的声音。我转过身去，看见那辆银色的车消失在转角处。我这才意识，现在很冷。

我机械地掏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屋里。

查理从起居室那边喊道：“贝拉？”

“是的，爸爸，是我。”我走进去见他。他正在看篮球赛。

“你回来得很早。”

“是吗？”我很惊讶。

“还不到八点呢，”他告诉我。“你们几个女孩子玩得开心吗？”

“是的——太开心了。”我的脑子高速运转着，试图回想起我原本计划的女孩之夜的所有内容。“她们俩都找到了裙子。”

“你还好吧？”

“我只是有点累，我走了很多路。”

“好吧，也许你应该上去躺着。”他听起来有些担心。我想知道我的脸看起来怎么样。

“我想先给杰西卡打个电话。”

“你刚才不是还跟她在一起吗？”他惊讶地问道。

“是的——但我把我的夹克落在她车里了。我想让她明天带给我。”

“好吧，但先让她有机会回到家。”

“好的。”我同意了。

我走进厨房，精疲力竭地坐进一张椅子里。现在我真的觉得头晕目眩起来。我想知道是不是直到现在我才开始震惊得要休克过去。振作起来，我告诉自己。

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把听筒从座机上拉下来。

“你好？”我屏住呼吸，问道。

“贝拉？”

“嘿，杰西，我正要打电话给你。”

“你到家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宽慰……也很惊讶。

“是的。我把夹克落在你车上了——你明天能带给我吗？”

“当然，但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她要求道。（居然都不是疑问句。。。）

“呃，明天吧——三角函数课上，好吗？”

她立刻领会过来。“哦，你爸在那里？”

“是的，没错。”

“好的，我明天拿给你，那么，再见！”我能听出她声音里的急不可耐。

“再见，杰西。”

我慢慢地走上楼，一种沉重的麻木感笼罩着我的头脑。我把睡觉前的准备工作流程过了一遍，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直到我淋浴的时候——水太烫了，灼痛了我的肌肤——我才意识到自己快冻僵了。我剧烈地颤抖了好几分钟，直到喷洒下来的水雾最终让我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而后我站在喷头下，累得根本不想动，直到热水快要用完为止。

我跌跌绊绊地走出来，安心地用浴巾把自己包裹起来，试图把热水带来的热度保留住，这样那种痛苦的颤抖就不会再发生了。我飞快地穿上睡衣，钻到被子底下，蜷缩成球状，紧紧地抱住自己，好让自己暖和些。一阵轻微的颤栗传遍了我的全身。

我的大脑依然让人头晕眼花地旋转着，充斥着我无法理解的画面，还有一些我挣扎着不去看的画面。一开始根本什么也看不清，但当我渐渐失去意识地时候，几张特定的画面清晰起来。

有三件事我非常肯定。第一，爱德华是个吸血鬼。第二，在他身体内有一部分——我不知道那一部分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非常渴望着我的鲜血。第三，我毫无保留，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10.问答

早上，我的某一部分非常肯定昨晚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而与之辩驳实在是件非常艰难的事。逻辑并不站在我这边，或者说，常识。我抱定了自己绝对想象不出来的那个部分——比方说他的香味。我相当确定，我永远都不可能自己梦到这种事的。

窗外雾蒙蒙，阴沉沉的，实在是好极了。他今天可没有理由不来学校了。我想起来自己的夹克不在，便穿上了层层叠叠的厚衣服。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记忆是真实的。

当我下楼的时候，查理也已经走了——我的动作比我意识到的还慢。我三口就咽下了一个格兰诺拉燕麦棒，直接用一盒牛奶把它送下去，（通常燕麦棒是泡在牛奶里吃的。。。贝拉把碗省掉了。。。），然后匆忙地奔出门外。这场雨很有希望能拖延到我找到杰西卡以后才下。

这雾大得不可思议：空气里几乎浸透了浓雾，一片模糊。雾气侵袭着我暴露在空气中的脸部和脖子的肌肤，冰冷刺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钻进车里取暖。这雾太浓了，当我离车道只有几英尺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那里有一辆银色的车。我的心砰砰直响，如小鹿乱撞，然后很快又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我没看见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忽然间他就在那里了，为我拉开车门。

“今天你愿意搭我的车吗？”他问道，被我的表情逗乐了。他又一次出其不意地抓到了我。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确定。他确实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我完全可以拒绝，而且他的一部分希望我这样做。这是一种徒劳的希望。

“是的，谢谢。”我说道，试图让自己的声音保持镇静。当我钻进温暖的车里时，我注意到他那件棕褐色的夹克正搭在乘客座的靠背上。我身后的门被关上了，然后，在短得几乎不可能的时间里，他坐到了我旁边，发动了车子。

“我带了这件夹克给你，我不希望你生病或者怎么样。”他的声音警惕着。我注意到他自己并没有穿着夹克，只穿了一件浅灰色的V领长袖恤衫。和上次一样，布料紧紧地贴着他完美的，肌肉结实的胸膛。他的脸为我能把视线从他身体上移开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没那么柔弱。”我说道，但还是把那件夹克拉到了膝上，把胳膊伸进对我来说太长的袖子里，好奇地想要知道那股香味是不是真的和我记忆中的一样美好。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的？”他反驳的声音太低了，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说给我听的。

我们开着车穿过覆满浓雾的街道，但总是开得太快，至少，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昨天晚上，所有的隔阂都消失了……几乎是全部。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还能不能这样坦诚相待。这个想法让我舌头打结。我等着他先开口。

他转过头来，向我坏笑着。“怎么，今天没有二十个问题了吗？”（今天没有好奇宝宝二十问了吗？）

“我的问题让你困扰了吗？”我如释重负地问道。

“没有你的反应带来的多。”他看上去像是在开玩笑，但我不敢肯定。

我皱起眉：“我的反应有那么糟吗？”

“没有。这才是问题所在。你对待每件事都是那么冷淡——这太不寻常了。这让我很想知道你究竟在想些什么。”

“我通常都会告诉你我在想些什么。”

“你编辑过了。”他控诉道。

“没改动多少。”

“足够让我发疯了。”

“你不会想要听到的。”我低声说道，几近耳语。但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我声音里的痛苦非常地微弱，我只能希望他没有注意到。

他没有回答。我想知道我是不是把气氛给毁了。当我们开进学校停车场的时候，他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我后知后觉地想起来了。

“你的家人在哪里？”我问道——不仅仅是因为和他独处而快乐，更

多的是因为想起来他的车通常都是满的。

“他们坐罗莎莉的车。”他耸耸肩，把车停到了一辆闪闪发光的，车篷敞开着的火红色敞篷车旁。“太浮夸了，不是吗？”

“呃，哇噢，”我喘息着说。“既然她有这辆车，为什么她还要坐你的车呢？”

“就像我说的，这样太浮夸了。我们努力保持低调。”

“你没成功。”我们一起走出车外时，我大笑着摇了摇头。我不会迟到了。他疯狂的驾驶让我提前了不少时间到学校。“如果这样更引人注目的话，为什么今天罗莎莉还要开车呢？”

“你没注意到吗？现在我把所有的规则都打破了。”他和我在车前碰头，当我们走进校园里的时候，他一直紧挨着我。我很想把这段小小的距离消灭掉，想要伸出手触碰他，但我很怕他不喜欢我这样做。

“为什么你们的车都是那样的呢？”我大声地表达了自己的疑问。“如果你们想要保持隐私的话？”

“一个嗜好。”他顽皮地笑着，承认道。“我们都喜欢开快车。”

“有道理。”我低声呢喃道。（“德性。”其实我很想这样翻来着。。。figures。。。但人家是俚语。。。）

自助餐厅的屋顶伸出的屋檐下，杰西卡在等待着。她的眼球几乎要掉出眼眶来了。在她手臂上的——上帝保佑她——是我的夹克。

“嗨，杰西卡。”当我们走到几英尺外的时候，我说道。“谢谢你还记得。”她把夹克递给我，什么也没说。

“早上好，杰西卡。”爱德华礼貌地说。他的声音是如此地让人难以抗拒，但这真的不是他的错。也许他的双眸要负上一点责任。

“唔……嗨。”她把那双大眼睛移向我，试图找回混乱的思绪。“我猜，我们三角函数课上见。”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抑制住了一声叹息。我到底要告诉她什么呢？

“好的，待会儿见。”

她走开了，但途中停顿了两次，从肩膀上偷瞄我们。

“你准备告诉她什么？”爱德华低声说道。

“嘿，我以为你不能读我的心！”我嘘声说着。

“我确实不能。”他惊愕地说。然后，心领神会的神情点亮了他的眼睛。“但是，我能读她的心——她正等着在课堂上伏击你呢。”

我呻吟了一声，把他的夹克拉下来，递给他，穿上了我自己的夹克。他把它搭在了手臂上。

“那么，你打算告诉她什么？”

“给点提示？”我恳求道。“她想知道什么？”

他摇了摇头，坏心地咧嘴一笑：“这不公平。”

“不，你不分享你知道的内容——那才叫不公平。”

我们一边走，他一边仔细思考着。我们停在了我要上第一堂课的教室外。

“她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偷偷地约合。还有她想知道你对我的感觉。”他最终说道。

“呀。那我该怎么说？”我努力让自己的表情显得非常无辜。人们从我们身旁走过去上课，也许在盯着我们看，但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

“呃。”他停下来，抓住一缕迷路的，从我脖子上的发卷里逃离出来的头发，把它缠绕回原处。我的心过度亢奋地砰砰乱跳。“我料想，你最好对第一个问题说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比任何其他解释都要容易得多。”

“我不介意。”我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至于另一个问题……嗯，我会自己去听答案的。”他的一侧嘴角微微扬起，露出我最喜欢那个不对称的撇嘴坏笑。我来不及稳住自己的呼吸，对那个备注作出回应。他转身走开了。

“我们午餐时见。”他从肩膀上向我喊道。三个人正要走进门的人停下来盯着我看。

我冲进教室，又羞又恼。他这个卑鄙小人。现在我更担心自己要跟杰西卡说什么了，我愤怒地把包砰地一声扔在座位上。

“早上好，贝拉。”迈克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招呼道。我抬起头，看见了他脸上古怪，甚至有些讨好的神情。“天使港怎么样？”

“这……”这可没办法如实汇报。“棒极了。”虽然我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杰西卡买了一条非常可爱的裙子。”

“她有谈到周一晚上的事吗？”他问道，他的眼睛闪闪发亮。话题居然转到了这上面，我不由得笑了起来。

“她说她过得非常愉快。”我让他放心。

“她真的这样说？”他急切地问道。

“千真万确。”

马森老师让全班都听他说话，要我们把论文交上去。英语课和gov_erment课都在一片模糊中过去了，我一直在担心着要怎么跟杰西卡解释，同时为爱德华是否真的会以杰西的思想为媒介听到我说的话而焦虑不安。他的小小天赋是多么的让人不便啊——当它不是用来救我的命的时候。

第二堂课结束的时候，雾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天空依然阴沉沉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天边。我微笑地看着天空。（。。。到这里贝拉已经被洗脑得差不多了。。。呜呼哀哉。。）

当然，爱德华是对的。当我走进三角函数教室的时候，杰西卡正坐在最后一排，兴奋得几乎要从座位上跳起来了。我勉强走过去坐到她旁边，努力说服自己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不如让它早些了结。（横竖是

死，早死早超生）

“告诉我每件事！”我还没坐下来，她就命令道。

“你想知道什么？”我不想正面回答她。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他带我去吃晚餐，然后他开车送我回家。”

她瞪着我，板起的脸上写满了怀疑。“你怎么会那么快到家呢？”

“他开起车来像个疯子。那太吓人了。”我希望他能听到这句话。

“那像是个约会——你告诉他在那里和你见面吗？”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看到他时我吓了一跳。”

她撅起嘴，对我话里再明白不过的坦诚很是失望。

“可他今天去接你来上学了？”她试探着。

“是的——那也很让人意外。他注意到我昨晚没穿夹克。”我解释道。

“那么你们会再一起出去吗？”

“他主动提出载我去西雅图，因为他觉得那玩意儿，就是我那辆卡车，没法撑到那里——这算吗？”

“算。”她点点头。

“嗯，那，是的。”

“呜-哇-哦。”她夸张地把这个词拖成三个音节。“爱德华•卡伦。”

“我知道。”我很赞同。“哇”根本不足以概括它。

“等等！”她飞快地伸出手，掌心冲着我，就好像她在拦截车流一

样。“他吻你了吗？”

“没有。”我含糊地说道。“根本没那回事。”

她看上去很失望。我敢肯定，我也是。

“你觉得星期六……？”她扬起眉毛。

“我相当怀疑。”很难掩饰我声音里的不满。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她耳语道，迫切地想要知道更多详情。已经开始上课了，但温纳老师没怎么注意我们俩，教室里不止我们一对在说话。

“我不知道，杰西。说了很多话。”我对她耳语道。“我们稍微讨论了一下英语课的论文。”非常，非常少。我想他曾经提到过这个。

“求你了，贝拉，”她恳求道。“再跟我说得详细些。”

“嗯……好吧。我想到了一个。你真应该看看那个女招待是怎么向他卖弄风情的——简直太过分了。但他根本没注意到她。”让他自行理解这件事吧。

“这是个好兆头。”她点点头。“她漂亮吗？”

“非常漂亮——大概是十九岁或者二十岁的样子。”

“更好了。他一定很喜欢你。”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实在很难说。他总是含糊其辞。”为着他的缘故，我叹息着，加上了这句。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有勇气和他独处的。”她喘息着说。

“为什么？”我震惊了，但她误解了我的反应。

“他太……吓人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她做了个鬼脸，大概想起了今天早上或者昨晚的事，那时候他把那种充满了压倒性的魔力的眼神施展到了她身上。

“当我在他身旁的时候，我确实很难让自己保持理性。”我坦承道。

“哦是的。他俊美得不可思议。”杰西卡耸耸肩，就像这是某种可以原谅的缺点一样。这个，在她的字典里，也许是这样。

“他不仅仅是这样。”

“真的？例如？”

我希望我能把这话说出来。这种愿望几乎和我所希望的他只是开玩笑说要偷听一样强烈。

“我没法确切地解释……但他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还要让人难以置信。”一个想要做个好人的吸血鬼——他四处奔忙，去拯救别人的性命，那样他就不会是一个怪物了……我注视着教室的前方。

“这可能吗？”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不去理会她，试图装出正在专心听温纳老师讲课的样子。

“那么，你是喜欢他的咯？”她不打算放弃。

“是的。”我简略地说道。

“我是说，你真的喜欢他？”她催促着。

“是的。”我叹息着说道，两颊飞红。我希望她没有把这个细节纳入她的思路里。

她受够了这种单音节的回答。“你有多喜欢他？”

“非常喜欢。”我向她耳语道。“比他对我的喜欢还要多。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叹息着，羞怯一阵接一阵涌上我的脸来。

然后，谢天谢地，温纳老师把杰西卡叫起来，让她回答一个问题。

整堂课她都没有机会再继续开展这个话题，当铃声响起的时候，我采取了规避话题的行动。

“英语课的时候，迈克问我你有没有提到周一晚上的事。”我告诉她。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你是怎么说的？”她渴望地喘着气说道，完全被转移了话题。

“我告诉你说你过得很开心——他看上去很高兴。”

“确切地告诉我他是怎么说的，还有你确切的回答！”

我们把走路的时间都花在了剖析句子结构上，而大部分的西班牙语课都用在了描述那一分钟里迈克的面部表情上。（天杀的接力。。。翻译成西班牙语课上用来分析句子结构的时间以及走路的时候被我们用来描述迈克的表情。。。大意如此。。。我居然被荼毒了四五遍。。。）我本不会禁得住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切上，但我不想让话题回到自己身上。

而后，铃声响了起来，提醒我们午餐时间到了。当我从座位上跳起来，粗暴地把书塞进书包里的时候，我亢奋的表情铁定向杰西卡出卖了我。

“你今天不跟我们一起坐，对吧？”她猜测着。

“我不这样想。”我不便下定论，他可能会又一次消失不见。

但就在我们的西班牙语课教室外，倚着墙的——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有权利更像一位希腊神祇的——爱德华正等着我。杰西卡只看了一眼，转了转眼睛，然后速速闪人。

“待会儿见，贝拉。”她的话里充满了浓浓的暗示。也许我得把电话的铃声关掉。

“你好。”（哈罗……）他的声音同时充满了快乐和懊恼。显而易见，他一定偷听了。

“嗨。”

我想不出别的话可说，而他也没说话——我猜想，是为了让他等会儿的时间更显得宝贵些——所以我们一路沉默着向自助餐厅走去。和爱德华一起走在午餐时段蜂拥的人潮里很像我第一天来这里的时候，每

个人都在盯着看。

他带头向排成长龙的队伍走去，还是什么也不说，但每隔几秒钟他的目光就会落在我脸上，里面有着不确定的神情。懊恼似乎压倒了快乐，成为了他脸上的主要表情。我惴惴不安地把玩着夹克上的拉锁。

他走到柜台前，拿了满满一盘食物。

“你在做什么？”我伉仪道。“你该不会全都是拿给我的吧？”

他摇摇头，走上前去交款。

“当然，有一半是我的。”

我扬起一侧眉头。

他带路向我们上次坐过的同一个地方走去。当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时，长桌的另一头，一群学长们惊奇地注视我们。爱德华似乎根本没注意到。（oblivious。。。接力这里翻成Edward似乎很健忘。。。）

“想吃什么，随便拿。”他说着，把那盘食物推向我。

“我很好奇。”我说着，拿起了一个苹果，让它在我手里转着圈。“如果别人问你敢不敢吃食物，你会怎么办？”

“你总是很好奇。”他扮了个鬼脸，摇了摇头。他注视着我，抓住了我的目光，然后从盘子里拿起一片披萨，故意咬了一大口，很快地咀嚼了几下，然后咽下去。我看着这一切，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如果有人问你敢不敢吃土，你也会吃的，对吧？”他谦逊地问道。

我皱起了鼻子。“我吃过一次……在一次‘敢不敢’大冒险的时候。”我承认道。“味道没那么糟。”

他大笑起来：“我猜我不会惊讶的。”我背后的某些事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杰西卡正在分析我的一举一动——稍后她会为你一一分解的。”他把剩下的披萨推给我。提到杰西卡像是一种暗示，他早先的懊恼又回到了他脸上。

我放下苹果，咬了一口披萨，然后看向别处，想知道他将要怎样开口。

“那么，那个女招待很漂亮，对吗？”他若无其事地问道。

“你真的没注意到？”

“没有。我完全没在注意她。我脑子里有太多事情要想。”

“可怜的女孩。”现在我能够表示宽容了。

“你和杰西卡说的某件事……嗯，困扰着我。”他拒绝被转移话题。他的声音沙哑着，他不平静的双眼从睫毛下凝视着我。

“我对你会听到你不喜欢的内容毫不惊讶。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谈论窃听者的。”我提醒他。

“我预先告诉过你我会听的。”

“而我预先告诉过你你不会想要知道我在想的每一件事的。”

“你有提过。”他同意道，但他的声音还是很沙哑。“但你说得并不贴切。我确实想要知道你在想什么——每一个细节。我只是希望……你不应该那样认为某件事。”

我皱起眉。“这确实有很大区别。”

“但这不是现在我要说的重点。”

“那么，重点是？”现在我们都从桌子上方向对方倾斜过去。他把那双雪白的大手交叠在下鄂之下。我向前侧着身子，我的右手握成杯形放在脖子下。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们是在坐满了人的午餐室里，也许还有很多双好奇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我们太容易陷入我们两人私有的世界里，这是紧绷的气氛带来的少许幻觉。

“你真的相信，你对我的喜欢比我对你的还要多吗？”他低声说着，

说话间他向我靠得更近了，他黑金色的眼眸极具穿透力。

我努力想要回想起如何呼吸。我不得不看向别处，直到我重又开始呼吸为止。

“你又来了。”我低声抱怨道。

他的眼睛因为惊讶而睁大了。“什么？”

“把我迷得晕头转向。”我坦白道。当我再次看向他时，我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

“哦。”他皱起眉。

“这不是你的错。”我叹息道。“你没法控制这个。”

“你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我低下头。“是的。”

“是的，你正准备回答，或者是的，你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再次烦躁起来。

“是的，我确实这样认为。”我继续低头看着桌面，我的目光描摹着喷绘在三合板上的人造木纹的图案。沉默仍在延续着。这次我固执地拒绝成为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人，艰难地与偷瞄他的神情的诱惑斗争着。

最终，他说话了，声音像天鹅绒一样柔软：“你错了。”

我抬起头，看见了他温柔的眼眸。

“你不会知道那种事的。”我耳语着，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怀疑着摇了摇头，尽管我的心为他的话悸动着，我是那么的想要相信他的话。

“是什么让你这样想的？”他清澈如黄水晶般的眼眸十分锐利——我认为，是在徒劳地尝试着，直接从我的心里挖出真相。

我回视着他，挣扎着不去注意他的脸，仔细地思考着，想要找到合适的解释。当我搜肠刮肚地想着合适的话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开始不

耐烦了。他被我的沉默挫败着，开始沉下脸来。我把手从脖子下移开，向他竖起一根手指。

“让我想想。”我坚持着。他的脸立刻明朗起来，他很满意，因为我正计划着回答他的问题。我把手放到桌子上，伸出左手，然后掌心相抵着。我看着自己的双手，十指时伸时屈。最终，我说话了。

“嗯，除去那些显而易见的表现，有时候……”我迟疑着。“我不能肯定——我可不会读心术——可有时候当你在说别的事时，你像是努力要说再见一样。”这是我对他的话时不时在我心里引起的那些痛苦的感觉的最好的总结。

“非常敏锐。”他耳语道。又一阵痛苦袭来，表面上看他似乎证实了我的恐惧。“但是，那确实是你错了的原因。”他正要开始解释，但随即，他的眼睛眯缝起来。“你是什么意思，‘那些显而易见的表现’？”

“好吧，看着我。”我说道，但这毫无必要，因为他已经在注视着我了。“我无比平凡——嗯，除了一些不好的事，比方说所有这些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还有笨拙得像个残障人士一样。而看看你。”我挥手示意着他，还有他所有的让人迷乱的极致之处。

他的眉头愤怒地纠结了片刻，然后平缓下来，他露出了知晓一切的眼神。“你没有看清楚自己，你知道的。我承认在那些不好的事情上你完全正确，”他阴郁地轻笑着，“可惜你没听到当你第一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学校里的每一个人类男性都在想什么。”

我眨了眨眼睛，惊讶不已。“我不敢相信……”我低声自言自语着。

“相信我，哪怕就这一次——你完全是平凡的反义词。”

我的窘迫远甚于他说这些时的眼神给我带来的愉悦。我赶紧提醒他我最初的论点。

“可我没有说再见。”我指出来。

“你没看出来吗？这正是证明了我是对的。我的喜爱最深，因为如果我能做到”——他摇了摇头，似乎在和那个想法斗争着——“如果离开是正确的做法，那我宁可伤害自己以免伤害到你，只要能确保你的安全无虞。”

我怒目而视：“而你不认为我能做到同样的事？”

“你永远都不必作出这样的选择。”

突然，他喜怒无常的情绪又变了。一个顽劣的，讥讽的笑容重又出现在他脸上。

“当然，确保你的安全无虞正在变成一件全时制的工作，需要我永不间断地守在你身旁。”

“今天可没人想要干掉我。”我提醒着他，很高兴能够转到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我不想让他再谈到任何关于别离的问题了。如果我非得这样做的话，我猜想我会刻意让自己处于险境之中，好让他靠近我……在他敏锐的眼睛从我脸上看出这个念头以前，我把它赶出了脑海。这个想法显然会给我带来麻烦的。

“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他补充道。（yet。。。Edward啊，您还能再简洁一点不？）

“是啊。”我赞同道。（yet。。。）我本应该和他争论的，但现在我只想让他的期望落空。

“我还有另一个问题要问你。”他依然是一脸漫不经心的神情。

“有话直说。”（shoot。。。两位，就不能不说单音节词么。。。）

“这周六你真的需要去西雅图吗，或者这只是用来对你所有的倾慕者说不的借口？”

想起这件事，我就不由得做了个鬼脸：“你要知道，我还没原谅你泰勒那件事呢。”我警告他。“都是你的错，他才会自欺欺人地想着我会和他一起去正式舞会。”

“噢，就算没有我他也会找到机会邀请你的——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表情，”他轻笑着。如果不是他的笑声如此迷人的话，我本来会更生气些的。“如果我曾邀请你，你会拒绝我吗？”他问道，依然向自己大笑着。

“也许不会。”我坦承道。“但稍后我会食言的——捏造病情或者假装扭伤脚踝。”

他很困惑：“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我悲哀地摇了摇头。“我猜，你没见过我上体育课的样子，但我原本以为你会理解的。”

“你是在谈论你没法走过一段平坦的，稳固的路面而找不到任何东西来绊倒你的这个事实吗？”

“很显然。”

“那不会是个问题。”他很有把握地说。“这取决于谁来领你跳舞。”他看得出我正要提出异议，于是他打断了我。“可你还没告诉我——你是不是非去西雅图不可，或者说，你是否介意我们去做点别的事？”

一听到“我们”这个词，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哪个我都能接受。”我要求道。“但我有个不情之请。”

他看上去很警惕，每当我提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时他总是这样。“什么？”

“能让我开车吗？”
他皱起眉：“为什么？”

“嗯，主要是因为当我告诉查理我要去西雅图时，他特意问过我是不是一个人去，而那时，我是一个人。如果他再问的话，我大概也不会撒谎，但我不认为他会再问一次。而把我的卡车留在家里只会毫不必要地引起这个话题。另外，因为你的疯狂驾驶把我吓坏了。”

他转了转眼睛。“在所有关于我的能把你吓坏的事中，你只担心我的驾驶。”他厌恶地摇了摇头，但随即他的眼神又严肃起来。“你不想告诉你父亲你要和我呆一整天吗？”他的问题里涌动着我无法理解的暗流。（隐含着我无法理解的深意）

“跟查理在一起，少言为妙。”（less is more。。。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对此很有把我。“总之，我们要去哪里？”

“那天的天气会很好，所以我不能待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然你可以和我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又一次，他给出了选择，让我自己决定。

“而你将向我展示你所指的，关于阳光的事？”我问道，为即将解开又一个未解之谜的念头兴奋着。

“是的。”他微笑起来，然后顿了顿。“但即使你不想……和我单独相处，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独自去西雅图。一想到你在那么大的城市里可能会遇到的危险我就不寒而栗。”

我有点恼火：“凤凰城是西雅图的三倍大——这仅仅是指人口。在面积上——”

“但很显然，”他打断我的话。“在凤凰城的时候你还没有大难临头。所以我希望你能待在我附近。”他的眼睛又开始那种不公平的催眠了。

我没有争论，也许是因为他的眼睛，又或许是因为他的动机。更何况无论如何，争论这一点毫无意义。“碰巧，我不介意和你单独相处。”

“我知道。”他担忧地叹息道。“但是，你必须告诉查理。”

“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的眼神忽然尖锐起来：“为了给我一点小小的，把你带回来的动力。”（第一次看这里的时候我还以为Edward有带Bella私奔的冲动。。。）

我吞咽了一下。但是，思考了片刻以后，我决定了。“我想我会试着碰碰运气的。”

他生气地哼了一声，看向别处。

“让我们聊点别的事情。”我建议道。

“你想聊点什么？”他问道。他依然很气恼。

我环顾四周，确认我们不在任何人的听力范围内。当我的目光梭巡着整个房间的时候，我遇上了他妹妹的视线，爱丽丝正注视着我。别的人则都看着爱德华。我立刻移开了视线，落回他身上。然后，我问了自己想到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上周末你要去山羊岩荒野……去打猎呢？查理说那不是个野营的好地方，因为到处都是熊。”

他凝视着我，就好像我忽略了某件显而易见的事情。

“熊？”我喘着气说道，而他坏笑起来。“你知道，还没到可以捕猎熊的季节。”我坚决地补充道，想要掩饰自己的震惊。

“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法律只针对使用武器狩猎的行为。”他告诉我。

他饶有趣味地看着我的脸，看着我一点一点地消化这个认知。

“熊？”我艰难地重复道。

“灰熊是艾美特的最爱。”他的口气依然很随意，但他的眼睛密切关注着我的反应。我努力让自己恢复镇定。

“呃嗯”我说着，又咬了一口披萨，借机低下了头。我慢慢地咀嚼着，然后啜饮了许久可乐，依然没有抬头。

“那么，”过了一会儿我才说道，最终对上了他变得焦虑不安的注视。“你的最爱是什么？”

他挑起一侧眉头，不赞成地弯下了嘴角。（撅起嘴就撅起嘴嘛。。。）“美洲狮。”

“啊。”我用一种礼貌的，不感兴趣的语气说道，又开始喝我的苏打水了。

“当然，”他说道，他的口吻像镜子一样反映着我的语气。（他学着我的口吻说道）“我们不得不当心，避免让有失妥当的捕猎破坏环境。我们努力把捕猎范围集中在食肉动物数量过剩的地区——变动的范围会根据我们的需要尽可能广泛些。那里通常有许多的野鹿和麋鹿，猎食它们也是可以的，但这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他自嘲地笑了笑。

“说得更确切些。”（where indeed。。。）我又咬了一口披萨，含糊地说道。

“早春是艾美特最喜欢的猎熊季节——它们刚从冬眠中醒来，所以它们更容易被激怒。”他似乎想起了某个玩笑，于是笑了起来。

“没什么能比一只被激怒的灰熊更有趣了。”我赞同着，点了点头。

他窃笑着，摇了摇头：“告诉我你真正在想的事情，求你了。”

“我试着想象出这一切——可我不能。”我承认道。“你怎么能赤手空拳猎熊呢？”

“哦，我们有武器。”他飞快地露了一下他明亮的牙齿，险恶地笑着。我击溃了一阵战栗，在它出卖我以前。“只不过不是那种他们在写狩猎法时能想到的武器。如果你在电视上看过熊进攻的样子，你就能想象出艾美特狩猎的样子。”

我没法制止住飞掠过我的脊柱的又一阵颤栗。我偷偷看了一眼自助餐厅对面的艾美特，为他并没有看着我的方向而感激着。健壮的肌肉群裹满了他的手臂和躯干，不知怎的他身上的肌肉现在看起来更吓人了。

爱德华循着我的视线望去，然后轻笑起来。我气馁地看着他。

“你也像一只熊吗？”我压低声音问道。

“更像狮子，或者说，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轻快地说道。“也许我们的偏好是有象征意义的。”

我努力微笑。“也许。”我重复道。但我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对立的画面，我没法把它们糅合在一起。“我能去看看吗？”

“绝对不行！”他的脸变得甚至比平时还要苍白，他的眼神忽然狂暴起来。我受惊地向后退去——尽管我永远都不想向他承认——被他的反应吓坏了。他也退回去了，两臂交叠在胸前。

“对我来说太恐怖了？”当我能再度控制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问道。

“如果是这个原因，我今晚就会带你出去。”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你需要补充一剂量有益健康的恐惧。（你需要正常的恐惧感）对你来说没什么能比这更有好处。”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催促着，努力不去理会他愤怒的神情。

他怒视了我一分钟，漫长的一分钟。

“下次吧。”他最终说道。他用一种轻盈的动作站起来。“我们要迟到了。”

我环顾四周，惊愕地发现他是对的，自助餐厅里几乎全空了。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时间和空间都会变得模糊起来，而我会完全失去对它们的感觉。我跳起来，从椅背上抓起我的背包。

“那么，下次吧。”我同意了。我不会忘记的。

11.纠葛

当我们一起走向我们的实验桌时，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们。我注意到他再也没有坐到椅子一角上，在桌子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远离我。相反地，他紧紧地挨着我，我们的胳膊几乎要碰到一起了。

然后班纳老师回到了教室——这男人的时间感绝对是一流的——拉着一个高高的带轮子的金属架，上面放着一台看着很笨重的老式电视机和录像机。一次电影日——教室里的昂扬气氛几乎能摸得着了。（几乎要实体化了）

班纳老师把磁带推进了那台不太情愿的录像机，走到墙边关上了灯。

然后，当教室里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忽然敏感地意识到了爱德华正坐在我身旁，不到一英寸的地方。（hyperaware。。。梅尔啊。。。为什么这词词典里查不到捏？？？？）我被一股意外地流过我全身的电流震住了，我发现自己可能比已经做到的还要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爱德华的存在，这让我很惊讶。一种疯狂的冲动——在黑暗中伸出手触碰他，去抚摸他完美的面孔，就这一次——几乎要征服了我。我紧紧地把胳膊交叉在胸前，我的手握成了拳。我快要发狂了。

片头字幕开始了，微弱的光线象征性地照着屋子。我的眼睛，出于它们自己的意愿，飞快地向他一瞥。当我意识到他的姿势和我完全一样，也是在手臂下紧握着拳头，从眼皮底下，偷偷地瞄着我时，我羞怯地笑了。他向我咧嘴一笑，不知为何，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压抑地燃烧着。在我气息不稳以前，我移开了视线。这实在太荒谬了，我居然感到头晕目眩。

这个小时过得非常漫长。我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电影上——我甚至不知道它的主旨是什么。我试图放松下来，但没有成功，那股电流似乎是从他身上的某个地方传来的，从未减缓过。偶尔我会允许自己

飞快地瞥一眼他的方向，但他似乎也从未放松过。那种无法抵抗的，去触碰他的渴望同样不肯消失，我只得把自己的拳头安全地压在了手肘下，直到我的手指开始因为压力而刺痛起来为止。

当这堂课到达尾声，班纳老师把灯打开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宽慰地叹息着。我把胳膊向前伸去，活动着我僵直的手指。爱德华在我背后轻笑着。

“嗯，这很有趣。”他低声说着。他的声音很阴沉，他的眼神十分谨慎。

“唔。”是我所能作出的全部反应。

“我们走吧？”他问道，灵活地站了起来。

我几乎要呻吟出声来。体育课时间到。我小心地站起来，生怕我的平衡能力会受到我们之间新兴的，古怪的紧张气氛的影响。

他沉默地陪着我向下一堂课走去，然后停在了门外，我转身要说再见。他的脸把我吓了一跳——他的神情是全然的挣扎，几近痛苦，却又如此残酷的美丽。想要触碰他的渴望又熊熊燃烧起来，和之前一样强烈。我的再见卡在了喉咙里。

他迟疑地伸出手，矛盾在他的眼中迸发着，然后他飞快地用指尖轻轻拂过我的颧骨。他的肌肤还是那样的冰冷，但他的指尖在我的肌肤上走过的足迹却温暖得惊人——就好像我被烧着了一样，却完全没有感觉到灼烧的痛苦。

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大步流星地离开了我。

我头晕眼花，脚步不稳地走进体育馆。我游魂似的走进更衣室，在神思恍惚中换了衣服，只能模糊地意识到我周围还有别的人。直到我拿起球拍，真实感才完全回到了我的神智中。球拍不算很沉，但在我手里显得很不安全。我能看到班里的一些别的孩子在偷偷地瞄着我。克拉普教练让我们自己组队。

所幸迈克身上残余的骑士精神还在，他走过来站到了我旁边。

“你愿意和我一队吗？”

“谢谢，迈克——你真的不必这样做的，你知道。”我充满歉意地做了个鬼脸。

“别担心，我会离你远远的。”他咧嘴一笑。有时候喜欢上迈克是件很容易的事。

情况没那么顺利。我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成功地击中了自己的头部，而且在同一次挥拍打中了迈克的肩膀。这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里，我始终待在庭院的后角里，球拍被安全地握在了我的背后。尽管由于我的存在而有些吃亏，但迈克还是干得很漂亮：他独力赢得了四场比赛里的三场。当克拉普教练最终吹响了哨子，宣布下课时，他让我不劳而获地拿到了五分的高分。

“那么，”当我们一起走出庭院时，他说道。

“那么什么？”

“你和卡伦，哈？”他问道，他的语气里带着反抗的意味。我早先的喜爱的感觉荡然无存了。

“这跟你没关系，迈克。”我警告道，心里诅咒着杰西卡下十八层地狱。

“我不喜欢这样。”无论如何他还是抱怨着说了出来。

“你不必喜欢。”我嚷嚷着。

“他看着你的眼神就像是……就像你是一份大餐一样。”他不理会我，继续说道。

我噎住了一阵威胁着要爆发出来的竭斯底里，但一阵轻微的咯咯声依然无视我的努力逃逸出来。他怒视着我。我向他挥了挥手，逃进了更衣室。

我飞快地换上衣服，某种比蝴蝶更加有力的东西在不顾一切地猛击着我的胃壁，（惴惴不安着，胃里一阵阵地翻腾）我和迈克的争论已经成为了久远的回忆。我想知道爱德华是否在等着，又或者我得在

他的车那里和他碰头。如果他的家人也在那里，我该怎么办？我感到一阵真切的恐惧。他们知道我知道了吗？又或者，我能获准知道他们知道我知道了吗？（原文如此。。。不是我词穷了。。。虽然也差不多了。。。）

当我走出体育馆的时候，我几乎决定好要直接走回家，甚至不敢看一眼停车场。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爱德华正等着我，他若无其事地靠在了体育馆的外墙上，他绝美的脸上现在没有半点忧虑。当我向他走去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奇特的被赦免的感觉。

“嗨。”我喘息着说，露出大大的微笑。

“哈罗。”他回答着，笑容明朗。“体育课怎么样？”

我的脸稍稍塌了下来。“很好。”我撒谎道。

“真的？”他很是怀疑。他的眼睛微微地聚焦着，越过我的肩膀向后看去，然后眯缝起来。我向后瞄了一眼，只看见了迈克离开的背影。

“什么？”我诘问道。

他的目光落回了我身上，依然紧绷着。“牛顿正让我心烦。”

“你不是又在听了吧？”我一阵惶恐。我突如其来的好心情全部归零了。

“你的头怎么样了？”他天真无邪地问道。

“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转过身，重重地踏着步子向停车场的大致方向走去，虽然此刻我还没排除走回去的可能性。

他轻而易举地跟上了我。

“是你自己一直在强调我没见过你在体育课上的样子——这让我很好奇。”他听起来毫无悔改之意，所以我无视他。

我们沉默地走着——在我看来，是一种狂怒的，窘迫的沉默——向他的车走去。但我不得不停在了几英尺外-——一群人，全是男生，正围着它。

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在围着那辆沃尔沃，事实上他们在围观罗莎莉的红色敞篷车，他们的眼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渴望。当爱德华走到他们中间打开自己的车门时，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我飞快地爬进乘客座，同样不受注目。

“太浮夸了。”他喃喃自语道。

“这是什么车？”我问道。

“一辆M3。”

“我不会说《汽车与驾驶》里的专有名词。”

“那是一辆宝马。”他转了转眼睛，不去看我，努力在不碾上那群狂热的汽车爱好者的情况下把车倒出去。

我点了点头——我听说过这个牌子。

“你还在生气吗？”当他小心地把车开出去的时候，他问道。

“相当肯定。”

他叹了口气。“如果我道歉的话，你会原谅我吗？”

“也许会……如果你是诚心诚意的话。而且你还得保证再也不这样做。”我坚持着。

他的眼神忽然精明起来。“我是诚心诚意的，而且我同意让你周六开车，这个怎么样？”他驳回了我的附加条件。

我思考着，然后确定这也许是我能争取到的最高出价。（最好的结果）“成交。”我同意了。

“那么，我很抱歉，我惹你生气了。”他的眼里燃烧着真诚的火焰，灼烧了许久——严重破坏了我心跳的节奏——然后变成了打趣的眼神。“而晴朗的周六那天，一大早我就会站在你家的门阶上。”

“呃，如果一辆不请自来的沃尔沃停在车道上，对查理的情形不会有

任何帮助的。”

现在他的笑容谦逊起来：“我没打算开车过去。”

“怎么——”

他打断了我的话。“不必担心这个，我会在那儿的，不会开车来的。”

我丢下了这个话题。我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要问。

“这就是那个下次吗？”我意味深长地问道。

他皱起眉：“我猜它是下次。”

我维持着彬彬有礼的表情，等待着。

他把车停了下来。我惊讶地抬起头——当然，我们已经到查理家了，正停在那辆卡车后面。如果我一心只留意着何时结束的话，和他一起坐车会更容易些。当我回头看向他时，他正注视着我，用眼神衡量着我。

“你还是想要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去看我狩猎吗？”他一本正经地说着，但我想我看到他眼里有一丝打趣的痕迹。

“好吧，”我澄清道。“我最好奇的是你的反应。”

“我吓着你了？”没错，他眼里的打趣显而易见。

“没有。”我撒谎道。他没买我的账。

“我为吓着你而道歉。”他固执地维持着一抹浅笑，但随后，所有嘲弄的迹象都消失了。“那确实是想到你在那里……在我们打猎时的反应。”他的下颚一紧。

“那会很糟吗？”

他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极其糟糕”

“因为……？”

他深吸了一口气，向挡风玻璃外看去，注视着那片涌动着的浓云，它似乎要压下来了，几近伸手可及。

“当我们狩猎的时候，”他极慢地，很不情愿地说道。“我们会凭自己的感觉行事……几乎不受自己的意志控制，尤其依赖于我们的嗅觉。如果在我那样失控的时候，你在我周围的任何地方……”他摇了摇头，依然忧郁地注视着那片厚重的云层。

我意志坚定地控制着自己的表情，希望他的眼神能紧接着掠过来，鉴定我的反应。我的脸没有泄露任何信息。

但是我们的眼睛僵持着，而沉默加剧了——而且改变了。今天下午我感觉到的摇曳不定的电流开始掌控了气氛，而他毫不松懈地凝视着我的眼睛。直到我的头开始发晕，我才意识到自己没在呼吸。当我晕乎乎地深吸了一口气，打破了沉默时，他闭上了眼睛。

“贝拉，我想你现在应该进屋去了。”他低沉的声音沙哑着，他又开始看那些云了。

我打开门，一阵极寒的冷风涌进车里，让我的脑子清醒起来。我生怕自己会在这种头晕眼花的状态中被绊倒，于是小心翼翼地走出车外，头也不回地关上了身后的门。电动车窗降下来的呼呼声让我回过身去。

“哦，贝拉？”他在我后面喊着，他的声音更平和些了。他向打开的车窗倚过来，唇上挂着一抹浅笑。

“怎么了？”

“明天轮到我了。”

“轮到你什么？”

他笑得更开怀了，露出闪闪发亮的皓齿：“提问。”

然后他走了，车子加速开进了街道，消失在拐角处，而我还没来得及

理清自己的思绪。我微笑着，向屋子走去。这表明他计划明天和我见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和往常一样，这天晚上爱德华在我的梦里担纲主演。但是，我潜意识里的气候改变了，那里颤栗着闪过掌控了整个下午的电流，而我不得安宁地辗转反侧，夜里醒来了很多次。直到凌晨的那几个小时我才最终精疲力竭地陷入了无梦的睡眠。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依然很疲倦，但也很心急。我穿上一件棕色的高领毛衣，还有那条不可避免的牛仔裤。当我白日做梦地幻想着低胸细肩带上衣和热裤时，我不由得叹了口气。早餐和往常一样，平静祥和得如我所愿。查理给自己煎了份鸡蛋，我吃了一碗麦片粥。我怀疑他是否已经忘了这周六的事。当他站起来，把盘子拿去水池的时候，他回答了我没说出口的疑问。

“关于这周六……”他开口了，一边说着一边穿过厨房，打开水龙头。

我讨好地说：“怎么了，爸爸？”

“你还是要去西雅图吗？”他问道。

“计划是这样。”我扮了个鬼脸，希望他不要再提起这个话题，这样我就不必小心地编排一些半真半假的话。

他挤了一些洗洁精到盘子上，用刷子来回地擦洗着。“你确定不会在舞会开始前回来吗？”

“我不打算去舞会，爸爸。”我干瞪着眼。

“难道没有人邀请你吗？”他问道，试图隐藏起自己的关心，专心擦洗盘子。

我避开了这个雷区。“这是一次女生择伴舞会。”

“哦。”他一边皱起眉，一边把盘子擦干。

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了。对一个父亲来说，这实在是件难事，活在这样

或那样的忧虑里，生怕自己的女儿会遇上她喜欢的男孩，但又得操心万一她遇不上该怎么办。我一想到，如果查理知道，哪怕是得到最轻微的暗示，我确切喜欢着的是什么人的话，不禁打了个冷战。

然后，查理挥手道别，离开了。我走上楼去刷牙，把书收拾好。当我听到巡逻车开走的声音时，我只等了几秒钟，便迫不及待地跑过去向窗外偷看。那辆银色的车已经在那里了，就在车道上查理的位置那儿等着。我跳着下了楼，奔出前门，想知道这样不同寻常的例行公事般的日子能够持续多久。我永远都不想让它结束。

他在车里等着，当我关上门，懒得锁上那个该死的门闩的时候，他似乎没在看我。我走向车子，在开门上车以前羞涩地停住了。他微笑着，很放松——还有，像往常一样，完美和出色得到了折磨人的地步。

“早上好。”他的声音如丝绸一样柔软。“今天感觉怎么样？”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徘徊着，仿佛他的提问比起单纯的礼节有着更深的意味。

“很好，谢谢。”当我和他在一起时，我总是很好——甚至比好更好。

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眼睛底下的黑眼圈上。“你看上去很疲倦。”

“我睡不着。”我坦白交代，下意识地把头发拨到肩后，作为某种程度上的掩饰。

“我也是。”他揶揄着，发动了引擎。我开始习惯这种安静的嗡嗡声了。我敢肯定，无论何时我再去开我那辆卡车，它的轰鸣声都会吓着我的。

我大笑起来：“我猜想也是。我估计我只比你多睡了一点点。”

“我敢打赌你确实如此。”

“那么，你昨晚做了什么？”我问道。

他轻笑起来：“你没机会了。今天可是我提问的日子。”

“哦，没错。你想知道什么？”我的额头皱了起来。我想象不出自己有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他问道，表情很认真。

我转了转眼睛：“每天都不一样。”

“你今天最喜欢的颜色是？”他依然郑重其事地问道。

“大概是棕色。”我向来根据自己的心情来穿衣服。

他哼了一声，终于丢下了一本正经的表情。“棕色？”他怀疑地问道。

“没错。棕色很温暖。我想念棕色。所有应该是棕色的东西——树干，岩石，泥土——在这里都被软塌塌的绿色覆盖住了。”我抱怨道。

他似乎对我激昂的演说很是着迷。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看进了我的眼睛里。

“你是对的。”他决断道，又严肃了起来。“棕色很温暖。”他敏捷地伸出手，但不知怎的，还是迟疑着，把我的头发拂回我的肩后。

就在这时，我们到学校了。当他把车开进一个停车位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着我。

“你的随身听里现在放着的是什么音乐？”他问道，他阴沉着脸，就好像在要求一个凶杀案的口供一样。

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把菲尔给我的那张CD拿出来。当我说出那个乐队的名字的时候，他嘴角弯弯地笑了，眼里有着一种奇特的神情。他弹开了他的车载随身听下面的一个小隔间，在塞满了那个小空间的三十张或者更多的CD里抽了一张出来，递给我。

“这张德彪西怎么样？”他挑起一侧眉头。

是上次那张CD。我垂下眼帘，仔细看着那个熟悉的封面图案。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当他陪我走向英语课教室的时候，当他在西班

牙语课后和我碰头的时候，整个午餐时间，他都在无情地审问着我，了解我生活里的每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我喜欢的和讨厌的电影，我去过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我想去的许多地方，还有书——无尽的关于书的问题。

我想不起来自己上次说这么的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有自知之明，我敢肯定我一定让他感到厌烦了。但他脸上全神贯注的神情，还有他连珠炮似的永不止息的提问，迫使我继续下去。他大多数的问题都很容易回答，只有少数几个会让我不禁脸红起来。但当我真的脸红起来的时候，又会导致新的一轮的提问。

比方说，他问我最喜欢的珠宝的那次，我红着脸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黄水晶。他用这样的速度滔滔不绝地提问，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某种心理测试，就是要求你的答案必须是第一时间想到的那个词的那种。我敢肯定，他会根据脑海里的问题清单不停地问下去，除非是我脸红了。而我脸红则是因为，直到最近，我最喜欢的珠宝还是石榴石。只要注视着他黄水晶一样的眼眸，我就不可能想不起转变的理由。而很自然地，他会不停地发问直到我坦白交代我为什么会局促不安为止。

“告诉我。”在说服以失败告知后，他最终命令道——会失败仅仅是因为我让目光安全地远离他的脸。

“那是今天你的眼睛的颜色。”我叹息着，投降了。我把玩着自己的一缕头发，眼睛盯着自己的手看。“我猜要是你两个星期以后问我的话，我会说是黑玛瑙。”出于我并不情愿的诚实，我给出了更多的信息，尽管这毫无必要。而且我开始担心这会不会引爆他那奇怪的怒火，每当我不小心透露得太多自己是如此的着迷时，他都会这样。

但他只停顿了很短的时间。

“你喜欢什么花？”他又开始一连串的提问了。

我宽慰地松了口气，然后继续接受他的心理分析。
生物课又一次变得复杂起来。爱德华继续着他的随堂口试，直到班纳老师走进教室，又把那个视听教学箱拖进来为止。当老师走过去把灯关掉的时候，我注意到爱德华稍稍把椅子向我挪开了一点。这没用。当教室暗下来的时候，和昨天一样，那种电流又开始闪动着火光，那

种永不止息的渴望又在敦促着我的手伸过那段短短的距离，触碰他冰冷的肌肤。

我向桌子倾下身去，把下颚放在交叠的小臂上，我隐藏起来的手指紧紧地抓住桌子的边缘。我挣扎着不去理会那股试图让我动摇的不合情理的渴望。我不敢看他，生怕他也在看着我，这只会让自我控制变得更难些。我由衷地想要看这部电影，但直到这堂课结束我还是不知道我刚刚看的是什么内容。当班纳老师把灯打开的时候，我宽慰地叹了口气，终于看了一眼爱德华。他正看着我，眼里写满了矛盾。

他默默地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着我。我们沉默着向体育馆走去，和昨天完全一样。然后，还是和昨天一样，他无言地轻抚我的脸庞——这次是用他冰冷的手背，从我的一侧眉毛一直抚摸到我的下颌——在他转身走开以前。

体育课在我观看迈克的羽毛球个人秀中很快就过去了。他今天没有跟我说话，也没有对我空白的表情作出任何反应，也许他还在为我们昨天的口角生着闷气。在我心底一角的某处，我对此感觉很糟。但我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

之后，我不安地赶去换衣服，知道我的动作越快，我就能越早和爱德华待在一起。这种压迫感使得我比平时还有笨手笨脚，但最终我冲出门口，和上次一样宽慰地看到他站在那里，一个大大的笑容下意识地浮现在我脸上。作为回应，他微笑起来，然后开始新一轮狂热的交互讯问。

不过，他现在的问题变得不一样了，不再那么容易回答了。他想知道我想念着家里的什么事物，坚持要我描述出任何他不熟悉的部分。我们坐在查理的房子前，坐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天黑下来，骤然泛滥的雨水笔直地落在我们周围。

我试图描述出一些根本没法形容的食物，像是木馏油的香味——发苦的，有点像树脂，但还是很亲切——七月里尖锐凄厉的蝉鸣，柔软如鸿毛的无叶树（仙人掌），广阔无垠的天空，那种发白的蓝色从一侧的地平线一直延伸到另一侧的地平线，极少被覆满了紫色火山岩的低

矮的山丘阻断。最难解释的事情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它们如此美丽——定义一种并非基于稀稀落落的，多刺的，经常看上去半死不活的植被的美丽，一种与大地裸路的形状，与崎岖的山谷间浅浅的有如碗状的山谷，与他们在太阳底下绵延的方式毫无关系的美丽。当我努力向他解释时，我发现自己常常得用上手势。

他安静的，尖锐的提问让我自由自在地说着话，在暴风雨中微弱的光线里，完全忘记了要为自己垄断了所有的对话而窘迫不安。最终，当我描述完我在家里的那个乱糟糟的房间以后，他停了下来，没有再提出下一个问题。

“你问完了？”我如释重负地问道。

“差远了——但你爸爸很快就要到家了。”

“查理！”我忽然意识到他的存在，然后叹了口气。我看着车外阴雨绵绵的天空，但它没有泄露任何信息。“现在多晚了？”我一边大声问道，一边瞥了一眼时钟。我震惊地看到已经是这个时候了——查理现在已经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了。

“现在正是暮色时分。”爱德华喃喃低语着，看着西边的地平线，那里被云层覆盖着，晦明不定。他的声音显得心事重重，仿佛他的思绪正在千里之外。我看着他，他向挡风玻璃外看去，却根本不在看任何东西。

我一直注视着他，直到他的目光忽然转回来，对上了我的眼睛。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天之中最安全的时候。”他说道，回答了我眼中未说出口的疑问。“最容易的时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伤感的……又一天的结束，夜晚再度降临。黑暗如此容易预测，你不这样认为吗？”他想望地微笑着。

“我喜欢夜晚。没有黑暗，我们就永远看不到星辰了。”我皱起眉。“不过在这里很难看到星星。”

他大笑着，气氛骤然轻松起来。

“查理还有几分钟就要到这儿了。那么，除非你想告诉他周六你会和我一起……”他挑起一侧眉头。

“谢谢，但不必了，谢谢。”我把书收起来，意识到自己因为坐得太久已经有些僵直了。“那么，明天轮到我了？”

“当然不是。”他脸上写满了恼人的愤愤不平。“我告诉过你我还没问完，不是吗？”

“还有什么？”

“明天你就知道了。”他伸出手要替我开门，而他的突然接近让我的心陷入了疯狂的悸动。

“这可不太好。”他喃喃自语道。

“那是什么？”我惊讶地看到，他的下巴绷紧了，眼里写满了困扰。

他只看了我短短的一秒钟。“另一个复杂的情形。”他闷闷不乐地说道。

他动作迅速地把门推开，然后移开身子，几乎是退缩着，飞快地远离我。

汽车前灯的光穿透过雨幕吸引了我的注意，一辆黑色的车子向着我们开过来，只有几英尺远了。

“查理就要来了。”他警告道，透过倾盆大雨注视着那辆车。

我立刻跳下车，无暇顾及自己的混乱和好奇。雨水掠过我的夹克，声音愈发响亮了。

我试图认出坐在那辆车的前座里的人，但天太黑了。我看见爱德华被那辆新来的车的前灯怒视着，全身都被照亮了。他依然注视着前方，他的目光紧锁在我看不见的某物或某人上。他的神情非常古怪，混合着挫败与挑衅。

然后他发动了引擎，轮胎蹭着潮湿的公路发出尖锐的声音。几秒种后那辆沃尔沃就看不见了。

“嘿，贝拉。”一个熟悉的，沙哑的声音从那辆黑色的小车里的驾驶座上传出来。

“雅克布？”我问道，眯着眼透过雨幕看去。就在这时，查理的巡逻车开过了拐角，他的车灯照亮了我面前那辆车里的人。

雅克布正要爬出来，他的咧嘴大笑即使在黑暗中也清晰可见。坐在乘客座上的是一个更老一些的男人，体格健壮，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一张太过宽大的脸，脸颊紧贴着他的肩膀，黄褐色的皮肤上千沟万壑，像一件古旧的皮夹克。而那双熟悉得惊人的眼睛，那双黑眼睛安放在这张大脸上，在显得太过年轻的同时，又显得太过沧桑了。雅克布的爸爸，比利•布莱克。我立刻认出了他，尽管我上一次见到他是五年多以前的事了。我第一天来这里，查理向我提起他的时候，我甚至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他注视着我，仔细审视着我的脸，所以我试探性地向他笑了笑。他的眼睛睁大了，不知道是出于惊讶还是出于害怕，他的鼻孔张大了。我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另一个复杂的情形，爱德华说过。

比利依然用紧张焦虑的眼神注视着我。我在心里叹息着。比利这么快就认出爱德华来了吗？他真的相信他儿子嘲笑过的那些不可能的传说吗？

答案清晰地写在比利眼中。是的，是的，他相信。

12.平衡

“比利！”查理一下车就喊道。

我转身向屋子走去，躲到门廊底下的时候，我才向雅克布招手示意。我听到查理在我身后招呼着他们。

“我会假装没有看到你坐在方向盘后的，杰克。”他不以为然地说道。

“在保留区我们会更早地拿到驾照。”雅克布说道。这时我打开门，在门廊里轻拂着头发。

“你当然会。”查理大笑着说。

“无论如何我都得到处转转。”不管过了多少年，我依然能轻而易举地认出比利洪亮的声音。这声音让我忽然觉得自己小了几岁，还是个孩子。

我走进屋，把门敞开着，在挂起我的夹克以前先把灯打开。然后我站在门里，焦急地看着查理和雅克布帮助比利从车里出来，坐到轮椅上。

当他们三个冲进来，甩着身上的雨水时，我让开了路。

“这实在是个惊喜。”查理说着。

“已经过了很久了。”比利回答道。“我希望那段时间不算太糟糕。”他黑色的眼睛又一次掠过我，眼里的神情让人难以读懂。

“不，那好极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看比赛。”

雅克布咧嘴一笑。“我想计划是这样的——我们的电视机上个礼拜坏掉了。”

比利对自己的儿子作了个鬼脸。“还有，当然，雅克布也渴望着再次见到贝拉。”他补充道。雅克布皱起眉，迅速低下了头。我按捺住了一阵汹涌而至的自责。也许在沙滩上我表现得太令人信服了。

“你们饿了吗？”我问道，转身向厨房走去。我渴望着逃离比利洞察的注视。

“不，我们来之前刚吃过。”雅克布答道。

“你呢，查理？”当我转过拐角的时候，我越过肩膀向后喊道。

“当然。”他应声说道。他的声音向着前厅和电视机的方向移动着。我能听到比利的轮椅跟着过去了。

烤奶酪三明治已经在煎锅里了，我正在把一个马铃薯切片，这时我感觉到某人正站在我身后。

“那么，最近过得怎么样？”雅克布问道。

“相当不错。”我微笑着说。要抵抗住他的热情是件很难的事。“你呢？你的车弄好了吗？”

“没。”他皱起眉。“我还需要一些零部件。这辆车是我们借来的。”他用拇指指着前院的方向。

“对不起。我没看到什么……你要找的是什么？”

“制动缸。”他咧嘴一笑。“那辆卡车有什么问题吗？”他忽然补充道。

“没有。”

“哦。我只是有点怀疑，因为你不再开它。”

我低下头看着煎锅，夹起一片三明治的一角，检查朝下的那一面。“我搭一个朋友的车上学。”

“好车。”雅克布的声音里充满了赞叹。“但是我不认识开车的那个人。我想我认识这附近的大部分孩子。”

我含糊地点点头，始终低着头，给三明治翻面。

“我爸似乎在什么地方认识了他。”

“雅克布，你能递给我几个盘子吗？它们就在水槽上的橱柜里。”

“好的。”

他沉默着走过去拿盘子。我希望他现在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那么，他是谁？”他问道，把两个盘子放到了我旁边的流理台上。

我挫败地叹了口气。“爱德华•卡伦。”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大笑起来。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看上去有一点窘迫不安。

“那么，我猜这解释了一切。”他说道。“我还在奇怪为什么我爸表现得那么古怪呢。”

“非常正确。”我装出一副无辜的神情。“他不喜欢卡伦一家。”

“迷信的老男人。”雅克布用几不可闻的声音抱怨道。

“你不认为他会对查理说什么吗？”我情不自禁地问道，这些话低声地脱口而出。

雅克布注视了我一会儿，我读不懂他黑眼睛里的神情。“我不能肯定。”他最终答道。“我想上次查理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那以后他们就没怎么说过话——今晚有点重聚的意味，我想。我不认为他会再提起这件事。”

“哦。”我说道，试图让自己听起来漠不关心一些。

在我把食物拿给查理以后，我一直待在前厅里。当雅克布喋喋不休地和我说话时，我假装在看比赛。我是在认真听着大人的对话，寻找着任何比利打算密告我的迹象，试着想出他开口时打断他的方法。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我有很多作业要做，但我不敢让比利和查理单独相处。最终，比赛结束了。

“你和你的朋友最近会再去海滩吗？”当雅克布把他爸爸推过门槛时，他问道。

“我不能肯定。”我没有正面回答。

“比赛太有趣了，查理。”比利说道。

“下一场比赛时再过来。”查理鼓励道。

“当然，当然。”比利说道。“我们会再到这里来的。晚安。”他的目光飞快地转向我的眼睛，他的笑容消失了。“你要当心，贝拉。”他严肃地补充道。

“谢谢。”我低声说道，看向别处。

当查理向车道挥手的时候，我径直走上楼。

“等等，贝拉。”他说道。

我畏缩了一下。难道在我到起居室加入他们以前，比利就已经得手了吗？

“今天晚上我没找到机会跟你说话。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我的脚落在第一级台阶上，我迟疑着，搜寻着可以我安全地分享的细节。“我所在的羽毛球队赢了四场比赛。”

“哇噢，我不知道你还会打羽毛球。”

“嗯，我确实不会。但我的搭档相当棒。”我坦白道。

“那是谁？”他带着象征性的兴趣问道。

“呃……迈克•牛顿。”我勉强告诉了他。

“哦是的——你说过你和牛顿家的孩子是朋友。”他精神为之一振。“不错的一家人。”他沉思了片刻。“你为什么不邀请他参加这周末的舞会呢？”（。。。查理很没眼色。。。）

“爸爸！”我呻吟道。“他几乎可以说是正在和我的朋友杰西卡约会。还有，你知道我不能跳舞。”

“哦是的。”他喃喃自语道。然后他认错地向我微笑着。“那么我猜，你这周六出去会相当不错……我计划和署里的家伙一起去钓鱼。那天的天气应该会相当暖和。但如果你想推迟你的旅程，直到有人能跟你一起去的话，我会待在家里。我知道我老是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爸爸，你做得相当不错。”我微笑着，希望我的宽慰没有表现出来。“我从不介意一个人待着——我和你太相似了。”我向他眨了眨眼，而他露出了那个眯着眼的笑容。

这天晚上我睡得更好些，因为太累了所以没有做梦。当我在这个珍珠灰色的早晨醒来时，我的心情简直乐翻了天。当我用一个夹子把刘海往后别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吹口哨，而稍后我跳着下楼时又吹了一声。查理注意到了。

“你今天早上似乎很快活。”吃完早餐后他评价道。

我耸耸肩：“今天是星期五。”

我相当匆忙，这样我就能在查理离开的那一秒准备好。我整理好书包，穿上鞋，刷完牙，甚至在一确定查理走出视线范围的时候我就冲出了门，但爱德华更快。他已经在他那辆银光闪闪的车旁等着了。车窗摇了下来，引擎已经关掉了。（我终于想明白了。。。Edward根本就是事先藏在树林里，一等查理转过拐角就扛着车子飞奔出来。。。貌似贝拉家周围没有邻居。。。）

这一次我没再犹豫，飞快地爬进了乘客座，更快地看见了他的脸。他冲我弯弯一笑，停下了我的呼吸和心跳。我没法想象比他更美的天使了。他身上没有什么还能再改进的了。

“你睡得怎么样？”他问道。我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的动人。

“很好。你昨晚过得怎样？”

“很开心。”他的笑容很愉快。我感觉我错过了一个秘密的笑话。

“我能问你做了什么吗？”我问道。

“不能。”他咧嘴一笑。“今天还是我的。”

他今天想了解别人的事：更多关于蕾妮的事，她的爱好，当我们空闲

的时候我们一起做过的事。还有我记得的一位祖母，我寥寥无几的在学校里的朋友——让我困窘的是他居然问起了我约会过的男孩子。我很庆幸自己从没真正地跟谁约会过，所以这个特别的对话没有持续太久。他似乎和杰西卡还有安吉拉一样惊讶于我在罗曼史方面的匮乏。

“所以你从没遇见过你想要的人？”他用严肃的语气问道，这让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满心不情愿地诚实答道。“在凤凰城没有。”

他的嘴唇紧紧地抿在一起，抿成了一条坚毅的线条。

此刻我们正在自助餐厅里。这一天又是在一阵模糊中过去了，这很快会变成例行公事的。我利用他短暂的停顿咬了一口硬面包圈。

“今天我必须让你自己开车回去。”当我咀嚼的时候，他宣布，没有提及任何理由。

“为什么？”我诘问道。

“午饭后我要和爱丽丝出去一下。

“哦。”我眨了眨眼睛，既迷惑又失望。“没关系，走回去不算太远。”

他不耐烦地冲我皱起了眉：“我没打算让你走回家。我们会去取你的卡车然后把它给你留在这里。”

“我没带钥匙。”我叹了口气。“我真的不介意走回去。”我真正介意的是错失了和他待在一起的时光。

他摇了摇头。“你的卡车会在这里的，而钥匙会在点火器里——除非你害怕有人会把它偷走。”一想到这里他就大笑起来。

“好吧。”我同意了，撅起了嘴。我非常肯定我的钥匙在我星期三穿的牛仔裤的口袋里，在洗衣间的一堆衣服下面。即使他能闯进我家里，或者以他计划的任何方式进去，他也永远找不到它。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同意里的挑衅。他自负地坏笑起来。

“那么，你要去哪里？”我用自己所能控制的最若无其事的语气问道。

“狩猎。”他冷酷地回答道。“如果明天我打算和你单独相处，我就得做好万全的预防措施。”他的表情变得乖僻起来……还有恳求。“你随时都可以取消计划，你知道的。”

我低下头，害怕着他那双富有说服力的眼睛。我拒绝承认自己是在害怕他，不管那种危险有多么的真切。这无关紧要。我在脑海里重复着。

“不，”我耳语着，抬起头看着他的脸。“我不能。”

“也许你是对的。”他低声说着，语气苍凉。当我看过去的时候，他眼睛的颜色似乎变黑了。

我改变了话题。“我明天几点能见到你？”我问道，想到他现在就要离开几乎要让我沮丧起来了。

“那得看情况……那天是周六，你不想睡懒觉吗？”他提议道。

“不。”我回答得太快了。他按捺住了一个微笑。

“那么，和往常一样的时间。”他决定道。“查理会在家吗？”

“不，他明天去钓鱼。”一想到事情居然变得如此合宜，我便微笑起来。

他的语气忽然尖锐起来。“如果你没有回家，他会怎么想？”

“我不知道。”我冷淡地回答道。“他知道我打算洗衣服。也许他会认为我掉进洗衣机里了。”

他冲我阴沉着脸，而我同样绷着脸怒视着他。他的愤怒甚至比我自己的还要有感染力。

“你今晚打算狩猎什么？”当我确定自己已经在怒视竞赛中败北的时候，我问道。

“任何我们在国家公园里能找到的猎物。我们不会走太远。”他有点

发愣，因为我竟如此随意地提及他隐秘的事实。

“为什么你要和爱丽丝一起去呢？”我怀疑道。

“爱丽丝最……支持我。”他说着，皱起了眉头。

“那别的人呢？”我羞怯地问道。“他们怎么样？”

那一瞬间，他的额头皱了起来：“怀疑，大部分是这样。”

我飞快地偷看了一眼自己身后的他的家人。他们坐在那里，盯着不同的方向，非常像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时的情形。只不过现在他们是四个人，他们俊美的，红铜色头发的兄弟正和我相对而坐，他金色的眼睛里很不平静。

“他们不喜欢我。”我猜测道。

“不是这样的。”他否定道，但他的眼神显得太无辜了。“他们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着。”

我扮了个鬼脸：“同样，我也不明白。”

爱德华缓缓地摇了摇头，冲着天花板翻了翻白眼。然后再次注视着我。“我告诉过你——你根本没有清楚地认识你自己。你和我遇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你让我着迷。”

我瞪着他，确信他现在是在取笑我。

在读懂了我的表情后，他笑了。“我所拥有的优势，”他谨慎地抚了一下他的额头，喃喃低语道。“让我能更好地抓住人类的本性。人心是很容易揣度的。可你……你从不按我的期待行事。（不按我的牌理出牌）你总让我惊奇。”

我看向别处，我的目光又游移到他的家人身上，既窘迫又不满。他的话让我觉得这一切像是一个科学实验。我想嘲笑自己，居然还在期待着别的可能性。

“这个部分很容易解释，”他继续说道。我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了我

脸上，但我还是不能看着他，生怕他会看出我眼中的苦恼。“但还有更多……而且这些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他说话的时候，我依然注视着卡伦家的人。突然罗莎莉，他那个金发的迷人的姐姐，转过头来看着我。不，不是看——是怒视，用阴沉的，冰冷的眼神怒视着我。我想要看向别处，但她的凝视让我动弹不得，直到爱德华中断了说到一半的句子，发出极低的愤怒的声音。那几乎是一阵嘘声。

罗莎莉转过头，而我如释重负地得到了解脱。我看回爱德华——我知道他能看出在我眼中蔓延的混乱和害怕。

他的脸绷紧了，他解释道。“我对此感到抱歉。她只是在担心。你知道……这很危险，不只是对我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如果，在和你如此公开地度过了这么多的时光以后……”他垂下了头。

“如果？”

“如果结果……不好。”他把头埋在手中，就像他在天使港那晚所做的那样。他的苦恼再明白不过了。我很想去安慰他，但我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做。我的手不知不觉地伸向他，但很快，我把手收回了桌子底下，害怕着自己的触摸只会让情况更糟。我慢慢意识到，他的话本应该吓到我的。我等待着恐惧的降临，但所有我能感受到的，只是对他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心痛。

还有沮丧——因为罗莎莉打断了他正要说出的话而沮丧着。我不知道该怎么重提这个话题。他依然把头埋在手里。

我试图用正常的语气说话：“你现在就得走了吗？”

“是的。”他抬起脸，有一阵他的神情依然很严峻，但随即他的心情改变了，他微笑着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生物课上我们要看的那部该死的电影还剩十五分钟——我不认为我还能忍受更多的时间。”

我抬起头。

爱丽丝——她短短的黑发乱糟糟地围在她精致如精灵般的面孔周围，像一道光圈——突然站到了他身后。即使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纤细的身材依然显得那么苗条，那么优雅。

他向她打招呼，却没有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爱丽丝。”

“爱德华。”她回应道。她宛如女高音歌手般的声线几乎和他的声音依然有魅力。

“爱丽丝，这是贝拉——贝拉，这是爱丽丝。”他介绍我们认识，漫不经心地用手打着手势，一个歪扭的笑容浮现在他脸上。

“你好，贝拉。”她明朗如黑曜石的眸子有着难以捉摸的神情，但她的微笑很友好。“很高兴终于能见到你了。”

爱德华阴沉地扫了她一眼。

“你好，爱丽丝。”我羞涩地低声说道。

“你准备好了吗？”她问他。

他的语气很生疏。“差不多。我们车上见。”

她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她走路的姿势是那么的流畅，有如行云流水，我感到一阵嫉妒的刺痛。

“我应该说‘玩得开心’，或者这是一种错误的情绪吗？”我转回头看他，问道。

“不，‘玩得开心’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他咧嘴一笑。

“那么，玩得开心！”我努力地让自己听起来很诚恳。当然我还是没能骗过他。

“我尽量。”他依然咧嘴笑着。“你也要尽力让自己安然无恙，求你了。”

“在福克斯安然无恙——真是个挑战。”

“对你来说确实是个挑战。”他的下巴绷得更紧了。“向我保证。”

“我保证尽量让自己安然无恙。”我背诵道。“我今晚会洗衣服——这应该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别掉进去。”他嘲弄道。

“我会尽力而为。”

他随即站起来，我也站了起来。

“明天见。”我叹息道。

“这对你来说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光，不是吗？”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闷闷不乐地点点头。

“我一早就到。”他保证道，弯弯一笑。他伸出手，隔着桌子抚摸着我的脸，又一次轻抚过我的颧骨。然后他转身走开了。我目送着他离去。

那天剩下的时光里，我非常渴望翘课，至少翘掉体育课，但一种本能的警告阻止了我。我知道如果我现在消失的话，迈克和其他人会认为我是和爱德华在一起。而爱德华正担心我们公开相处的时间太多……如果事情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话。我拒绝去细想最后一个念头，取而代之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让他更安全的方面。

我凭直觉知道——也从他的举止中感觉到——明天会非常关键。我们的关系不会继续这样平衡下去，它已经立在了刀刃上。我们要么落到这头，要么落到那头，这完全基于他的决定，或是他的本能。我早已下定了决心，甚至是在我有意识地作出选择以前就定下来了，我会坚定不移地走到底。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要离他而去的这个念头更让人恐惧，更折磨人了。这是个不可能事件。

我认命地走去上课。我无法诚实地说出生物课到底上了什么内容。我的脑子一心一意地想着明天的事。体育课上，迈克又和我说话了，他祝我在西雅图过得愉快。我详尽地解释了我已经取消了这次旅程，因为对我的卡车有所顾忌。

“你会和卡伦一起去舞会吗？”他忽然沉下脸，问道。

“不，我根本不打算去舞会。”

“那，你打算做什么？”他问道，兴趣似乎太浓了些。

我的本能的冲动在咆哮着，想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不过，我还是明智地撒了谎。

“洗衣服，然后我得为三角函数的测试复习，否则我就要挂掉了。”

“卡伦会帮你复习吗？”

“爱德华，”我强调道。“不会来帮我复习。他这周末要去别的地方。”我惊讶地注意到，这个谎言比平常还要来得自然些。

“哦。”他开始得意洋洋起来。“你知道，无论如何你可以和我们一组去舞会——那会非常酷的。我们可以和你一起跳舞。”他保证道。

脑海里浮现出的杰西卡的表情的画面让我的口气尖锐得有些过头。

“我不打算去舞会，迈克，明白吗？”

“好的。”他再次闷闷不乐起来。“我只是随便说说。”

当这一天的课程终于结束的时候，我毫无热情地向停车场走去。我确实不想走回家，但我实在看不出他怎么能把我的卡车弄回来。但随即，我又开始相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而后，我的直觉被证实了——我的卡车正待在在今天早上他停那辆沃尔沃的地方。我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然后打开没锁的车门，看到车钥匙正在点火器里。

一张折叠起来的白纸放在我的座位上。我坐进去，关上门，然后打开了它。是他雅致的笔迹，只有两个字。

“平安。”

卡车要命咆哮着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自嘲地一笑。

当我到家的时候，门把手紧锁着，插销开着，和我今早离开时一样。

我走进屋，直接进了洗衣房。同样地，一切看上去和我原来把它们留在那里时一样。我在衣服堆里翻找着我的牛仔裤，找着以后，检查上面的口袋。空的。也许我早就把我的钥匙挂起来了，我想着，摇了摇头。

遵循促使我向迈克撒谎的同样的本能的指示，我打电话给杰西卡，虚伪地祝她在舞会上好运。当她同样祝我和爱德华一起的一天好运时，我告诉她计划取消了。作为一个第三方旁观者，她的失望有点超出必要。之后，我飞快地说了再见。

吃晚餐时查理有些心不在焉，不仅仅是在担心着工作上的事，我猜，也许是一场篮球赛，也许他只是真的很喜欢意大利菜——很难说查理在担心什么。

“你知道，爸爸……”我开口说道，打断了他的沉思。

“怎么了，贝拉？”

“我想在西雅图的事上你是对的。我想我会等到杰西卡或者别人能和我一起去时再作决定。”

“哦，”他惊讶地说道。“哦，好的。那么，你想让我留在家里吗？”

“不用，爸爸，不必改变你的计划。我有成千上万的事情要做……作业，洗衣服……我得去趟图书馆，还有杂货店。我一整天都得进进出出的……你去吧，玩得开心点。”

“你确定？”

“完全肯定，爸爸。还有，冰箱里的鱼少得有点危险——我们只剩下可吃两年，或者三年的存量了。”

“你能撑得过去的，贝拉。”他笑了起来。

“对你我也可以这样说。”我说着，大笑起来。我的笑声有些突兀，但他没注意到。我为欺骗他而深感内疚，几乎就要采纳爱德华的建议，告诉他要去那里了。只是几乎。

晚饭后，我把衣服叠好，又放了一堆进烘干机。不幸的是，这种工作只能让手忙着。我的脑子依然无所事事，于是它完全失控了。我在两种念头间动荡不安着，一方面我的期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这种感觉几近痛苦，而另一方面一种潜伏着的恐惧正蚕食着我的决心。我不得不一再地提醒自己，我已经作出了我的选择，而且我不打算回头。我太过频繁地把他的字条从口袋里拿出来看，汲取着他所写的两个小小的字。他希望我平安，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只需要坚信着这一点，最终，这个渴望将战胜一切别的念头。而我的另一个选择——把他从我的生活里剔除掉又会怎么样呢？这将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此外，从我来到福克斯时起，他就已经成为了我的生命中的一切。
但在我心底的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担心着，想知道这会不会非常地让人受创……如果结局不好的话。

当时间已经太晚，已经到了睡觉时间的时候，我很是宽慰。我知道自己太紧张，根本没法睡着，所以我做了一件我从没做过的事。我故意吃了点感冒药，尽管我并不需要——这种药片能让我昏睡过去，好好地睡上八个小时。正常情况下我不会宽恕自己的这种行为，但明天的情况已经够复杂的了，我没有必要在所有别的事情之外，再雪上加霜地让自己因为睡眠不足而昏昏沉沉。在我等着药物生效的时候，我擦着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直到它直得无懈可击为止，然后焦躁不安地准备好明天要穿的衣服。等到一切为明天做的准备都做完以后，我终于躺到了床上。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我没法停止翻来覆去。我起身在用力装CD的鞋盒里翻找着，直到我找到一张肖邦的小夜曲合辑。我让它安静地播放着，然后又躺下了，全神贯注地放松我身体的某些特定部分。在进行到这种练习的某个地方时，感冒药生效了，我愉快地陷入了昏睡之中。

我醒得很早，幸亏我无端的服用药物，我一夜无梦酣眠。虽然我休息得很好，我还是立刻陷入了昨晚那种头脑发热的狂乱中。我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抚平脖子上的衣领，不停地摆弄那件棕褐色的毛衣直到它稳稳当当地盖过我的牛仔裤为止。我鬼鬼祟祟地向窗外看了一眼，看见查理已经走了。一层絮状的薄云遮蔽了天空。它们看上去不会持续太久的。

我食不知味地吃完了早餐，然后赶紧去把碗洗干净。我又一次向窗口偷看，但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刚刚刷完牙，回到楼下的时候，一阵安

静的敲门声响了起来，我的心脏宛如小鸟一般在我的肋骨筑成的笼子里砰然乱撞。

我飞奔到门口，在打开那个简单的插销时遇到了一点困难，但我最终把门拉开了，而他就在那里。当我看到他的脸的那一刻，所有的兴奋都烟消云散了，被平静取而代之。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在这里，昨天的恐惧显得非常荒谬。

起初他并没有微笑——他的脸色很严峻。但在他上上下下地把我检查了一遍以后，他的神情明朗起来，他笑了。

“早上好。”他轻笑着说。

“怎么了？”我低头审视着，确认自己没有忘记任何重要的细节，比方说鞋子，或者裤子。

“我们很般配。”他又笑了起来。我意识到他穿了一件长长的浅棕褐色毛衣，底下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还有蓝色的牛仔裤。我和他一起笑了起来，藏住了一阵隐秘的后悔的刺痛——为什么他就非得看上去像个时装模特，而我却不能呢？

在我锁门的时候，他向卡车走去。他在乘客门那儿等着，脸上写着很容易读懂的受难的表情。

“我们约好的。”我沾沾自喜地提醒他，爬进驾驶座，伸出手给他打开门。

“去哪儿？”我问道。

“系上你的安全带——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才顺从了他的命令。

“去哪儿？”我叹了口气，重复道。

“开上北边的101国道。”他下令道。

当我感觉他在注视着我的脸的时候，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路况上是一件

困难得惊人的事。我只得比平常还要小心地驾驶，穿过这座仍在沉睡的城镇。

“你打算在傍晚以前把车开出福克斯吗？”

“这车老得能当你那辆车的爷爷了——对它尊重一点。”我回嘴道。

与他消极的估计相反，我们很快便开出了小镇的范围。浓密的灌木丛和覆满藤蔓的树干取代了草坪和房屋。

“右转开上110国道。”我正要开口问，他指点道。我沉默地服从了。

“现在一直开到公路尽头。”

我能听到他声音里的笑意，但我害怕开出公路，刚好证明他的担心是对的，所以没敢看过去确认一下。

“那里有什么，在公路的尽头？”我想知道。

“一条小路。”

“我们要走过去？”谢天谢地，我穿的是网球鞋。

“那是个问题吗？”他听起来像是已经预料到了。

“不。”我努力让这个谎言听起来可信些。但如果他觉得我的卡车太慢……

“别担心，那条小路只有五英里长，或者差不多，而且我们不赶时间。”

五英里。我没有回答，这样他就不会听到我因为恐惧而破碎的声音。五英里布满阴险的树根和松散的石头的小路，正阴谋着让我扭伤脚踝，或者用别的方式让我报废。这将是一次丢脸的旅途。

我思索着即将到来的惨剧，我们在沉默中开了一会儿车。

“你在想什么？”许久以后，他不耐烦地问道。

我又一次撒了谎：“只是想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那是天气好时我喜欢去的地方。”他说完后，我们都看出窗外，看着那片越来越稀薄的云层。

“查理说今天会很暖和。”

“你告诉查理你要做什么了吗？”他问道。

“没有。”

“但杰西卡认为我们会一起去西雅图？”他似乎对这念头很是高兴。

“不，我告诉她你取消了，不和我一起去——这是事实。”

“没人知道你和我在一起？”现在，生气了。

“那得看情况……我以为你告诉了爱丽丝？”

“那确实很有帮助，贝拉。”他吼道。

我假装没听见。

“难道你对福克斯如此绝望以致想要自寻死路吗？”（我不记得接力这里是怎么翻的。。。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不理会他时，他诘问道。

“你说过这会给你带来麻烦……如果我们公开地在一起。”我提醒他。

“所以你担心这会给我带来麻烦——如果你没有回家的话？”他的语气依然很愤怒，还有让人刺痛的讽刺。

我点点头，继续看着前方的路面。

他用几不可闻地声音喃喃低语着，他说得太快了，我根本没听懂。

余下的旅程里我们都沉默了。我能感觉到那股激怒的非难依然席卷着他，但我想不出能说点什么。

然后，这条路到了尽头，缩减成一条窄窄的无数足迹踩踏出的小路，

路旁立着一个小小的木头标志。我把车停在狭窄的路肩上，走下车，害怕他还在生我的气，而我再也不能把开车当作不去看他的借口了。现在很暖和，甚至比我来福克斯以后最暖的那一天还要温暖，在云层的笼罩下几乎有些闷热了。我脱下了毛衣，把它系在我的腰间，很高兴自己穿了一件浅色的无袖衫——尤其在有五英里的徒步跋涉在前头等着我的时候。

我听到他的门关上了，我看过去，看见他也在脱他的毛衣。他背对着我，面朝着我的卡车后的绵延不绝的森林。

“这边。”他说着，越过肩膀看着我，眼神依然很气恼。他开始向黑暗的森林走去。

“这条小路呢？”恐惧在我的语气里清晰可见，我赶紧绕过卡车跟上他。

“我只是说路的尽头有一条小路，没说我们要走那条小路。”

“没有小路？”我挣扎着问道。

“我不会让你迷路的。”他这才转过身来，露出一个嘲弄的笑容，我抑制住一声喘息。他那件白色衬衫没有袖子，也没有扣上扣子，所以那片光洁雪白的肌肤从他的喉咙一路绵延到他那大理石般的胸廓。他完美的肌肉不再欲盖弥彰地隐藏在衣服下。他太完美了，我感到一阵锥心的绝望。这毫无道理，这样宛如神明的人物不可能属于我。

他注视着我，对我脸上备受折磨的神情困惑不已。

“你想回家了吗？”他安静地问道，一种不同于我的痛苦浸透了他的语气。

“不。”我走向前，直到自己紧挨在他身旁。我焦虑不安着，不想再浪费我还能和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

“怎么回事？”他问道，声音是那么的温柔。

“我不是个很好的徒步旅行者。”我沉闷地回答道。“你得非常有耐心才行。”

“我可以很有耐心——如果我努力的话。”他微笑着，抓住了我的视线，试图把我从那阵突如其来的，无法解释的沮丧中拉出来。

我努力向他微笑，但那笑容太假了。他仔细审视着我的脸。

“我会带你回家的。”他保证道。我说不清这个保证是没有限制的，还是指立刻离开。我知道他认为是害怕让我紧张不安。而我又一次对此感到高兴，我是唯一一个他无法读心的人。

“如果你想让我在日落以前穿过这五英里的丛林，你最好现在就开始带路。”我尖刻地说道。他冲我皱起了眉，挣扎着想读懂我的语气和神情。

片刻之后，他放弃了，带头向森林里走去。

这趟旅程并没有我所畏惧的那样艰难。一路上几乎非常平坦，他为我把潮湿的蕨类植物和密布的苔藓拨到一边。当他笔直的路线穿过了倒下的树木或巨石时，他会帮助我，用手肘把我举起来，然后趁我还神志清醒的时候立刻放开我。他冰冷的触碰落在我的肌肤上，总能让我的心砰砰乱跳，无一落空。有两次，发生这样的状况时，我捕获到了他脸上的神情，我敢肯定他听见了。

我努力让自己的眼睛看向别处，尽可能地不去注意他的完美，但我还是常常偷瞄他。每一次，他的俊美都刺痛了我，带来一阵悲哀。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沉默地走着。偶尔他会胡乱地提问，问一个在过去两天的审问里他没有问及的问题。他询问我的生日，我的小学老师，我童年时的宠物——而我不得不承认在一连养死了三条鱼以后，我放弃了整个计划。那时候他大笑起来，比我习惯的还有响亮——银铃般的回声在空荡荡的森林里回响着，回荡在我们身边。（男人的声音。。。银铃。。。）

这趟徒步旅行花掉了我几乎整个上午的时间，但他从未表现出半点不耐烦的迹象。这座森林在我们周围延伸成一座由古树构成的无尽的迷宫，我开始不安，生怕我们永远也无法再走出这座森林。他却悠然自得，轻松地走在这座绿色的迷宫里，丝毫不对我们的方向感到任何疑虑。

几个小时以后，渗入森林里的来自树庐穹顶的阳光开始发生了改变，由阴郁的黄绿色调变为一种更为明亮的翡翠色。天空一定转晴了，就像他之前说过的那样。在我们进入了森林以后，我头一次感到一阵兴奋的颤栗——但很快就变成了不耐烦。

“我们到了吗？”我嘲弄道，假装沉下了脸。

“差不多。”看到我心情的改变，他笑了起来。“你看见前头的光亮了吗？”

我凝望着浓密的丛林。“呃，我应该看到了吗？”

他坏笑起来。“也许对你的眼睛来说早了点。”

“该去检查视力了。”我喃喃低语道。他的坏笑更明显了。

但随后，在又走了一百码以后，我确实看见了树林前头的一片光亮，一片明黄的光辉而非绿色。我加快了脚步，每踏出一步，我的渴望就增长一分。现在他让我走在前面，无声地跟着我。

我走到了那一片光亮的边缘，踏过最后一片蕨类植物，走进了我所见过的最可爱的地方。这片草地很小，几乎是圆形的，开满了野花——紫的，黄的，还有柔和的白色。我能听见不远处，一条奔流不息的溪水欢快的歌声。太阳正在头顶上直直地照射下来，用一种薄雾般的奶油色的阳光填满了这一圈空地。我慢慢地走着，惊奇不已，穿过柔软的芳草，摇曳的花朵，还有温暖的，染成了金色的空气。中途我转过身，想和他分享这一切，但他并没有在我身后，没有在我以为他在的地方。我原地旋转着，寻找着他的身影，一阵突然的恐惧袭击了我。最终我找到了他，他依然站在树庐浓重的阴影下，在这片洼处的边缘，用谨慎的目光看着我。这时我才想起来，这片草地的美丽完全被赶出了我的脑海——爱德华与阳光之谜，他曾经保证过，要在今天向我阐明的。

我向他走了一步，我的眼睛被好奇点亮了。他的眼神很谨慎，显得很不情愿。我鼓励地微笑着，向他招手示意，正要向他再走一步。他警告地举起了一只手，我犹豫了，退回了原处。

爱德华似乎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走出来，走到正午明亮的阳光下。

暮光之城:暮色(上） 完！！！